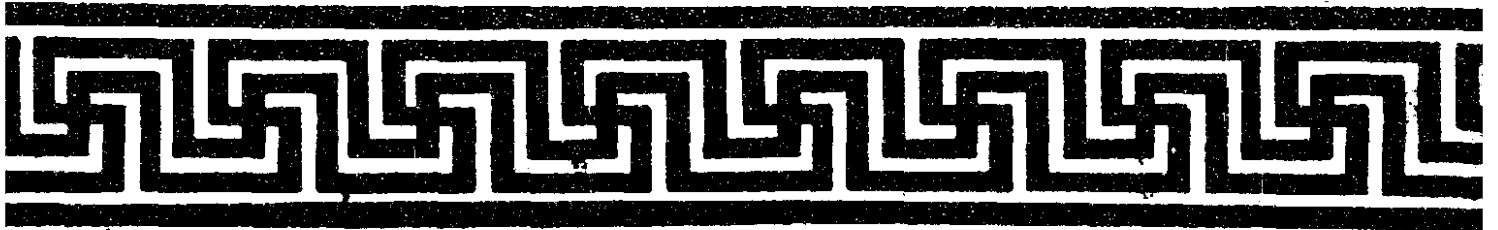


事 故 的 德 林



版 出 會 學 廣 海 上



赫德的故事

史班烈著

狄珍珠譯

(一九二九)

二〇八面

紙面
布面

二角五分
五角

這本兒童小說是瑞士一位大文豪寫的，有好多國的譯本，全書的背景完全是瑞士亞爾伯山的風景事物。它說一位老人和一個無父無母的孫女的事。他們是怎樣的相依如命！因這女孫而怪癖的祖父能溫和，癱女而復原。因她而使人知道世外還有桃源！是一本頂好的兒童故事。

Heidi, by Johanna Spyri, trans. by Mrs. M. Mateer.

(1929) 208 pp. Paper Cover .25(甲)
Cloth „ .50(甲)

A child's classic. The theme of the story is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an old grandfather and his orphan grand-daughter, Heidi. The lovely character of the child overcomes the ill-temper of the grandfather. The scene is laid in the beautiful Swiss Alps.

A good book for young readers.

民國十八年一月	初版	1000本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再版	1000本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三版	500本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四版	500本

?

史班烈著

赫德的故事

上海廣學會出版

赫德的故事目次

第一章	孤女投奔祖父	一
第二章	孤女與祖父同住	一〇
第三章	與羣羊遊	一五
第四章	探望老大媽	二三
第五章	忽忽下山	三四
第六章	作客他鄉	四四
第七章	梅大姐憎惡赫德	五一
第八章	家中不安	六三
第九章	曼先生耳聞新事	七四
第十章	又有一個祖母	七九
第十一章	赫德的憂愁與快樂	八八

赫德的故事 目次

二

第十二章	家中的鬼怪·····	九三
第十三章	伏天在山上的一夜·····	一〇三
第十四章	禮拜日的鐘聲·····	一一八
第十五章	預備出門·····	一三〇
第十六章	一位客人·····	一三五
第十七章	賓主聯歡·····	一四一
第十八章	在都非的冬天·····	一四七
第十九章	還是冬天·····	一五五
第二十章	遠處朋友的來信·····	一六二
第二十一章	祖父每天的工作·····	一七三
第二十二章	沒想到的事·····	一七八
第二十三章	辭別再見·····	一八八



德 赫

赫德的故事

第一章 孤女投奔祖父

有一個小村，名美容。一條彎曲的小路，從這村起直達一座山上。這座山上的風景極好，越到上面，奇花異草越多，而且越好看。有一年六月裏的一天，天氣十分清和，有一個女人，攙着一個小孩從這一條彎曲小路上向前走去，好像要上山去的樣子。那個女人，身體長的很高很壯，這個小孩子熱的滿臉通紅，汗珠從她小額上，一直的往下流個不止。她所以熱到這個樣子，是因為正在六月天氣，日頭自然很熱，而且她身上穿的衣服，好像冬天那樣多呢。看這孩子的年紀，約有五歲，但是她穿着些又寬，又大，而又多的衣服，把她包裹着，實在令人看不真切她到底是多大年紀，這兩個人，向前走了一點多鐘，半路裏經過了一個村莊，名叫都非。到了這村莊的街上，就有些人想要和她兩個人說話，但是她兩個人，只管走她們的路，假裝不聽見。及至到了莊頭。忽有一個人喊着道：「你們二人是要上山麼？等等，我要同你們一塊兒去。」這二人中，那個大



的名叫得提。他一聽見這叫喊的聲音，就止住脚步，同那小孩子分手，坐在地上。這個小孩子是個女孩，名叫赫德。得提道：「赫德你乏不乏？」她回答道：「不乏，但是我覺得太熱。」得提又道：「好，雖是熱，也不要緊，再走點把鐘就可以到山上了。」

剛才喊叫的那個人，名叫巴伯。這時就同他們一齊向前走着，談論這都非莊的人怎麼樣，這莊裏的一些事情怎麼樣。那小姑娘赫德這時在他們後面跟着走，一句也不作聲。巴伯問得提道：「後面這個小孩，是不是你姐姐去世以後撇下的？」他回答道：「是的，現在我要送給祖父養着。」巴伯道：「你要送他到他祖父那裏，我看這事情實在不對，你怎麼想辦這樣糊塗的事呢？」

得提回答道：「因為他是他的祖父，現在必須送給他養着。自從我的姐姐去世以後，一切的事，都是我照料着。此後我不能再這個樣子，招些麻煩，就誤了我出去作事。我現在將他送去給他祖父，這是理所應當的。」巴伯着急的說道：「若是你將他送去，我想這孩子一定也不願意去。你怎麼想着這樣辦呢？」得提答道：「在凡克夫城，有一處很好的地方，去年我也曾在那裏作過事，今年他們還願意我再回去任職。因此我現在

立定志向是要再回去的。」

巴伯聽了這話，說道：「幸而我不做這個孤苦伶仃的小孩子。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個老人的事。他從來沒和別的人有來往，也沒看見他到過禮拜堂一次。他在山上住，也不常下山，即便有時下山，也不到我們這裏。他每逢下山的時候，手中拿着一根木杆子，令人看見都有些害怕。他的鬍子和眉毛，長的特別長，而且全都發白色。看他真是好像一個印第安人。」得提回答道：「雖然如此，到底他是他的祖父，當然不能苦待這孩子，因為這是他的本分。」

巴伯又道：「我想要明白的知道，請你告訴我，到底這個老人爲什麼整日裏這個樣子呢？我不明白他是爲什麼在山上隱居呢？你的姐姐活着的時候，不會不同你常常談起他老人家的事吧！」得提回答道：「是的，我們兩個人常常談論他，但是我對着別人，不願意說他的事，惟恐他知道了不依我。」巴伯聽了這話，就顯出和得提十分親密的樣子，爲的是要聽他講這老人的事。得提說道：「我也知道你這個人是不肯多嘴多舌的，我就對你說說便了。」他回頭向後看着說道：「我不願意使這個小孩子聽見我們所講的

事。他的年紀雖祇有六歲，但是很聰明伶俐。他生在這樣的地位，也幸虧他長的這樣聰明呢。我們現在快一些走，我再對你說這老人的事。他現在的產業，只有兩個奶羊，一間草屋。」巴伯接着問道：「他以前就是這樣麼？」得提道：「以前他的產業，比現在多的很多。他有許多好農田，也有一個弟弟。他弟弟是個好人。但是這個老人在那時，就沾染了些劣紳脾氣，一點正經事也不作，賭錢喝酒，無所不爲。弄得產業也賣光了。他父母繼續去世；他弟弟也覺得沒法過日子，就出外去了。老人那時，也覺得自己的名譽太壞，也離了家，以後有人見他在安波立當兵。並且他在那裏娶了一個安波立女子爲妻，在一塊兒過了沒有幾年日子，妻子就去世，撇下了一個男孩名叫都非。過了十五年，這老人就領着這個男孩，到了都立斯。本想把這孩子留在他的親友處養着。但是那裏的人沒有一個願意爲他照管孩子的，因此他就又領着孩子回了都非。我父母看這孩子很好，我的姐姐就許給他作妻子；因此我們和這老人就有了親戚關係，我還要叫這老人姻長呢！」巴伯道：「他兒子都比，後來怎麼樣呢？」得提道：「不忙着，慢慢的我就告訴你，他兒子都比在外的時候，曾學會了木匠手藝。他娶了我的姐姐阿得以後，夫妻二人

，十分和睦，彼此相得。可惜過了不到十二年日子，都比就被屋上的樑掉下來壓死了。抬到家去，我的姐姐看見他丈夫這樣死了，心中極其難過，哀痛非常，以後生了熱病，不到兩個月，也就去世了。這個老人，遭遇這麼多的不幸，因此別人常批評他受了報應。本處的牧師，就趁這個機會，勸他悔改前非。這個老人聽了以後，非但不改，反而更加利害，硬起心來，絕對的不和他人來往。此時他忽然離了本鄉，搬到這山上住着。他想這樣就可以和人永不相來往了。此後我同我的母親就將我姐姐撇下的這孩子養着。不幸我的母親，去年也去世了。這樣就沒有人養育這孩子。現在我想出去找點事做，賺些錢來，雇人看養他。我的事已經找着了，後天就要去做工了。」巴伯道：「我真奇怪你，將這個一點事不會做的小姑娘，送給這個老人。」得提道：「先生！你怎麼如此說法呢？他已經這麼大了，我當然不能帶着他一同出去做事的。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得提說完了這些話：巴伯道：「再會吧。」就辭別得提，往別處去了。

這時得提自己向前走着，到了山的半腰裏見有一所草房子，已經很舊了，若是南風吹來，門窗都是不住的響，樑也活動了。幸而在這山腰裏，還不很要緊。假使在山頂上

，大風一來，定然要颳到山下去的。在這房子裏，有一個男孩子，名叫彼得。每天清早就上都非去，領着別人家的羊，到山上去牧放。天晚了，就再領着回都非，用口呼嘯，使那些羊的主人，都出來領他們的羊家去。那些小孩子，每逢聽見他這呼嘯的聲音，都趕快跑出來領自己的羊。彼得一天到晚沒有別事，都是在山上放羊。也沒有和小孩子們玩耍的工夫；惟獨每天傍晚，小孩子們都出來領他們的羊的時候，算有點工夫和那些小孩子們玩玩。雖然彼得家中還有個老祖母，也沒工夫事奉她。彼得在家的時候就很少，清早起身，快快的喫些飯出去，直等到天黑才回家。他父親早前也是個放羊的，後來在砍樹的時候受傷死了。他的老祖母是個瞎眼，因為他年紀很大，一般孩子們都願意稱他爲「老大媽」。

得提在這裏站了十多分鐘，四下裏看看赫德在那裏，看了一回，仍舊沒有看見他。原來得提同巴伯前面走着，赫德在後面，看見彼得在一個地方放羊，就跑過去跟着彼得玩耍。但是彼得走的很快，赫德跟不上他，就用力的跟着他，要同他走的一樣快。只是天太熱，赫德走的又乏了，於是就將自己身上的鞋子，襪子，紅氈子，三件外衣，都脫

下來用包袱包起來，丟在一個地方。身上現在只穿着一件小裏衣，這時她覺得十分輕快舒服。以後就又跟着彼得前走。起先彼得向後面看的時候，見赫德這種形狀，明明知道她跟不上自己的，但他也不等等她。現在他們兩個孩子，就又走在一塊兒。赫德問了彼得一些放羊的事情，一面走，一面問着，走了不多時，就到了得提所站的地方。得提一見了赫德，開口說道：「你看你是個什麼樣子？我給你做的那些鞋子，襪子以及衣裳，你丟到那裏去了？」赫德向山下指着說道：「在那裏！」得提道：「你這個孩子，真是沒有出息。你怎麼弄到這個樣子呢？怎麼就將衣裳丟了呢？」赫德這時並沒覺着是件要緊的事。回答道：「我用不着穿那些東西了。」得提道：「你這個孩子，太不聰明，這麼遠，誰能去費半點多鐘的工夫，給你取來呢。彼得，請你快去給她拿來吧。你不要只站着看我了。」彼得答道：「我沒有工夫去，我已經上去的太晚，怕要放不飽羊了。」得提生氣說道：「你只在這裏站着看我，就耽誤不了上山麼？你若是肯去給她拿來，我就給你這塊光亮的銀錢。」彼得看見這塊錢，就不再說什麼，一直跑下去，將那包袱拿回來。果然得提就送給他那塊錢，並且誇獎他來去的很快。彼得接過錢來，歡歡喜喜的

藏在衣袋裏。因爲他從不會得過銀錢。得提又對他說道：「你可以和我們一塊兒上山，再給我們把這包袱帶上去好不好？」彼得很聽吩咐，就提着包袱，一手拿了放羊的竿子，一齊都向山上去了。這時赫德還是在後面，手舞足蹈的，和那些羊玩着走着。過了約有四五十分鐘，他們就到了山頂。老遠就看見那老人的草房子，是蓋在一個山頂上面，若是遇著大風，這地方是很危險的。雖然房子四圍的光景都十分好看，日光也能照着他。但是這地方蓋上房子，未免很危險呢。在這房子後面，有三株很老的松樹，枝子都長的很長，向下彎曲着。再從這個地方四下裏一望，滿目都是些美麗的花草。從這裏再到最高的頂上，就有一些牧場。房子的一邊向下看，就是山谷。在那裏有一個石座位，是那個老人自己造的。這時他們三個人和羊，都一齊走到房子前面，正看見老人口含烟管，蹲在石座位上吸烟。赫德最先跑上前去，伸手道：「祖父！你好麼？」並向前和他握手。老人這時，抬起頭來，目光直射着赫德道：「你這個孩子，你來這裏是什麼意思呢？」他這話好像是不認識他這孫女了。赫德這時看見他的鬍子和眉毛，都很長很白，形狀很奇怪，也就站着看個不休。得提，彼得現在也走近了，但是彼得站得稍遠一點。特爲要

看看這老人怎麼對待她們二人。

得提走近前問道：「太親翁！你好麼？我現在領來的這個女孩子，是都比和阿得留下的，就是赫德。現在我要送她到你老人家這裏來，同你作伴。你也或者不認得她吧！因為從她一生出以後，你沒見過她一次。」這老人好像生氣的樣子，回答道：「這孩子和我有什麼關係呢？」說了這話，就對彼得道：「你已經來的晚了，快去領出我那兩個羊，一齊走吧！」彼得明白了這老人的意思，不敢怠慢，趕快走了。得提又對他說道：「這孩子我已經照料她四年的工夫，現在應當使她來你這裏，你再照料她。」老人又生氣的說道：「這是你的本分。若是叫她在我這裏住，到了時候，她想你，或者淘氣，那時我有什麼法子呢？」得提道：「我不管！那是你的事了。我從她很小的時候，就照料着她，現在我要出外作事，賺錢，我自己還須過日子。你就是她最親近的人，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她以後的際遇，就是在你一個人身上了。」得提說完了這些話，思索了一回，覺得良心發動，捨了這孩子，去只顧自己，實在不對。而且又說了這麼些無情的話，來對待老人，因此自己也就稍微的軟了軟心。老人這時的目光，直向着得提臉上看。

他這一看，不由的使得提向後退了一步。老人又道：「你快走開吧！我永不願再看見你了。」

得提不等這老人說完，接着道：「好！就是吧！」又對赫德道：「再會吧！我要走了。」說着回過身去，像賽跑似的，不多時就到了都非村。她走到街上，有些人問她道：「你領着的那個孩子，那裏去了？」這話得提雖然聽見，但她不痛快的答道：「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要送她上山去，找他祖父麼？」街上還有一些女人，聽說送那孩子上山去，找她祖父，就批評得提辦的太不對。還有些人也說：「她怎麼肯將這麼一個什麼事也不會作的小孩子，送到那裏去呢？真是可惜。」得提這時不願多聽這樣的閒話，免得使自己的良心受責。因為這孩子的母親阿得去世的時候，曾將這孩子寄託給她，現在這樣辦法，自己思想起來，很覺得難以爲情呢。因此她就想快快的走出村莊去，並且自己也安慰自己道：「我出去多賺些錢來，給這孩子，也能對得起她了。」以後街上人的批評，再沒得聽見，她就快快的走出村莊去了。

第二章 孤女和祖父同住

自從得提下山以後，這老人坐着低頭，自言自語的說了一些話。口中的烟袋，烟霧上升着。赫德這時，自己四下裏觀望風景。忽然看見一個很小的屋，像是羊圈，及至向裏面看了看，也沒見一個羊在裏邊。又轉身看見一些大樹，被風吹的枝葉亂響，聲音十分好聽。這時赫德心中，覺得在這山上，凡所看見所聽見的，都是有趣味的，並且又能看見了祖父，自然更是快樂。她祖父忽然問她道：「你要做什麼？」赫德答道：「我想到屋裏去看看。」祖父道：「好！走吧！可以將你的包袱也帶到裏面去。」赫德很快的回答道：「我不要那些衣服了。」老人聽她說了這話，就很奇怪的問道：「你爲什麼不要了呢？」她答道：「因爲我要學那羊的樣子。他們的腿，長的很長也很細，跑路十分輕快。」祖父笑了說道：「好！隨你的便吧；但是你無論如何，要將這包袱拿來，存放在樹裏。」赫德遵了命令，去拿了來。於是老幼二人就進了屋，看見一間大室，正中有張桌子，還有一張床，一把椅子，此外沒有什麼擺設的東西。室的一旁，有一個壁爐子。上面擺着一口大鍋。又看見一旁，有一個小門，乃是另外一間小室。內中掛着幾件衣服，還有一塊攔板，上面放着盤子茶杯等物。最上一層攔板，就放着些奶餅，麵包，醃

肉等食物。這小門一開，赫德就將包袱藏在裏面，恐怕別人看見。她問祖父道：「我在什麼地方睡呢？」祖父答道：「你願意在那裏，就在那裏吧！」她看這間大室中間，沒有空地方可以睡，又看見豎着一個梯子，赫德就爬上去，到了上面，看是一間推草的屋，她就到窗前，向外看看那些山谷，平原，一切的好風景，都一目了然。她急聲說道：「祖父！我願意睡在這間屋裏。你快來向外看看這些好風景吧！」祖父答道：「這些風景我不用再看了，早已就都見了。」赫德又道：「我現在就快打掃這裏，預備睡的地方，但是我沒有被單，祖父！請你給我，好不好？」祖父道：「好！我去找給你。」以後她祖父找了一個粗布的給她。赫德自己用草作了一個地鋪，一頭弄得稍微高些，當作枕頭枕着，再將被鋪在上面，預備的十分合式。自己思想道：「若是在這裏睡，向外看風景，一定很便當的。」忽然她又道：「祖父！還少一件東西呢。」祖父問道：「少着什麼？」答道：「沒有一個被子蓋着呢。」她祖父道：「現在我還沒有。」赫德道：「若是沒有，我可以用下面的草，當作被子蓋着也好。」祖父就去找了一件很厚很大的粗麻布來，給了她。並且說道：「這件東西，比草好的多呢。」祖父幫着她鋪好了。赫德道：

「可惜天不快樂的黑了，使我不得早些睡下，試試我這好地方。」祖父道：「好不好我們現在先下去吃點飯吧？」赫德起先只是一心忙着預備睡處，因此就將吃飯也忘記了，現在聽見她祖父一提吃飯，就說道：「好！祖父！你和我是一個意思呢。」於是二人下去了，老人就將大鍋拿下來，放上一個小的，生着火，不多時燒好了。又將一塊奶餅，放在匙子上烤了一烤。赫德在這個時候，忽然跑到那小屋去，拿出盤子，刀子，叉子，放在桌子上擺好了。祖父看見她這樣會做事，便說道：「你這樣幫我忙很好。還沒有杌子坐呢。你可以搬來。」赫德就搬了來，自己坐在一個三足杌子上。祖父道：「可惜你坐這個太高，好不好你去拿我的椅子，當做你吃飯的桌子吧。」以後他祖父拿了一塊奶餅，一碗奶，放在椅子上，說道：「你吃吧！」赫德一口氣將一碗奶喝盡了。祖父問道：「你喝着這奶好不好？」答道：「真是好！我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好的一次。」赫德這時吃喝的樣子，也好像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飯。吃完之後，老幼二人，一同到羊圈去，換上新草，預備等一回，羊回來用。作完了以後，老人又拿了一塊木頭，再作一個矮點的杌子。問赫德道：「你猜猜我作了給誰用？」她答道：「我猜是給我作的。」這時

他們二人，看看天已黑了，要回到屋裏去。只聽見那松樹被風吹的呼呼的響。又看見周圍的風景，十分好看。赫德覺着十分快樂，帶跑帶跳的玩着。祖父見她如此歡樂，也就歡喜的了不得。他們二人正走着，忽然聽見用口呼嘯的聲音，不多時，彼得和羊，一齊連跑帶跳的下來了。到了近前，赫德急着去迎接他們，看見有兩個羊，離開羊羣，跟着祖父去了。因為這兩個羊，喜歡聞煙的味氣，老人就常用煙引着牠們走。赫德用手摸着兩個羊，好像很親愛的樣子。問祖父道：「這是我們的羊麼？你要趕牠到羊圈去，不使牠和我們在一塊兒住麼？」祖父道：「是是是！」現在祖父又叫赫德到屋裏，拿一個碗來擠奶，擠滿了，對赫德道：「你拿去吃你的晚飯吧！吃完了就先去睡下。你的姨母得提另外留下了一個小包袱，內中有件睡衣，還有些別的小東西，你可以自己去從櫃裏拿出來用。我必須再去看羊怎麼樣。」赫德道：「好阿！」她臨走的時候，又問祖父道：「我們這兩個羊，是叫什麼名字？」祖父答道：「這一個白的，是叫小天鵝。那一個棕色的，是叫小熊。」赫德就對着小天鵝小熊道了晚安，就去吃飯去了。天還早，她去睡下，覺得睡在這裏，十分安樂。祖父因為明天要早些起身，也就要去睡下。這天晚間

，風勢很大，有些風能從煙囪裏吹到屋裏來。祖父恐怕小孩子害怕，一晚上，上去看了她好幾次。及至見她睡的很好，自己才安然去睡了。

第三章 與羣羊遊

一早，有個呼嘯的聲音，就將赫德驚醒了。她睡不着，就爬起來了。這時候太陽已經出來，光線從窗子上射進來，照在赫德的床鋪上，和一切別的東西上，都顯出金子的光輝。她一時想不出自己究竟睡在什麼地方，及至聽見她祖父的聲音，這才想起是住在山上，和祖父同居呢。因而就想到現在就不同早前在姨母家住的光景了。在姨母家，那個老女人蘇耳，耳朵不好，又很怕冷，她常常靠着壁爐子，自己也不得離開她出去走一步。現在呢，常常的出外遊玩，思想起來，好不快樂呀！於是她就快起身穿衣服，連跑帶跳的走出了屋，見彼得已經領着羊在外等候了。祖父也領出自己的兩個羊來了。祖父問赫德道：「你想今天同彼得一塊兒上山去麼？」赫德聽了這話，歡喜的不得了。祖父又道：「你若去，必須先洗洗臉，不然，恐怕太陽要笑話你。我已經預備了一盆子水，

你快去洗洗吧！」祖父又叫彼得到了屋裏，叫他打開口袋，就放上了一塊大麵包，比彼得的那塊麵包大着兩倍。以後又放了一個大碗，豫備喝奶用的，並且又放上了一些別的食物，他對彼得道：「今天出去，你可以給她擠兩碗乳喝；到了時候，就當同她一塊兒回來，並且也要好好看着，不要使她跌倒。」赫德忽然跑過來問祖父道：「你看看太陽還笑話我麼？」原來赫德，恐怕太陽真的笑話她，於是用粗布手巾蘸濕了，用力擦臉，以致將臉皮擦的通紅，好像蘋果一般。祖父看見了，笑道：「現在他不笑話你了；但你晚上回來，要洗洗澡。因為你同羊在外跑了一天，腳上帶着很多的污穢。」

赫德上山的時候，跑來跑去，一路上見了不少的奇花異草，心中十分高興。彼得今天因為看着羊，還要兼顧着赫德，所以忙的不得了。忽然喊道：「赫德！你往那裏去了？」赫德答道「我在這裏。」只聽見聲音，可是沒看見她。這時她一心想去看那些好花，不管別人爲她怎樣掛心。彼得又道：「你快來吧！你祖父吩咐使好好看着你，不要使你失腳跌倒，你要小心！」赫德過來問道：「那裏有好看的石頭呢？」彼得道：「還須再走上去呢。」正當這時，天空中有一個大鷹，哇……哇……的叫喚。赫德聽見，就

來跑去的十分喜歡。以後她用裙子，採滿了野花。彼得道：「你採的這些花，不等到明天，就都枯了呢。」他二人領羊前走着，到了個很好的地方，就坐下休息，羊也圍着他們喫草。彼得因爲忙的乏了，就倒在地上。赫德自己坐着四下觀看，看見這從來沒見過的風景，心中得了極大的快樂。忽然又聽見在上面有個大叫的聲音，仰起頭來，還是見那個大鷹，在上面飛來飛去，哇……哇……哇叫着。赫德喊道：「彼得……彼得……快起來，看看這個大鷹。」於是他們二人一同仰頭看着，直到看不見了爲止。赫德道：「牠飛向那裏去了？」彼得道：「飛向牠的窠中去了。」她又問道：「牠的窠在那裏？他爲什麼這樣的叫喚呢？」彼得道：「牠就是這個聲音。」她又說道：「好不好，我們去看看牠的窠是什麼樣子的？」彼得答道：「不行！……不行！……不行！那麼高的地方，羊還爬不上去。你祖父不是叫你小心麼？」

彼得忽然用口呼嘯。赫德不知道他是要作什麼。等不多時，羊都一齊跑來了。赫德看見羊都這樣那樣的彼此玩玩，她就十分着急。這時候彼得拿下口袋，取出麵包，奶餅，擺在地上，大聲喊叫赫德。起先她還不來，以後來到了，看見所擺的食物，才覺得自

己是餓了。彼得道：「午飯的時候到了，你快坐下。我們喫飯吧！」於是給了赫德那塊大麵包。又擠了一碗奶，放在地下。赫德問道：「這碗奶是給我的麼？」彼得道：「是的！這裏還有兩塊麵包，也是你的。你快快喝了這碗奶，以後我再給你擠一碗。」赫德問道：「你喝的奶，要從那裏來？」答道：「有我自己的羊呢。」赫德喝完了一碗，又喝了一碗，喫完了飯，她將剩下的一塊大麵包，送給彼得道：「我喫不完了，你喫了吧。」彼得以為她是假的，以後看出她是誠心送給他的，這才接過來喫了。彼得從來不曾喫過這麼一回飽飯。飯後，赫德看着羊問道：「請你告訴我，每個羊的名字。」彼得對於每隻羊的名字，已經通熟；於是就一個一個的都說了。沒有幾天的工夫，赫德全都記得了。這些羊各有各的名字，而且各有各的脾氣。其中有個大的，他的角長的很大，常好同別的羊碰角。別的羊都怕他，不敢靠近他。只有一個小羊，長的角很銳利，身體也很輕便，能和那個大羊相碰，並且還屢次勝過他。內中還有一個很小的，叫喚的聲音十分哀憐。赫德摸着牠的頭，問牠道：「你爲什麼這樣叫喚呢？你心中很憂愁麼？」又安慰了牠一些話。彼得道：「牠那樣哭叫，因爲想老羊了。那老羊已經賣掉了。牠不得見牠，於是

就整天哭的這麼傷心。」赫德問道：「老羊！是他的什麼？」彼得答道：「是他的母親。」又問道：「他祖母在那裏呢？」彼得道：「沒有。」赫德又問道：「他祖父在那裏呢？」彼得答道：「也是沒有。」赫德嘆了一聲道：「可惜！可惜！你這個小羊，不必這樣叫喚了。我天天在這裏同你玩，你願意要什麼，我就給你。」那小羊用頭頂磨赫德的身子，也不再哭了。他二人在此談了不少的時候。赫德對於羊的事，得了不少的知識。她覺得頂好的兩個羊，就是小天鵝和小熊。於是臉上就臉出得意的樣子，也看不起那個犬羊了。

他二人和羊都一齊走着，羊也喫着草。赫德道：「頂好看的兩個羊，就是祖父的羊。」彼得道：「是的！因為祖父常用刷子刷他的毛，並且常給他鹽喫，羊圈修理的也很好。」

彼得忽然起來，跑到羊羣那裏。赫德不知道他是爲什麼跑，自己也跟着跑去了。原來彼得看見一個小羊，走到一處很危險的地方，所以就快跑去，拉住牠的後腿，想救牠上來。但那小羊很倔強，不容易拉上來。就喊叫赫德快來幫忙道：「這羊太不老實，我

恐怕折斷他的腿，所以我不敢站起來。」赫德就快跑去，手中拿着些嫩草葉子，放在小羊鼻子上道：「你上來吧！上來吧！你不要這個樣子，弄斷了腿，是很痛的呀！」小羊開口喫了草葉子，安然上來了。彼得這時十分生氣，用樹條子要打那小羊。赫德阻止他道：「不行！不行！他已經很害怕了。」彼得還是生氣道：「他討打。」又要打時，赫德就用身子擋着道：「你不可打他，因為他很痛。」彼得就奇怪她這個樣子，仍然拿着樹條子說道：「若這次我不打他，明天你必須再給我麵包喫。」赫德道：「好呀！我不只明天給你喫，向後天天要給你，如同以前給你的那樣大的。但你必須應許，不再打他才是。」彼得道：「算數，我一定不打他就是了。」

這時候太陽，漸漸落下。赫德坐下，四面觀看。只見太陽光，照在滿山的花草樹木上，以及山谷裏的大石頭上，都顯出金顏色。赫德大聲喊道：「彼得彼得！你快來看呀。這山上的一切東西，都發起火來了。那些火，將要燒着鷹窠了。你看山頂上的雪，也都變成紅的，越向上看越紅的利害，真是好看呀。我從來沒見過一次。」彼得道：「一天就是這個樣子，並不是發火。」赫德道：「若不是發火，是什麼呢？」彼得道：「就

喚呢？」祖父道：「你現在，先去洗洗澡，我去擠了奶，我們吃飯的時候，我再給你講明白。」赫德遵命去了。以後她就坐在一個高杌子上，喝着奶，又問道：「到底那大鷹是爲什麼那樣向我們叫喚呢？」祖父道：「這個大鷹因爲看見山下面住的人很多，彼此紛爭，嫉妬，不和睦，所以他就哇……哇……叫着，勸人們都上山住，因爲山上的空氣很清，各人沒有紛爭等事。」赫德又問道：「爲什麼這些山峯都沒有個名字呢？」祖父道：「你要問那一個的名字，我就告訴你；他們都有個名字的。」赫德道：「有兩個很顯然的山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祖父很喜歡她所說的，就告訴了她那個名字。赫德又說道：「還有一個頂高的，上面的雪，起先紅色，以後慢慢的紅色都沒有了。」祖父道：「我明白你是說的那一個了。」祖父又問道：「你很喜歡和羊住在山上麼？」她答道：「是的！願意！」她就將這一天所遇見的別事，對祖父說了，又道：「爲什麼山上的東西，忽然都成了紅的？」祖父爲她解釋道：「這是因爲太陽，要和萬物離別的時候，就照在牠身上。使他們不要忘了牠，明天還要來的意思。」赫德聽見這話十分快樂。也不得快到明天，再出去看看那些光景。現在天已經黑了，於是她就早睡下。在夢中仍是

喚呢看見了那些光景。並且小天鵝和小熊也在她的腦子裏，跑來跑去的玩着。

第四章 探望老大媽

明天一早，彼得又領着羊上來了，還是同赫德出去放羊，此後兩個孩子，天天是如此。因而赫德就有很多的機會，看見些風景。花啊，草啊，樹木啦，實在看見了不少。並且也常看見那些小鳥，在樹上忙着做窠。夏天這樣快快的過了。秋天又來了。風吹的猛而且大。有一天祖父道：「今天風太大，赫德！你不要出去，恐怕被風將你吹到山谷中呀！」

彼得每逢聽見赫德不能同他出去，心中就大大不悅。他所以很喜歡赫德出去的緣故，是因為赫德常給他東西喫，並且她在那裏，羊也很聽吩咐。赫德有時願意出去，也有時願意在家作點工作。或是打掃房屋，或是幫助祖父做飯，這些她都覺着很有滋味。而且她又最喜歡聽松樹被風吹的聲音，有時聽見她就必須快跑出去聽聽。這時候屋外的天氣，已經冷了，太陽光也不發暖了，她就拿出鞋子，襪子，厚衣裳都穿上，以便常出去

看看。若是天很冷的日子，彼得上來的時候，見他常用口中的熱氣，暖暖他的手。一天晚上，下了大雪，山上的草都被雪蓋了因此彼得也就沒法子上山放羊。這天晚上，赫德從窗子裏向外看，只見雪還是下着，越下越深，直到窗子，門都不能開了。她和祖父都不能出門。但她從窗子向外看那雪景，倒也覺得快樂。」第二天雪不下了，祖父就出去打掃了雪，門窗才開了。彼得因為下雪，一禮拜的工夫，不能過山去看看赫德，這時候，他就冒着大雪，和那大風上了山。他這一回子，幾乎將他凍在半路裏。祖父見他獨自一個這樣來了。問道：「小元帥，你的隊伍都失喪了麼？現在你要拿紙筆了。」赫德問道：「拿筆紙做什麼呢？」祖父道：「就是上學。因為現在沒法子放羊，所以必須再去學着讀寫算了。上學雖然不容易，但是學上以後就有極大的用處。小元帥！你說對不對？」赫德聽了這話，很想多明白些。就問彼得道：「你已經學了什麼了？」此時彼得身上的衣服，漸漸乾了。聽見赫德這一問，因為他腦子來的很慢，沒等回答完畢，赫德性急，接二連三的，又發了好幾個問話。祖父坐在一旁，微笑着，說道：「好，小元帥，你答了這些問，費力不少，請你同我們一塊兒吃飯吧。一於是圍着桌子坐下了。彼得大

瞪着兩個眼，只看見老人將一片大肉片，放在一塊麵包上。因為他多日沒有吃肉，所以餓的很難受。吃了飯之後，彼得見天色已黑，就辭別了老人和赫德，並謝謝他們的厚待。又說道：「再到禮拜天，我還要來，因為我祖母，願我常來這裏玩玩。」

赫德覺着今天有人特來看她，心中十分得意。第二天剛才起身，就去對祖父道：「我今天要到彼得家去看看老大媽。」祖父道：「雪太深，你去不很放心。」但是赫德已經拿定了主意，無論怎樣總是要去。因她很想老大媽。所以一天總要提起五六次，要去！要去！並說道：「老大媽已經在家，等我好幾天了。」又過了四天赫德仍然沒得出去。這一天，吃過午飯，太陽十分和暖。赫德對祖父道：「今天可是必須要出去了。若再不去。恐怕老大媽，失盼望了。」祖父道：「好！你今天就去吧！……來……我給你多穿上些衣裳」。此時外面的雪化了一層，在上面結了一層小冰塊，所以發了硬，人能在上面行走了。於是他老幼二人出了屋子要下山。赫德看見松樹枝上，滿佈着白雪，太陽照着，都顯出。好看的顏色。她喊道：「祖父，你快來看看。松樹上變成金子銀子的色彩，是多麼好看。」祖父這時到一個小屋子去，拿出來了一輛雪車，上面有個坐位，還有一個

好像舵似的東西，可以用脚踏着，隨便轉彎。他先領赫德看了松樹上的光景，以後就用厚麻布，將赫德包着免得她受凍，自己手中又拿一根桿子，二人上了雪車，飛也似的，不多時到了彼得的家。祖父下車，給赫德除去了麻布，對她說道：「你進去之後，看見天若黑了，你就快回家去，不要玩的時候太多了。」祖父也沒進去，自己帶着雪車，一直回到山上。

赫德開了門進去，看見一間小黑屋，壁上有個爐子。還有一塊攔板，上面放着盤碗等物。大約這是間廚房。又進一個房間，很小很舊，也很不好看，趕不上祖父的房子好。因為祖父的房子還大些，而且還有個上一層呢。她進去之後，就看見一個老婆婆靠近一張桌子坐着爲人家紡線，赫德心裏暗想道：「大約這就是彼得的祖母，也就是所說的那位老大媽吧！」於是向着紡線車子走去，開口說道：「老大媽！你好呀！你沒想到我就來了呢！」這老婆婆仰起頭來，摸着赫德的手道：「你是不是那個在山上同祖父住的赫德嗎？」赫德道：「不錯！不錯！我今天是和祖父坐着雪車來，特爲來看看你。」老大媽道：「你說的對麼？怎麼你的手還這樣暖呢？貝爾！真的她祖父也來了麼？他老人家不

常下山，他那能到這裏來呢？貝爾於是走到赫德近前，從頭至腳，打量了一遍道：「母親！我看這孩子是說錯了。他祖父一定不能來這裏，」赫德道：「的確是祖父送我來的。他還恐怕凍着我，就用厚麻布，將我包了。」老大媽道：「或者是的，因為彼得今年伏天，常來家說他現在比以前好多了。那時我還以為彼得說謊。但又一想，若是他仍舊那樣不好，他怎能留下彼得在他家住了三個多禮拜呢？貝爾！你可以告訴我，這個孩子是什麼樣子？」貝爾就說道：「我看這孩子很像她的母親。但是看她這雙眼黑，和黑而且直的頭髮，又很像她的祖父。」此時赫德沒有機會說話。她的眼只向四下裏看着。以後忽然說道：「老大媽！你的百葉窗，被風颳壞了。我的祖父能用不多的工夫，給你們修理好牠。」老大媽道：「噯呀！我的孩子！我雖然看不見，但是還能聽見。每逢大風颳來，屋裏各地方，都響起來。並且牆壁的縫兒裏，也吹進些冷風來。這房子全都壞了，一遇着起大風，我一黑夜不敢睡着，就是恐怕倒了，壓死我們全家。彼得年紀還小，那些事他都不關心，此外也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們。」赫德又道：「你快看着被風吹的這個樣子呢。」老大媽道：「我無論什麼都看不見了。」赫道：「我上外邊去，開了窗子，

使太陽光射些進來，或者你就能看見了。」老大媽道：「不能！不能！沒有一個人，能使我再得看見。我的眼已經壞了。」赫德聽了這話，心中爲她難受。拉她的手說道：「你好不好和我同到屋子外面去，在外面有些白雪，我想你就能看見了。」她說着，臉上有着急的樣子。老大媽嘆氣道：「我的好孩子！無論什麼時候，或什麼東西，都不能透入我的眼中了。我是常在黑暗中的人了。」赫德道：「若是在伏天，太陽將落的時候，牠和各物都要辭別，就照着牠們，那時牠們都顯出金子的光輝，我想你那時，就能看見了吧！」老大媽道：「可惜！可惜！我永不得見那種光景了。」赫德大聲哭着道：「誰能使你再見光亮呢？就沒有一個人能麼？」

赫德本來不好輕易就哭。但是哭開了，就不容易止住。老大媽見她哭的太利害，就多方勸她，並且安慰她的心道：「你過來！我要同你說話。你所說的話很能安慰一個看不見的人的心。我很願意聽你說話。你來我這裏坐下，將我在山上，和祖父鎮天價所作的事，告訴我。你祖父早前我也認識他，末了這幾年，對於他的詳細，我就摸不着了。有時也聽見彼得來家說個三言兩語的，但到底我對他不甚詳細。」

赫德聽了這些，果然得了安慰，就不哭了。她也很喜歡將那一些的事，對她老人家說說。於是開口道：「伏天我常和羊在外面過生活。冬天就看着祖父做杌子，或是修理羊圈。那一回他還給我做了一個木頭洗臉盆，一個奶碗，還有一把羹匙。我也常坐在旁邊看，所以不久我也能學會了呢。」她越說越有滋味。老大媽此時，只聽她說話，自己一聲也不響。赫德最末後又說道：「再等幾天，我對祖父說說，他一定能來治好了你的眼，也將你這屋子，或一切東西，都給你們修理好了。」

赫德說完了這些。老大媽聽了，就很快樂的對貝爾道：「你聽見她所說的事了麼？」這時她們暫時都沒有話說。忽然聽見屋門響，不多時彼得進來了。大瞪着眼道：「赫德！你好呀！奇怪！你怎麼來玩玩呢？」老大媽道：「彼得你今天怎麼從學校裏來的這樣早呢？我覺着才過了不多的時候呢。你今天學的書怎樣？」彼得道：「同以前一樣」。老大媽長嘆了一聲道：「我盼望你知道用工夫，不要再那個樣子了。你已經十二歲，也該知道事了。」赫德聽見了這些話，忽然問道：「你盼望他怎樣？」老大媽道：「我的意思，是盼望他到如今，該會念一點書了。這欄板上有本『讚美詩』我多年沒聽見其中的好

意思了。常盼望彼得得到什麼時候，就能念給我聽呢？」

這時彼得的母親，在一旁坐着，修補彼得的破衣裳。忽然說道：「不知怎麼的今天的工夫，過的這樣快，天已經黑了，點燈吧！」赫德也快站起來說道：「若是天黑了，我必須快回家，就是吧！再見！」說着就走。老大媽道：「你等一回，我叫彼得去送送你。因為你自己不好走。彼得你好好的幫着她，在路上不要站下玩，恐怕凍着她。有沒有一塊圍脖子給她圍着？」赫德道：「我雖然沒有東西圍着，但是我知道一定冷不着。因為我走路很快。」以後他們送她出了大門，走了。老大媽道：「貝爾！你快去趕上她，將我這塊圍巾給她圍着吧！不然，恐怕將她凍壞了。」貝爾趕去的時候，不多時，看見她祖父來迎接她。並說道：「赫德！你算是聽了我的吩咐。以後他就用麻布包起她來，抱着就上山去了。貝爾親眼看見祖父，爲赫德這樣的費心，就很希奇，回家去告訴了老母親。老人聽了這話，很喜歡的說道：「感謝天父，他能這樣看待這孩子。但是不知道他還願意使赫德來玩否？那孩子在此住了半天，使我心中十分安舒。她的心很能體貼人。她雖然年輕，但是很會愛人。她說的話，使人很愛聽。」老大媽直到晚上還常常說：「盼

望她再來！——貝爾和彼得也是這樣的存心，彼得忽然說道：「我不是同你們說過了麼？」且說赫德同他祖父在路上，一面走着，一面談着。但是因為麻布太厚，將赫德包的不露頭脚，因此她所說的，祖父一句也聽不見。祖父對她道：「等我們到了家你再說吧」，不多時，他二人到了家，將麻布脫去。她又道：「祖父！你明天必須拿着錘子，釘子去給老大媽家，修理窗子，並別的東西。因為風一颳他的全屋就都活動。」祖父道：「誰告訴你的？必須去麼？」赫德回答道：「沒有人和我說，乃是我自己知道的。因為我看見他家的屋子，都壞了，把老大媽嚇的通夜不敢睡。再者老大媽說她什麼也看不見，各樣的東西，都是黑暗的，沒有一個人，能治好她的眼。」我想你能治，是不是？祖父！你想她常常的怕屋壞了，壓死她一家的人。並且也沒有人使她能看見，是多麼苦呢。我們明天必須快去幫助她，對不對？」她說着，也拉祖父的手，好像是信她祖父，定能辦得到似的。她祖父多時沒說一句話，只是眼看着赫德。末後他說道：「不錯！明天我們可以去給她修理修理房子。」赫德於是歡喜的跳着跑着大聲道：「我們明天去！我們明天去！」到了明天下午，祖父果然不失信，他拿出雪車，帶着木匠工具，祖孫二人，坐着雪車，

不多時就到了老大媽的家裏。祖父使赫德自己先到屋裏去，他就拉着雪車，到屋後去了。末後他還對赫德說了一句話道：「若是天黑了，你就快出來，我們一同回家，」

赫德開了門，急忙忙的跳進去。老大媽聽見了，就說道：「莫非是那孩子又來了嗎？」

老大媽停住了紡線車子，伸出兩隻手來。赫德就急忙跑過去，坐在她旁邊的杌子上，對她說了許多話，而且也問了她許多事情。他們正坐着談話的時候，忽然聽見牆外的響聲很大。老大媽驚慌道：「了不得了！房子要倒了！」赫德拉着她的手急忙說道：「不要怕，請放心這是祖父在外邊修理房子的聲音，」老大媽道：「真的麼？他能來麼？天父還沒忘了我們麼？貝爾！你也聽見那聲音了麼？這孩子所說的，你也聽見了麼？你快去請那老人家來，我要謝謝他。」貝爾遵命去了。正看見祖父，釘一片新木頭在牆上。貝爾道：「老太爺！你好呀！我母親請你來家玩玩。我們知道，除了你以外，別人不肯這樣相幫。我們總是忘不了你的……」沒等說完，老人道：「你家去吧！我自己知道那些當修理的地方呢。」這老人顯出很不願和人多說話的樣子。

貝爾聽見這話，不敢怠慢，就快回家去了。這老人將房子的周圍，都修好了。以後又修

理了屋頂，不多時，釘子用盡了，天也黑了，於是快下來拿了雪車，赫德也正是出來了，他又用麻布將赫德包起來，抱着就走了。

冬天快快的過去了。那瞎眼的老大媽，因為赫德常去和她談談，不像早前那樣枯寂了。她每逢聽見赫德進了門，就說道：「感謝天父，使這孩子又來了，」有時赫德沒到她家的時候，她常對貝爾道：「今天上午還沒有過去麼？」若是赫德來了，玩不多時，她又對貝爾道：「下半年我覺得過的太快。」有時貝爾也說道：「我也覺得下半年過的快些。沒想到一忽兒天就黑了。」有一天，老大媽道：「求天父，保佑那孩子，並且使她的祖父，能許她常來玩。」又問貝爾道：「你看那孩子，身體強健麼？」貝爾道：「不錯！我看她的臉皮，如同一個蘋果似的顏色。她像是很強壯的。」赫德也是因為很望心那老大媽的緣故，所以她除了不得已的時候，每天的工夫多半去看看老大媽。她祖父也不阻止她，並且常同她一塊兒去，順便修理他們的屋子。他們的屋子，現在完全被祖父修好了。那老大媽，感激的了不得，永遠忘不了他的恩惠。

第五章 忽忽下山

冬天快過去了。伏天過的更快。第二個冬天，又差不多快要過去。赫德鎮天價，是非常快樂。她很着急的，盼望春天快些來，到就有那和暖的南風，和溫暖的太陽，快將雪化盡了，花草可以再出來，並且也可以再和羊上山去玩。赫德今年已經八歲了。這一二年的工夫，跟她祖父，學會不少的事。羊也會管理了。她那兩個羊，也常常跟她出去，如同小狗一樣。有時她呼喚那兩個羊，羊也咩咩的喊着，好像回答的樣子。在這一冬天，有一次彼得將在都非作牧師的名片，和兩封信，寄給祖父。那信內提到：「赫德應當在今冬天上學。去年她已經到了上學的年紀了。」祖父看了信之後，也就回了兩封信說道：「若有別事，可以來山上商議。對於赫德上學一事，我一點沒有意思。」

到了三月，山上的雪，被太陽化盡了。幼嫩的草花，都方才出芽。松樹枝上的雪，也都摔下來化了。赫德此時，在房子外面，跑到羊圈那裏又跑到松樹那裏，跑來跑去的，知道滿山都是空地，都沒有雪了。她又想下山去玩玩。有一天，她正跑着，忽然看見一位

老者，迎面而來。不覺一驚。那老者道：「不要害怕！我頂喜歡小孩子。你不是叫赫德麼？你祖父在那裏？」赫德答道：「我祖父在這房子裏邊，用木頭做羹匙，勺子呢。」說着就給那老者開了門，進了屋內。這位老者，不是別人，就是在都非做牧師的。祖父早前在都非住的時候，和牧師相隔不遠，他們彼此都相熟識，這時牧師見了祖父，開口道：「老隣居！你好呀！」祖父起先沒抬頭，只是低着頭做他的工作。及至聽見有外人問他的聲音，於是仰起頭來，一看就說道：「好呀！請坐吧！」仍然又低頭做着。牧師道：「我們好久沒見面了。今天我來的意思，是要同你商議一件事。這件事大約你也許已經猜着了。我來的意思……」牧師此時就看着赫德。祖父對赫德道：「你去給羊一點鹽吃。等我叫你，你就回來，等一回子我也或者要去。」赫德遵命去了。牧師又說道：「我來的意思，是想同你商議，今冬天叫這孩子去上學。聽說都非學校的教員，也曾給了你一信，爲這孩子的事。以後你也沒回信，不知你老哥，爲這孩子有什麼特別打算？」祖父答道：「我就是打算不叫她上學。」牧師此時看那老人，坐在高杌子上，袖着手，好像心裏已有定見似的。就又問道：「你現在不叫她上學，等她長大了，你怎麼爲她打

算呢？」祖父答道，「我要叫她在這裏快樂。她常和羊兒，雀兒，在一塊兒玩耍，省得去跟着人，學壞了。」牧師道：「她是一個人！不當叫她常和羊在一塊兒，縱然學不壞，可也學不着一點智識。她應當學着念書識字才是。若是不叫她念書，得不着學問，等她大了，或者她還埋怨你呢。我現在來，特爲這件事。今年冬天若不能去，到伏天你可早早打算，再到冬天，盼望你務必使她天天去上學。萬勿使她在此任意遊玩了。」祖父回答道：「你隨便怎樣說，我是打定主意不叫她去的。」牧師道：「這是你的主權，我當然不能勉強你。但是你一點也不聽我勸，真是個強項的人。你到過遠方的，在外邊諒來也看見聽見的不少。對於這件事，早就應該覺悟了。」祖父又說道：「牧師！你想使我這個女孩子，在冬天來回的跑這遠路，受些風雪之苦，或是被大風颳到山谷，掉在雪裏，叫我永不得再見她麼？牧師，你還記得她母親是不是很軟弱的呢？若是使這孩子過於受苦，恐怕她也學同她母親似的，要短命呢。因有這些難處的緣故。所以我不叫他去上學。你還逼他去上學麼？」牧師用慈和的語氣說道：「你老哥所說的這些難處，也是不錯的。但是你要明白，我們國家的法律上，規定的是「凡十五歲以前的小孩子，

必須都要上學。到了十五歲以後，才可以隨便呢。」這並不是我勉強你，乃是法律上規定。再者，你以為在此住，小孩子來往不便，你就可以搬到都非去住，在冬天使赫德學些好處。我看你門二人在此住，真不是好事。和人和神都斷絕了來往。若是不幸，你們病了，或者遇着別的不幸事，也沒有人能來幫助你們。並且你們住在這草房子裏過冬，凍不死你們，也是萬幸。這孩子在此居住，實在不對。」祖父道：「這孩子的血，也很旺，這草房子，也很暖和，我們收了很多的木柴，屋裏晝夜的生着火，一點也不冷，什麼都很便當。你想叫我去和別的一班人，住在一起，我是一點沒有這種意思。人們都沒有看得起我，但是我也沒看好他們。所以我不如離開他們這些居住。」牧師此時鄭重的說道：「你老哥心思壞了。我很知道你的缺點。你說別人沒看起你的話，這是你自己疑惑的。你要相信我的話。你若先求天父赦免了你以前的過犯，然後你再下去見那些別的人們，管保你一定喜歡見他們。並且你自己心中也得着莫大的快樂。」牧師說完這話起身要走時，伸出手來說道：「我很盼望你老哥，再到冬天搬到我們那裏，如早前一樣。同作隣居，互相親密來往。我一點不能叫地方執政的來勉強你。請你同我拉拉手，應

許你此後要和人和神交往。」祖父拉着收師的手道：「多謝謝你的好打算，和你的費心。但是對於孩子上學，和搬去住的這兩件事，我永遠是沒有意思的。」牧師聽他這話，只說了一句話道：「但願天父保佑你。」就憂憂愁愁的下山去了。

這一下午，赫德看出他祖父不快樂，就問道：「今天我們可以不可以去看看老大媽？」祖父答道：「不去！」以後也不說什麼了。第二天赫德又這樣問他。他答道：「等一回再看吧！」午飯剛剛吃完，桌子上器具，都還沒收拾下去，就又來了一位客。這客乃是得提。看她頭上，戴着個很好的帽子，身穿華麗的衣裳，祖父見了，只是看她，也沒說什麼。得提很認識祖父，她來所要說的話，在腦子裏已經有了成竹，此時她就首先開口說道：「我想赫德在這裏住，一定很不錯的，看她也大大改變了，並且也一定長了很多的智識。」提得開口就說了這麼些客套話，爲的是要討老人的歡心。她又接着說道：「一年之間，我天天在聖念這孩子。但是沒得空閒來看她。我很知道自她來你這裏住以後，給你添上不少的麻煩。我這次來的意思，爲要告訴你，我在凡克夫城，給赫德找了一個很適當的地方。在這城裏有個財主，家中的房子，非常好。這家主人曼先生，上有老母

，下有小女名克拉。他這個孩子，害着常病，不能自己行走，終天躺在一個有輪子的躺椅上，用人推着出去走走。這女孩子是覺得枯燥沒趣，很願意找個孩子去，同她一塊兒讀書玩耍，消遣消遣。於是曼先生就對自已的一個女工頭說了，要她留心爲克拉找一個性情和氣，老誠忠厚的孩子，來和克拉作伴。這女工人於是來找我，對我說了這件事情。當那時我想赫德去就合適，因此我就提出來。那個女工頭叫我領他去看看，我想這是一個好機會。若是赫德能去，到後來，必然能得着大好處大福份呢。」老人聽她煩了一篇話就開口道：「你的意思都說完了麼？」得提看這老人的臉上好像不愛聽了。於是又說了幾句道：「我想如同這樣的好事，沒有一個人聽了不歡喜的。」老人道：「你快將這件好事，送給別人去罷。我們不貪這些好事。」得提忽然站起身來生氣的說道：「我將這事，對你老人家說明白了。若是不聽，我也沒有法子。但是你要知道，這孩子已經八歲了。你也不叫她上學，也不叫她守禮拜，到如今什麼她還不會作。都非的人對於她，也常這樣批評。她是我姐姐撇下的孩子，我本該爲她安排點事，現在就是很好的機會了。因此我特爲來告訴你。不止我一人說這是一件好事，都非的人，也是和我一樣的存

心。他們都明白，若是找這孩子去了，一定能學好的。我覺得我這種打算，沒人不贊成的。但是你老人家的辦法，却沒有一個人認可呢。若是我強領這孩子走了，你就上地方官那裏起訴，我勸你不必，恐怕你去，就將你自己以前的惡行爲，都露出來了。」這時老人生氣的說道：「你不必再多說了，快走開吧。我真不願意再見你的面，更不願意聽你說話了。」老人說了這兩句話，就氣的走出去了。赫德這時也顯出不快的樣子說道：「你看你將祖父氣的走了。」得提道：「不要緊，不多時他就不生氣了。你快領着我，看看你的衣裳在何處放着。」赫德道：「我不去！」得提就又變了說話的樣子道：「這孩子，不要糊塗啦。你祖父不明白，你也學着不明白麼？你若去，在那裏什麼好東西都有，你要什麼，他們就給你什麼。你真想不到那裏是多麼好。」說了以後，她就到那小屋裏去，找着赫德的衣裳，捲起來拿着出來。對赫德道：「這是你的舊帽子，你先戴着，到那裏再給你買個好的。現在我們快走吧！」赫德道：「我不去！」得提道：「你不要好像個羊似的那樣不聽話了。我看你這樣糊塗，或者就是跟着羊學的吧。你聽見我剛才所說的話麼？並且你也知道，你祖父生着氣走了，說永不願意再見我們的面了。看你祖

父這種說法，或者是願你我都一齊走開這裏吧！所以你不要再住下，叫他生氣了。你若是上凡克夫去，以後若不願意久住在那裏，就可以早回來。那時你祖父的氣，也就消了。赫德道：「若是去了之後，今晚就能回來麼？」得提道：「你說的什麼？你快來，我們走吧！願意什麼時候回來，你就什麼時候回來。今天我們先到美容，明天早上，我們就去坐火車，那火車走的非常快，以後你自己願意回來的時候，就坐這火車，好像風似的那麼快。」得提說着就一手提着小衣包，一手拉着赫德，下山去了。

現在還沒到放羊的時候，所以彼得仍然在學校裏讀書。但他以為求學沒有用處，因此他就常常逃學。他只喜歡在外邊玩玩。此時得提和赫德下山離彼得的家不遠，彼得看見她二人好像有特別事情似的。於是問道：「赫德！你要上那裏去？」赫德道：「我要上凡克夫去，等幾天我就回來。現在我可以到你家，去看看老大媽，不然恐怕她怪我。」得提用力拉着她的手道：「現在我們必須快走，沒有工夫去看他了。你回來再去看她吧！」原來得提不願意她進去的緣故，是恐怕別人多說些閒話。所以沒許她進去又領她快走了。彼得此時快往家跑，用力碰開大門，進去了。他祖母忽然聽見碰門的大聲音，驚問

道：「什麼事？」貝爾也問道：「彼得！你什麼事？怎麼這樣忙呢？」彼得道：「因為她領赫德走了。」老大媽驚問道：「誰領她走了？要領她上那裏去？」她雖然這種問法，但她心中已經明白了，早就知道得提要上山領她了。於是她站起身來，跑到窗子近前，探出頭去叫道：「得提！……得提！……你不可領她走了。」此時她二人向前走着，忽聽得後面有喊叫的聲音，但是沒聽出是說的什麼話。得提於是越發拉着赫德快走。赫德道：「那老大媽叫我們了，必須回去看看吧。得提不許。並且安慰赫德道：「我們要快去趕火車，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去了之後，看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帶些回來，送給老大媽。」赫德聽見這話就很歡喜。往前走著，心裏思想道：「我應當拿什麼好東西來給她呢？」過了幾分鐘，忽然問道：「我回來就能拿什麼給老大媽麼？現在我應該想想拿什麼好呢？」得提道：「我看最好是拿白麵包。因為她老人家，常吃黑麵包，吃不下去了。」赫德道：「不錯！不錯！因為我會親眼見過她吃不下去，就給彼得吃了。現在我們要很快的走，到了那裏沒有幾天我就快回來，帶些白麵包來給老大媽。」此時赫德跑的很快。得提幾乎趕不上她。不多時二人就到了都非。得提恐怕遇見些熟人說話，於是就領赫

德快快的走。若有人說什麼話，得提只答道：「天不早了，我們不能住下談話。」有些人也問道：「你領她走了，是因為她不喜歡和她祖父同住麼？我們沒想到這孩子現在還活着呢。如今看她臉上很胖、顏色也很好，或者在那裏很快樂呢。」

自從赫德被得提領走了之後，她祖父的嚴厲樣子，比前更加利害。每逢下山買奶餅時手中就拿着一根棍子，見了人也不說話。眉目間顯出十分不好看的樣子。他走過村莊裏街上的時候，那些女人們，各人對她們的孩子道：「離他遠一點！不然，恐怕他打着你。」這老人到了一處買上餅，回去的時候，街上的人都彼此說道：「這個老人，真像個野人似的。他永不和人說話。幸而那孩子離開他走了。看那孩子從這裏走過的時候，非常的快，或者是恐怕這老人趕上她們吧！」這莊裏的人，惟獨彼得的祖母，沒說出這老人一句不好的話來。別人到她家去的時候，她只說「這個老人是多麼能幫助人，待孩子多麼好，我家的房子，若不是他老人家常來修理，早就坍倒了。」但是凡聽見她說這話的人，都不信是真的。並且批評她說的不對。從此以後，這老人也沒到彼得家一次。幸而他早將彼得家的房子修理好了。這家裏從此也沒有人去玩。老大媽常常歎息說道：「噯

呀！……我的快樂，從此都失了。噯！……現在光陰過的也慢了。求天父使我在未去世之先，能再見那孩子一面才好。」

第六章 作客他鄉

再說凡克夫城的財主曼先生，妻子去世了。只有一個女孩子，終天躺在椅子上生病，行動必須有人推着她。她所住的一間房子，內中設備的好像是間書房。而且家中上下的人，像是常到這屋裏聚集似的。在牆上有書架子，有玻璃門。這女孩子也是在這裏讀書。這女孩子克拉臉上很黃很瘦。這一天，她眼望着牆上的掛鐘道：「還沒到來的時候麼？梅大姐！」這梅大姐就是這家的總管。因為克拉的母親去了世，曼先生就請了她來，招料一切的家務。曼先生若出門，也是託他管理一切。但是必須先通過克拉。她已經在曼家好幾年，年紀也不小了，仍然是個姑娘。這一天她坐在克拉旁邊繡花，穿着很好的衣裳，頭戴美麗的帽子，像個很穩重的樣兒。此時克拉又問道：「時候還沒到麼？」正說着，赫德已經來到大門。得提問車夫道：「天已黑了，我們還可以進去見梅大姐麼？」

車夫胡亂答道：「我不知道。你去拉拉鈴，就有人出來。」於是得提拉了鈴，果然出來了一個人，名叫西巴。瞪着兩個眼，好像兩個大銅鈴一般。」得提問道：「天已黑了，我們還可以進去見克拉麼？」西巴道：「我管不着這些閒事，你去拉那一個鈴吧！這是屬乎提哀的事。」說完，就轉身走了。得提再去拉那個鈴時，提哀出來了。頭戴一個白帽子，而目上有一點驕傲的樣兒。探着半截身子問道：「什麼事？」得提答道：「我們要見梅大姐。」提哀轉身走了。不多時，回來道：「上來吧！她已經等你們多時了。」於是得提赫德二人，就上了樓。提哀也隨後跟着。到了書房門口，得提拉着赫德的手使她進去，但她不肯往裏走。此時梅大姐慢慢的站起身來，想要看看赫德是個什麼樣子，及至見了，臉上就顯出不滿意的樣子。赫德這時身上穿着粗布衣服，頭上歪戴着一頂舊草帽。她看見梅大姐頭上，戴着些東西，也就奇怪的了不得。梅大姐問她道：「你叫什麼名字？」赫德答道：「我想不起來了。」梅大姐道：「你這是什麼話？得提！我看這孩子有點頑皮，或是不聰明。」得提道：「請你慢慢聽着。這個孩子不會見過外人，所以如此。」赫德聽見這話，以為很不體面，就用手暗觸得提的身旁。得提又說道：「這孩

子也不笨，也不頑皮，就是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今天她是頭一次出門，到你們這裏來，一點沒有禮貌。但她是個很聽話，很好學的孩子。這次請你原諒她吧。她是我姐姐的孩子，現在我姐姐已經不在了，她受『洗禮』時候起的名字，是叫愛德立。」梅大姐道：「呀！這個名字，我還容易叫些。但是得提！我真沒想到她這樣年輕，怎能同我們的小姑娘克拉一同讀書玩耍呢？克拉已經十二歲了，這孩子是幾歲了？」得提道：「若是叫我說她的年紀，我真的忘記了。大約她是十歲了。比較克拉略爲小一點。」赫德接過來說道：「祖父說，我是八歲。」得提着急，用手暗觸她，但她仍然沒看出意思來。梅大姐聽見這些話，生氣的說道：「八歲！太年輕了！什麼也還不能做呢。她學完什麼書了？」赫德搶過來說道：「沒有！」梅大姐又問道：「你怎麼沒讀書呢？」答道：「我就是沒有讀過書；彼得也是不讀書。」梅大姐道：「噯呀！你說實話，真不會讀書麼？你告訴我到底你學了什麼呢？」她又答道：「真的沒有。」這時梅大姐忍耐着對得提道：「你怎麼以爲她能來和克拉姑娘作伴呢？你爲什麼領這樣的孩子來呢？」得提說道：「若是你還准我，我就再說一句。我心想這個孩子，正是你所要的。我看她很合式，她不

同別的孩子。現在我要快走了，因為我的主人，要我早些回去。以後我或者常來看看她。」「說完，起身就走了。

梅大姐知道得提無論怎樣，是想使赫德住下她走了以後，梅大姐想趕上她，再說幾句話。但是沒有趕上，於是氣忿忿的回來了。這時赫德站在門內，看見別人說話，她一聲也不響也不動，但是別人所談的話，她都聽明白了。克拉忽然對着赫德道：「你來這裏吧！」她過去了。克拉又問道：「你願意我叫你赫德呢？還是叫你愛德立呢？」她回答道：「我願你叫我赫德」。克拉道：「好！我就這樣叫你吧！我以為這個名字，也是好叫些。」此時克拉自己暗想道：「從來我沒聽見過，或看見過，這種樣子的孩子。」忽然又問道：「你的頭髮，從小就這樣短，這樣彎曲麼？」赫德答道：「是的！我想一定是。」克拉又問道：「你喜歡到凡克夫來麼？」赫德道：「不！我打算明天就回家去，帶些白麵包給那位老大媽。」克拉道：「你真是個怪孩子。他們叫你來，為的是使你同我在一處讀書作伴，你說你不會讀書，我真是奇怪。我們的教員，每天上午十點鐘來，下午兩點止。我覺得時間太長，有時我看見教員，將他的書本子擋着他的臉。我雖然看不見他是

做什麼；但是我猜他一定是偷着打呵欠。梅大姐有時也用手帕子，遮着臉，好像是被我們所讀的書感動了似的。但是我猜她，也是偷着打呵欠。我有時也想打呵欠，但是必須常約束自己，不打才是。因為若是梅大姐見我打呵欠，她就以為我身體虛弱，逼着我喝魚肝油。但是我最不愛喝那種東西，所以我必須用力勉強着，不顯出打呵欠來。從今以後，我想有你讀給我聽，就有滋味了。」赫德聽說讀書的事，於是搖頭，表顯不願意的樣子。克拉道：「不要這個樣子。你要知道，人人都該讀書。我們的那位教員，是很慈悲的，無論什麼事，他也能給你講明白。但是你當預先知道，當他講書的時候，你若沒聽明白，萬不可當時再問。你若是再問他，他講起頭了，就沒有完的時候了。越講越不明白，真是惱人得很。若有不明白的，以後讀書多了，慢慢的就明白了。」

且說梅大姐追不着得提，就氣忿忿的回來了。她明知道得提是哄騙自己，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她自己也埋怨自己，失了打算，不該應許她領來。這時她就在屋裏走來走去，心中十分惱恨，着急。西巴這時正在桌子上擺吃飯的器具，擺好了以後，仍然站着，想還缺少什麼。被梅大姐看見了，就發落他道：「你不快些作事，在此站着做什麼呢？我們

的飯已經不早了，快去吧！」她又叫了提哀來道：「你快去給那個才來的孩子，預備一間臥室。」提哀自言自語的囁咕道：「這又不是我的事，爲什麼派我去呢？」西巴剛才因爲受了梅大姐的發落，心中生氣，及至去開飯堂門的時候，他就用力將門一拉，嘩啦一聲，非常之響。他以後又到書房去，要推着克拉到飯堂裏去。赫德這時候定睛看着西巴。西巴道：「你看我幹什麼？」但他說了這話，又恐怕梅大姐聽見，再受發落，也就沒敢再說。赫德道：「我看你好像彼得的樣子。」梅大姐聽見了這話，兩手捧着道：「噯呀！赫德拿用人當作自己的好朋友，我真沒見過樣不知體而的孩子。」

西巴推着克拉到了飯堂裏。幫她坐起來。梅大姐坐在克拉旁邊，赫德坐在對面，一張桌子，只坐上三個人，自然是很寬闊。西巴送飯也容易些。赫德看見自己盤子一旁，放着兩個很白的小麵包，於是她臉上立時顯出喜悅的樣子。再是她看西巴的樣子，很像彼得，所以不知不覺的，就顯出放心的形狀。不多時，西巴送了一盤子魚來。赫德一點不動，也不說話，兩隻小眼，只注視着那兩個白麵包。忽然她問西巴道：「我能拿這個麼？」西巴低着頭，不敢作聲。赫德於是拿起了一個，放在衣袋裏。西巴見她這樣，就爲她很

着急，但又不敢作聲，只是皺着臉皮，好像不舒服的樣子。又恐怕梅大姐看見，所以就將頭低着，不敢露出來。赫德看見上了肉，伸手就要拿。並問道：「我可以吃些麼？」西巴仍然守着「僕人在飯堂內，除了不得已的時候，就不准談話」的規矩，只是低頭不語。赫德又道：「好！你給我吧！」西巴恐怕她自己拿，打碎了盤子。於是就遞給了她。

梅大姐這時臉上帶着怒色道：「西巴。你拿着盤子走吧！等一回再來。」西巴領命快快的走了。梅大姐道：「愛德立！你應當快學些要緊的禮貌。我現在先將吃飯時的規矩告訴你。你在吃飯或別的時候，不要同西巴談話。若是你要他作什麼，可以直接吩咐他，萬不可同他談話如同朋友似的。對於提哀，你也是這樣。你要看看我們怎樣對待他們，你就學着。你看他們怎樣稱呼我，你也要學着。對與你應當怎樣稱呼克拉那就隨她自己定規。」

克拉忽然說道：「她自然就是稱我克拉。」梅大姐又和赫德說了一些禮貌。對於早，晚，出門，入戶，的禮貌都說明白了。末後又說道：「你明白我所說的麼？不要忘了。」

克拉笑道：「她已經睡着多時了。她並沒聽見你講些什麼呢。」梅大姐道：「噯！我真沒有見過這樣奇怪的孩子。她真使我灰心。」於是用力按那桌子上的鈴，不多時西巴提哀一齊跑進來了。這時赫德睡的很熟，很難叫她醒來。以後兩個僕人幫着送她去睡下。經過了克拉的書房，梅大姐的臥房，就到了赫德的臥房了。

第七章 梅大姐憎惡赫德

赫德睡到明天，醒了以後，瞪着兩個眼睛，不知道自己究竟住在那裏。她忘記了自己已經來到凡克夫了。她擦了擦眼睛，周圍看了一遍，就坐在那高而且白的床上了。原來她這一間臥房很大，太陽光能從窗子照進來。窗子上也掛着很好看的布簾子。靠近窗子那裏有兩把椅子，上披面着美麗的花布。屋正中，放着一張圓桌。屋角上有個洗臉處，上面所擺的東西，她從來沒見過一次。到了現在他才想起自己是在凡克夫城。她又將昨天的一切事，重復擱在心上了。昨天晚上，梅大姐起先對她所說的，現在又想起來了。此時她就快穿好衣裳，跑到這個窗子，那個窗子，想要看外面的光景。只因窗子上掛着很厚的簾子，不能拉開，所以看不見外面的光景。於是她急的在屋裏跑來跑去的，好像初

入籠子的雀兒似的。以後她又爬到窗台上，掀開簾子，望外看。只因窗子太高，她所要看的，不得看見，只能看見外面有許多牆垣窗戶，別的東西都看不見。因此她就趕快下去了。她忽然想起在本家的時候，一早起身，都是出去看看，能看見那初升的紅日，照在帶露的花草上，初醒的雀兒，微微叫着，還有那些冬日的雪景……這些好看的景况，都齊想起來了。因此她就東一頭，西一頭，真好像雀兒，放在籠子內想飛飛不出去似的，着急的了不得。正在這時，提哀開了她的門，道：「早飯預備好了！」赫德沒有聽明白他說什麼。也不再問他。於是自己就拿了一個小杌子，靠近桌邊坐下就不動了。自己以為等等看，是有什麼來到。不多時，梅大姐來了，扳着臉說道：「你不明白早飯是什麼意思麼？快走吧！」

赫德這才明白。就快到飯堂，看見克拉已經早到了。克拉先問她的早安。這頓早飯，她規規矩矩的吃了。梅大姐道：「你現在同克拉到她房裏，等一回教員就來教你們讀書。」於是她們二人就到了書房裏。赫德問道：「有什麼法子能看見山野的風景？」克拉道：「你開了窗子，就能看見。」赫德憂愁的說道：「我不能開。」克拉道：「你若不

能開，可以叫西巴替你開。勃德這才得了平安，知道此後就能開窗子向外看風景了。再不同住在監牢裏似的了。克拉問她家中的情景，她將那些山谷，花草，雀鳥，樹木的好看，全都說了一遍。

教員來了，梅大姐請他先到了飯堂，有些要緊的話，要告訴他。就說道：「一起先我同曼先生商議，要給克拉姑娘找一個作伴的。曼先生回了信十分許可。信上還提到要看待那作伴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不可難爲着她。現在我沒想到找了一個孩子，書還不會讀，請你先生想個法子，使她走開。並且請你要和曼先生說，這個孩子實在不能同克拉作伴，因爲克拉已經讀書好幾年了。」這教員是個明白人，他心中以爲不應該立時叫這孩子走開，於是說道：「她雖然還不會讀書，或者她對於別的事，能於克拉有益處。我們就先規定使她住下，慢慢的看她怎樣吧！」梅大姐知道教員的意思，不和自己一心，也就沒有法子了。

因爲曼先生說，當看待所找的孩子，如同自己的一樣。於是梅大姐就沒法子定規，家中的用人們，怎樣稱呼赫德。她就坐下想了一回，忽然聽見別的屋裏嘩啦一聲，又聽見

西巴不願意的聲音。因此她就想快跑去看看是什麼事？及至到了書房，就看見地板上，亂七八糟的，有幾本書，還有一個破墨水瓶，瓶裏的墨水，從檯毯上流下來。又不見赫德在那裏。梅大姐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書和檯毯，都叫墨水弄髒了，這一定是那個孩子的事呢。」這教員只望着地板上看，好像很難爲情。他心中想要爲那孩子說些好話，現在也覺丟了臉，沒法再說她好了，所以他一句話也不說。克拉這時心中並沒覺得什麼不好。她說道：「這事誠然是赫德作的，但是出於錯誤，並非故意的，所以不要責備她。因爲她忽然聽見外面有些車子的聲音，她就快想去看，大約她是不曾見過。只因她起身太快，不料將檯毯拉下去，別的東西也隨着掉下去了。」梅大姐道：「我不是說過了麼，她真是個不守規矩的孩子，不好好的讀書，她出去要做什麼呢？若是她逃跑了，我怎麼對曼先生交代呢？」赫德原來跑下樓去，在門口站着向外看。梅大姐下來，正遇見她，就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你是什麼意思？」赫德道：「我聽見外面好像有松樹的響聲，但我來時就不見了。我心中十分失望。」原來那時有些車子接連連的過去，聲音正像是些松樹被風颭的響聲呢。此時梅大姐道：「你以爲我們是住在樹林子裏麼

？松樹！你快上樓去看看你所作的罷！」赫德就跟着梅大姐上了樓，一見地板上的樣子，她就大爲詫異，以爲只想去看看松樹，那裏知道還作下這些事呢？梅大姐道：「這一次姑且饒了你，因爲是頭一次，以後再不准你這樣子了。你向後在讀書的時候，好好坐着，留心聽，不然，我就用繩子捆你在椅子上，你知道麼？明白麼？」赫德答道：「是！我再不這樣子了。你所說的我也都記住了。」說着卽時就去坐的好好的。梅大姐這時就叫了西巴提哀打掃了地上的墨水。教員道：「今天不能再讀書了。」他們今天因爲有這件熱鬧的事，所以沒有一個打呵欠的。

克拉每天下午，必須休息些時候，這個當兒，梅大姐就使赫德隨便玩玩。赫德知道這個工夫，是屬於自己的，以爲隨便上那裏去都可以。但是又一想，必須有個人領着才可以。她於是就到飯堂去，在過道中，遇見西巴，正用手托着一些器具，要放在飯堂裏。赫德此時遵了梅大姐的吩咐，就稱他西巴。西巴聽見很奇怪她。也就說道：「姑娘！你要我做什麼？」赫德看見西巴臉上有點不歡氣，以爲他是想起上午的事了，於是說道：「我不再同上午一樣了，我要好好的問你。」西巴道：「你要問我什麼？你爲什麼那樣稱道我？」

「赫德」答道：「那是梅大姐叫我那樣子。」西巴就笑了。笑她是因爲人叫她怎樣，她就怎樣。西巴這一笑，又使赫德詫異起來，西巴又問道：「姑娘！你到底要我做什麼？」赫德不歡喜的樣子說道：「我不是叫姑娘，我的名字是叫赫德。」西巴道：「是的！我也知道你的名字不是叫姑娘，但是那個女人叫我這樣稱呼你的。」赫德道：「他叫你那樣叫我，你就那樣叫吧！現在我有三個名字了。」西巴道：「姑娘！你是要問我什麼呢？」赫德道：「我想要問你，怎麼可以開開窗？」西巴做着手勢朝上一推道：「就是如此。」於是赫德快跑到自己臥室的窗子那裏，只因她身子太矮，爬不上去。此時西巴也跟着，就遞給她一個杌子踏着上去。赫德以爲若是上去了，什麼好風景，都可以看見，及至向外看看，什麼也沒看見，大失所望。說道：「若是我到房子頂上，能看見什麼不能？」西巴道：「也看不見什麼山野的好風景。」赫德又問道：「我再到一個頂高的地方，就能看見那些山谷，花草，樹木，以及山上的一切風景麼？」西巴道：「那樣你必須到一個塔上去，如同那個會堂的塔似的，若到那裏就可以看的很遠。」赫德聽了這話，就跑下樓，出來了大門，走在大街之上。看見那塔離的太遠，一回兒是走不到的。於是她自

已慢慢的前走着，不多時就看不見塔，只是看見滿街人，人來人往的，都像是很忙，她也不敢去問問。以後走到一個地方，見那裏有個男孩子背着一個手琴，領着一個猴子。赫德上前問道：「那上面有個金子球的塔，在那裏？」那男孩子道：「我不知道。」赫德又問道：「我可以去問問誰呢？」答道：「我也不知道。」她又問道：「你知道有一個會堂，上面有個高塔麼？」答道：「是！我知道。」於是赫德又說道：「好！你領我去吧！」那男孩子伸着手道：「我若領你去，你能給我什麼呢？」赫德向衣袋內摸出一張很好看的月季花片子。這是克拉上午才給她的，她拿着很寶貝，不願送給別人。但她一想：「若是他領我去，能看見山谷，花草，樹木，我就捨得送給他。」於是就說道：「我給你這個。」那孩子搖頭道：「我不要一張畫片。」赫德道：「好！你不要這個，那麼你要什麼呢？」答道：「錢！」赫德道：「我雖然沒有錢，但是克拉有。我知道她能給你。你要多少呢？」答道：「兩個銅板。」赫德道：「好！我們快走吧！」他二人就走在大街上。赫德問道：「你背着個什麼呢？」答道：「手琴！可以用手搖着響，聲音很好聽。」不多時他們二人就來到了一個很舊的會堂，在上面有個很高的塔。那男孩

子道：「這就是了。」赫德見他們關着門，就問道：「我怎麼能進去呢？」男孩子答道：「我不知道。」赫德問道：「若是我拉那個鈴，好像叫西巴的法子，就有人出來給我開門麼？」答道：「我也不知道。」赫德就拉了拉鈴。又對男孩子道：「若我進去以後，你可以在這裏等我，因為我自己不能回去。」男孩子道：「我若等着你，並且送你回去，你再給我兩個銅板。」此時忽然聽見鑰匙伸在鎖孔裏的聲音，不多時，門就開了。出來一個老者，臉上不大歡氣的說道：「你們這些孩子，要找開門做什麼呢？你們沒看見門上寫的，若有人要上高塔去玩，就可以拉此鈴麼？」那男孩子一聲不響，只用手指着赫德。赫德道：「我就是上塔去的。」老人道：「你爲什麼要上去呢？有人叫你來麼？」赫德道：「不是！我自己願意的。」老人生氣道：「你兩個快走開吧。不可再來了。若是不聽，我就要罰你們。」說着就要閉門。赫德拉着老人的衣襟，祈求道：「請你讓我上去看一回。一這老人看出她是着急的祈求，實在是要上去的，於是拉她的手道：「你若真心願意上去，好！我就領你上去。」老人於是領着赫德上了幾層樓梯，越向上走，樓梯越是窄。到了最上層，更是狹窄。老人就抱赫德上了窗子說道：「好！你現在

望外看吧！」赫德向遠處一看，就大失所望。別的看不見，只看見了些房屋，磚牆，烟囪呢。赫德道：「這不是我所要看的風景。」老人道：「你這小孩子，不會看風景呀！你快下來吧！不要再來拉我的鈴了。」於是赫德就下來了。他二人又一齊往下去，到了一層，看見有個大筐子，旁邊有個老貓。守着一些小貓。這老貓看見來了生人，就嗚……嗚……的發威。赫德見了這個老貓，就希奇他長的很大。老人道：「這塔內的老鼠很多，老貓在這裏打食很容易。每次可以捉到六七個老鼠。」老人見赫德顯出很愛這些小貓的樣子。就說道：「有我在，他們不能抓你，不要緊的，你去玩玩吧！」赫德歡歡喜喜看了。又說道：「好一些可愛的小貓兒！」她又看見這七八個小貓，有跳的，也有打滾的，非常熱鬧。老人看出赫德很愛小貓。就問她道：「你喜歡拿幾個去養着麼？」她答道：「若是我拿了去，不用再送回來麼？」老人道：「是的！你願意要幾個，就可以拿幾個。若是你想都拿着，也可以。」赫德聽見這話，喜的了不得。自己想道：「克拉一定也喜歡小貓，她的書房很能容納這些小貓。」於是問老人道：「這麼多，我怎麼拿法呢？」此時她要先用手試試，能拿幾個，她剛要伸手去拿，那老貓忽然跳在她身上

要抓她，於是將赫德嚇了一驚。老人忙上前去。說道：「你不可自己拿，讓我給你拿吧。」因為這老貓和你不熟識，所以他不讓你去拿。我再問你，你是住在那裏？我可以給你送去。」赫德道：「我是住在曼先生家裏，他的門口有一個如同金子的狗頭，這狗頭的口內，有個圈子，若是拉那圈子，就有響聲。」赫德知道他一定認識曼先生，並且也明白曼先生的住處。所以赫德沒細細的講。老人聽了。就說道：「我知道了。你願意我什麼時候給你送去？並且先送給誰呢？我看你不像是他家的一個孩子，對不對。」赫德道：「你去送給克拉，我知道她一定很喜歡，你說我不是她家的一個孩子，也對。」老人這時打算要下去。但赫德很離不開這些可愛的小貓。又問道：「好不好我自己先帶去兩個，一個給克拉，一個我自己留着。」老人道：「你少等一回。」於是老人就抱着老貓，關在一間小屋裏，給他食吃着。然後對赫德道：「好！現在你隨便揀着兩個吧！」赫德這時快樂的了不得，就歡歡喜喜的，上前揀了兩個。一個白色的，又一個是白色間着黃花紋的。一個放在褂子的左面口袋裏，一個放在右面口袋裏。以後他們就一齊下去了。來到大門以外，看見那男孩子還在那裏等着。老人關上了門。赫德對那男孩子說道：「

我們怎麼能找着曼先生的房子呢？」答道：「我不知道。」赫德又對他說了門是什麼樣子，窗子是什麼樣子。男孩子仍然搖着頭道：「我不知道。」赫德又說道：「曼先生的房子前面不遠，有一所灰色的大屋，屋頂上有好幾條豎起的東西。」男孩子聽見這話，心裏明白了。因為小孩子們，都是這樣記一個陌生地方的。男孩子說道：「我知道了。」於是二人起身「不多時就到了大門赫德拉了鈴，一時就有西巴出來開門。看見了赫德便說道：「你快來家吧」赫德就快進去，西巴又將門關上。就說道：「姑娘！你快到飯堂裏去吧！她們都在那裏等你了。梅大姐因為你出去多時不回家，而且也沒告訴她一聲，所以她很生氣。」赫德就快進了飯堂。梅大姐將頭低着不理她。克拉也沒有說什麼話。頓然門屋裏就鴉雀無聲的，好像各人心裏都有些事似的。赫德坐下了。梅大姐臉上十分不好看。厲聲道：「對於你的事，我們吃完了飯再說不遲。我真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樣子。出去玩了這麼多的時候，而且出去，也不說一聲……。」沒等說完。聽見一個聲音，喵喵……梅大姐怒氣道：「我同你說話，你就是這種回答法麼？」赫德道：「不！……是……。」接着又喵喵……喵喵……西巴這時禁止不住，暗暗笑的幾乎將手中

的飯盤子也掉下來，於是笑着就出去了。梅大姐越發生氣的說道：「你不必作聲了，快出去吧！」赫德這時有些害怕，就站起來說道：「實在不是……。」話沒說完，又有那喵喵……的聲，喊個不止。克拉此時說道：「你看看梅大姐已經生氣，爲什麼你還要弄這種聲音呢？」赫德又說道：「不是我，乃是這小貓呢。」梅大姐聽見了，就急忙說道：「小貓！小貓！西巴，提哀！快來將這不好的東西，拿出去丟了。」說着自己就走到別的房間裏去了。因爲她素常怕這種東西。這時西巴站在門外，笑的不得了。等不笑了，這才進去了。原來西巴起先送飯的時候，早就看見赫德的衣袋裏，有兩個小貓。所以他就笑的禁止不住。他現在快進來了，看見屋裏並沒有別事，只看見克拉抱着兩個小貓。赫德也在地板上跪着，和小貓玩耍。

克拉對西巴道：「你快去找一個小筐子，盛這小貓，將他放在一個地方，使梅大姐看不見。恐怕被她看見，就不喜歡，或者她就送出去丟了。西巴！你能放在什麼地方，就妥當了？」西巴道：「放心吧！我能放一個地方，使她永看不見。素常西巴因爲梅大姐太苛刻，心中懷恨，這回子他想特爲要放一個地方，使梅大姐容易看見，嚇她一下子。梅大

姐自從那時走到別的房間裏去了，直等到睡覺的時候，才敢回來。到了門口，將門開了一個小縫，用嘴對着小縫兒，向裏問道：「那些可惡的東西，已經拿出去了麼？」裏邊有人答道：「沒有了！沒有了！已經拿去了。」梅大姐這才敢進屋。本來她打算今晚晚上，要責備赫德。只因身子太乏，又不快活所以她就改到明天再辦。她現在也沒心同克拉說話了。但是這兩個孩子，自從得着小貓，就非常快樂。

第八章 家中的不安

第二天西巴去開了大門，教員進來了。隨後又聽見拉鈴的聲音很重。西巴心中以為這莫非是曼先生叫門吧！若是別的人，不能這種拉鈴法。於是快去開了門，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子，在外面站着，肩上背着一個手琴。西巴氣忿忿地說道：「你這個孩子，是什麼意思？你要做什麼？」那男孩子答道：「我要見克拉」。西巴道：「你看你這種骯髒樣子，一句話也不會講，還要想見克拉姑娘呢。哼！……你要見她做什麼？」那孩子道：「因為她欠我四個銅板。」西巴道：「你是癩了麼？你怎麼知道她是住在這裏呢？」那孩

子又答道：「因為我領她到那裏去，她應許給我兩個，以後我又領她回來，所以她又欠我兩個。」西巴道：「你胡說！她並不能走路，從來沒出過一次門。你快走吧！不然，我要打你。」但這男孩子一點不害怕，仍然不肯走。並且說道：「我若見了她，就能認得。因為她的頭髮彎曲，顏色是黑的。她的眼珠，也是黑的。她穿着一件棕色的衣服。她說話的聲音，也不是本地口音。」西巴聽到這裏，心中就明白了，大約是赫德的事。唉！這個小姑娘昨天出去，還弄了這些麻煩事呢。西巴此時開口道：「我現在明白了。進來吧！你等一回，我先進去，隨後我再來叫你。若是等一回，你進去的時候，務必搖着你背的這個琴，不要忘了。因為小姑娘最好聽琴聲。」於是西巴進去，到了書房門口，就敲了敲門。裏邊有人說道：「進來！」西巴就進去。說道：「在外邊有個男孩子，他要見克拉姑娘有話講。」克拉聽見了，因為不常有人來見她，所以就高興的說道：「快去請他進來吧！」西巴就出去叫他。那男子見了西巴，就想起所囑咐的話，一面往裏走着，一面搖着那琴。因為他用力太大，所以那琴聲非常的響。起先梅大姐因為不愛聽孩子們學字母，就走到飯堂裏去躲着。這時忽然聽見琴的聲音，就以爲是那裏來的呢？街

上的麼？不能！因爲聽這聲音不很遠。莫非是在書房裏麼！她又一想，在書房裏，那裏會有這種聲音來呢。想了一回，就站起身來，快跑到書房裏去，開了門，沒想到竟看見這出於意料之外的事呢。她看見屋的正中，站着個破衣男孩，用力搖着一個琴。教員講書的聲音，也聽不見了。又看見那兩個女孩子，喜的了不得。此時梅大姐禁不住自己，就放大了喉管道：「住下吧！住下吧！但是那琴音非常高，竟把她這說話的聲音，壓下去了。大家都沒有聽見她的說話。梅大姐沒奈何就走上前去，用手拉那孩子。可巧在地上有個小猴子，爬到她的腳上。她低頭一看，嚇的她忽的跳起腳來，而且跳的很高。於是大聲喊道：「西巴！西巴！」她這一喊，這琴聲竟被壓下，那男孩子也住下不搖了。起先西巴早就在書房門外偷着笑，及至見了梅大姐嚇的這種樣子，更笑的直不起腰來。以後他聽見梅大姐喊叫，於是就進去了。看見梅大姐嚇的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哼的一聲，就倒在椅子上了。隔了不多時，就說道：「快將這個孩子，連那個東西，一同趕出去吧！」於是西巴領着那男孩子出了屋，並且那小東西也隨後跟着出來了。西巴對那孩子道：「這四個銅板，是克拉姑娘給你的。因爲你今天玩的不錯，所以我也給你四個。這孩子接過

錢來，就走了。西巴又將門關上，回到自己屋裏。這事以後，家中就很安靜了。教員仍然講他的書。梅大姐在此坐着，也不敢出屋了。恐怕出了屋，孩子們再弄出別的把戲來。停了不多時，又聽見有人叫門。西巴一回兒走進來，手裏提着一個筐子。說道：「叫門的那個人說這個筐子交給克拉姑娘。克拉聽見了，心中奇怪的不得了。就快說道：「給我的！快拿過來我看看是些什麼？」西巴將筐子放下就出去了。梅大姐道：「我看等你們讀完書，再看罷。但是克拉到底想不出來筐子裏是盛着些什麼好東西。因此就放心不下，常常向筐子等裏看。沒等講完書，克拉覺得實在不能再等了。就對那教員說道：「先生！讓我略爲看一看，好不好？」那教員慢慢的說道：「若是我說行，也可以。若是我說……。」沒看他說完，就看見那筐子蓋亂動。不幾分鐘，就鑽出來了一個小貓，隨後又鑽出兩個來。……又是三個，還有兩個剛剛露出頭來，一刻的工夫，屋裏就滿了，有跑的，有跳的，有跳在教員腳上，咬他的褲腳管的，也有爬到梅大姐衣服上的也有，在她腳旁打滾的，並且也有跳在克拉輪椅上的，抓這個，撕那個，一邊咬，一邊叫，將滿屋裏弄得極其紊亂。克拉看見，就歡喜道：「哈！……哈！……這些很可愛的小貓，多麼好看呀！你們都看這

個！……你們快看那個！……。」赫德這時候也是喜的跑來跑去，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此時教員坐着，也不說什麼。因為小貓常跳在他的腳上咬他，所以他舉起右腳來，以後又舉起左腳來，恐怕小貓上去。但是梅大姐被這些東西，嚇的不輕。一句話也不會說了。她又不敢離開她所坐的椅子，恐怕小貓跳到她身上。等了一回，梅大姐蘇醒過來，喘了兩口氣，大聲喊道：「提哀！……提哀！……西巴！……西巴！」他二人聽見喊聲，一齊跑進來，將那些小貓一個一個的捉住，放在筐子裏拿出去了。還是放在前兩個那裏。今天他們讀書，這些工夫，又是沒有一個打呵欠的。晚上梅大姐害怕的心消滅了，就叫了兩個用人過來，要查明今天上午的事。以後查考出來，完全是赫德昨天出去玩的時候，弄出來的把戲。梅大姐心中十分生氣，氣得的話都說不出來。於是吩咐兩個用人走開。此時赫德站在克拉椅子旁邊，還不知道自己犯的什麼罪。梅大姐厲聲道：「愛德立！我只用一個刑罰，就可以叫你知道。我看你真是個野孩子。我要鎖你在一間黑房子裏，使你不得出來。在那房子裏，有些老鼠，還有些黑蟲子。」赫德雖然聽見這話，但她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也沒聽見過，什麼叫黑房子。她在祖父家

裏的時候，常在黑房子裏做奶餅，羊奶也是存在黑房子裏邊，這裏邊也是很好看的。她還以為或者就是同祖父那間房子一樣的吧！對於黑屋子，或是老鼠，她更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克拉很明白梅大姐的話。就替赫德難過。於是說道：「不行！……不行！……我父親來信說，他快要來家，所以必須等他來家以後，我們將這事對他說明白，看他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到底克拉是主人，權柄大些，再是她父親又快要回來；所以梅大姐也只得遵從克拉的意思。就說道：「也好！你說的也很對。曼先生來家，也有些話要對他說說呢」說着，她起身就走了。

又過了兩天，家中沒有出什麼特別的事。梅大姐每見了赫德，就想起她所做的事來。以為這孩子沒有來以前，家中並沒有出過這些亂子。她一來了，就弄出這許多的不安來。但是沒有法子辦她。然而克拉還覺得有這些事，很有趣味，這幾天也非常快樂，讀書的時候，也有精神了，身子也不乏了。這完全是因為赫德常弄些熱鬧事的緣故。赫德每逢學字母的時候，就覺得很難，教員就想出許多法子，使她容易記牢。有時教員道：「這個好像是角，那個好像鳥嘴。」赫德也隨着教員說道：「這就是個羊，那是個鳥。」到了

晚上的時候，這兩個孩子坐在屋裏。赫德就對克拉說了山上的風景，多麼好看。自己在家裏，作了些什麼生活。她又說道：「我很想家了，明天我必須回家。」克拉就用好言安慰她道：「等我父親來家以後，再定規吧！」每逢赫德那樣說，克拉就勸她一些話。赫德每天在吃飯的時候總沒有忘了將自己的麵包，爲老大媽留下一個。並且沒有一天忘了那老大媽吃不下黑麵包的難處。

按平常這家的規矩，是吃了午飯兩點鐘以前，各人在自己房子裏休息。赫德不能跑來跑去，如同在山上的景況了。而且她也不敢同西巴談話。提哀對於她，太不客氣，所以她更不願和他談話。因此她就有些工夫，只去思想家中的山，是怎樣好看。山上的草花，多麼美麗。那太陽光出來的時候，或是將落下的時候，一切東西，都表顯金子的光輝，那些山谷彎彎曲曲。雀兒啾啾的在松樹上叫着。松樹枝子，被風吹的，嗚嗚亂響，有時候山上下了雪，雪景是多麼好看……一回兒，那些好風景，一齊都想起來了，越想越是想家。而且她又想起那天出來的時候，得提會說過：「什麼時候願意回家，就什麼時候回家。」有一天，她就將自己留下來的白麵包，用一個紅氈子，包起來，戴上帽子，拿着

包袱，就下樓去了。

她走到大門，正遇見梅大姐。她就吃了一驚，自己心裏暗想道：「這事壞了。」梅大姐這時站着大瞪着兩眼。從頭到腳，看了她一遍，看見她拿着個紅包袱，就說道：「你打扮的這樣子，要做什麼呢？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是對你說過不准你上街去麼？因為你出去，真像個討飯的孩子。」赫德驚慌道：「我不是要逃跑，我要想回家。」梅大姐生氣道：「你說的什麼？要回家！你這樣跑了，你可是小心呀！你所說的這話，不要叫曼先生知道。你告訴我，我們待你有什麼不好？我們待的你是不是過於你所希望的麼？你還缺少什麼呢？你在家有沒有這樣好房子住，有沒有吃這些好東西，有沒有僕人侍奉你呢？」

赫德道：「不錯！」梅大姐又道：「你要什麼我們不給你呢？你是一點什麼也不缺少。我看你這孩子，真是個忘恩負義的。給你的福氣太多了。你就有了工夫，思想些別的事呢。」

此時赫德又說道：「我實在是想家了。若是我多日不家去看看，那小羊就哭，老大媽也等候我了，彼得也要因為我不再給他奶餅吃，他就打那個羊了。再是我在這裏，永不看

見太陽將落下要和各樣東西辭別時的光景了。若是那大鷹飛過凡克夫城的時候，他看見城中住的人很多，他一定叫喚着，勸人都搬到山上，享那清淨快樂的美福。」梅大姐聽到這樣就喊着道：「噯呀！可了不得了！這孩子是瘋癲了！」於是轉身就跑，不料正和西巴撞了個滿懷梅大姐對西巴道：「你快去領回那孩子吧！」此時赫德站着不動，大瞪着兩個黑眼，全身發抖。西巴用說笑話的樣子，對她說道：「你又有事了麼？」西巴看着她不動。就用手扶她的肩膀道：「你不要難受，頂要緊的，不要失了盼望。她——梅大姐——幾下撞破了我的頭。你也不要難爲我，因爲她吩咐我來領你，所以我們現在回去吧！」

赫德沒奈何，就回去了，上了她她的形狀，不同平常的樣子了。她心中極其難受。西巴見她這樣，也爲她很難受。他對赫德說道：「你心放的寬寬的，不能因爲梅大姐的緣故，就失了盼望。在我們這裏有一個小姑娘，從她來了以後，沒見她哭一回。我看若是和她同樣大的年紀的孩子，一天還不知道他要哭幾次呢？」西巴這話，就是指着赫德說的。他這樣說法，爲的是要安慰赫德的心。他又說道：「那些小貓在上邊鎮天價跑來跑去

，十分好玩。若是梅大姐不在家的時候，我就同你上去看看，你看好不好呢？」赫德聽了他這番安慰的話語，就住着頭暗暗的領受了。但是仍舊不甚快樂，慢慢的走向自己的臥房而去。西巴見她這種不高興的樣兒，越發爲她擔憂。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梅大姐一句話不說，只是怒目看着赫德。再看她有什麼不守規矩的地方。赫德這時也不說話，飯也不吃，只將自己的麵包，留出一個，放在衣袋裏。

第二天教員來了以後，梅大姐暗暗對他說道：「赫德的樣子，現在忽然大大的改變了，昨天曾說了些奇怪的話語。」教員道：「我看她不是個普通孩子，不用爲她望心，也不用害怕，看她後來定然能有出息做一個好孩子。現在他的字母還沒學會呢。」梅大姐聽了這話，略爲放了心。忽然她又想起昨天遇見赫德的時候，見她身上穿着些破衣裳，十分不好看。恐怕曼先生來家看見，不願意。於是想了一個法子，將克拉的衣裳。給她換上一些。就去同克拉商議，果然得了同意。以後她就到赫德臥室去，看看赫德的衣包內，什麼可以留着，什麼可以丟掉，不多時忽然她氣忿忿的下了樓梯，見了克拉就說道：「我去找她的衣服時，從她衣包裏，找出這種東西來呢。你快看看！那櫃是盛衣服的，

不料裏面還盛着些白麵包呢，克拉！你信不信？」梅大姐就吩咐提哀快去將那些麵包，和那舊草帽拿下來丟了。提哀去拿時赫德哭着說道：「不行！……不行！……不行！這一個草帽，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去，至於那些白麵包，是留着給老大媽的，你也不能拿去。」梅大姐聽見這事，就上去拉赫德的手，不放鬆的拉她下樓。赫德此時無計可施，於是撲在克拉椅子上，嗚！……嗚！……的哭個不息。看她爲這些東西，是十分難過着急。她哭着道：「我自己省下來的麵包，是爲老大媽預備的，現在都拿了去，使她一個也得不着了。」說着越發哭的利害。梅大姐不管她怎樣哭，心一點沒有動，起身就到別的屋裏去了。克拉見赫德這樣，十分爲她憂愁。又恐怕她哭出病來，因此就好好勸她不要哭。說道：「若是你哭的太利害，恐怕於你身體有傷。我能再給你一些白而又新的麵包，你可以拿去給老大媽吃。以前的那些太陳太硬了，所以請你不要哭了。」

赫德長吁短嘆的正哭着，聽見克拉這些話，就得了安慰。接着問道：「你能給我好像以前的那麼一些麼？」克拉答道：「不只那麼多，而且都是很新鮮的。」

赫德因爲痛哭了一場，所以到吃飯的時候，她的眼睛，仍然很紅。她看見飯桌上的麵包

不覺又想起以前那些麵包來，心中立時難受得很。但她也常安慰自己。西巴每逢見她不快樂，就指着自己的頭，朝她示意。到了睡的時候，赫德進了自己的臥房，看見她那舊草帽還在屋裏。於是歡歡喜喜的快拾起來，又藏在櫥的深處，使別人找不到。原來梅大姐叫提哀上樓去拿東西的時候，西巴知道赫德哭，就是這個緣故。於是起了憐恤的心，就對提哀道：「讓我去拿吧！」他就在這時，暗暗的幫助了赫德，將這帽子，仍然給她留下，因為他知道赫德很寶貴這頂舊草帽。

第九章 曼先生耳聞新事

過了幾天，因為曼先生已回家，家中上下的人，都跑來跑去的很忙。西巴提哀都忙着搬車子上的箱子和盒子。大概曼先生每逢回家，就買些好東西來。他下了車以後，自己不管那些東西一直走到他女兒屋裏，正看見赫德和克拉並坐着。曼先生先同克拉說了幾句話這時赫德就要出去，曼先生伸手道：「這就是我們的瑞士小姑娘麼？你過來我要同你說幾句話。你和克拉討氣不討氣」赫德答道：「不。克拉待我很好。」克拉說道：「她沒

有和我反臉過一次。」曼先生道：「你們這樣子頂好，我聽見很喜歡。克拉。我現在先要去吃飯，因為我這一天的工夫，沒吃着一頓安穩飯。等一回，我就拿些好東西給你們。」

曼先生到了飯堂，梅大姐正忙着指揮僕人，預備飯食。她看見曼先生進來坐下了，她也就對面坐下，臉上顯出難過的樣子。她的神氣如同有些要說而沒說的心事似的。曼先生看她這種樣子，就問道：「你心中有什麼話要說麼？你臉上顯出這個樣子，使我看着不舒服。你有事就快些說吧！」於是梅大姐鄭重的細聲說道：「曼先生！我心中的事，乃是關乎克拉的。我們被人哄了。」曼先生慢慢的說道：「好！別人怎麼欺哄了我們呢？」她回答道：「我們爲克拉找了一個小姑娘做伴。我知道你是願意找個很合式的；以後我聽見別人說，有一個瑞士小姑娘，身體健壯，脾氣很好。只因為我也是願意找個合式的，所以我當時就允許領來。」曼先生道：「你想若是一個很完全的特別孩子，她和克拉能不能投機呢？」梅大姐道：「請曼先生不要當作兒戲話說，這不是件小事，別人欺哄我們太甚。」曼先生又道他們怎麼欺哄你呢？我看這孩子就很合式。她沒有不好的地方。

「梅大姐道：『若是你知道她一件事，就可以明白了。她會領進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子，還有一個小東西，到書房裏去哄鬧。我想這事教員也能告訴你。』曼先生道：『什麼小東西？你有沒有看明白他們是什麼意思？』梅大姐道：『我真沒看明白是什麼意思。這孩子自從來我們家裏，她的腦子就壞了。那些事真說不完，人人都能看得很明白。』起先她所說的曼先生並不關心，但說這孩子的腦子壞了，恐怕於克拉有妨害，於是細細的想了一回，暗想道：『莫非是梅大姐自己的腦子不好吧！』正說話之間，那教員開門進來了。曼先生道：『好！你先生來了，或者能說明白那孩子的事。請坐吧！喝一杯咖啡，以後快將赫德的事，告訴我。她是怎麼不好？她弄些什麼東西呢？她的腦子到底怎樣？』這教員開口說道：『聽見曼先生回來了，我現在特爲先來拜望拜望……』那教員嚙嚙的說了些客氣套話。原來曼先生的意思，是想快些聽他說說赫德的事，他竟先說了一大篇套話。曼先生忍耐不住，就說道：『請先生不必多說套話了。你快說她帶那東西到書房裏，合式不合式。使克拉見了，有沒有益處，她的脾氣，到底怎樣？』這教員說道：『我並不是爲那孩子辯護的，那孩子初來到凡克夫，雖然有些禮貌不周，但她有很多的好脾

氣……。」「沒等說完，曼先生道：「你不必說吧！我快去問問我的女兒。她一定能爲我說明白。」於是曼先生起身就到克拉那裏，正看見赫德也在那裏，又對赫德說道：「好不好？你去……。你去給我……。拿……。拿……。一杯子新鮮涼水來。」赫德道：「涼水麼？」曼先生道：「剛從井裏取上來的最好。」赫德拿着杯子，就快走了。曼先生對克拉道：「我最愛的孩子，請你清清楚楚的，回答我幾個問話。你那個做伴的，曾經拿什麼東西到這屋裏？梅大姐爲什麼說她的腦子不好呢？」克拉就將那天猴子和小猫的事，和梅大姐見了那些東西的樣子，並且赫德在大門對梅大姐所說的一番話，都一一的說了。曼先生聽見這些話，就哈哈大笑。並說道：「你願意使她離開這裏麼？」克拉答道：「求你千萬不要叫她走開。她沒來以前，我鎮天價覺得沒趣味，現在呢，我一點不覺得寂寞了，而且我覺得一天一天的過的太快。每天她能弄出一件很熱鬧的事來。她也常談談她在家的事情，我聽了十分快樂。」曼先生道：「好你看你的伙伴取水回來了！」就問赫德道：「你取水回來了麼？」赫德答道：「我取了些很新鮮的涼水。」克拉又問道：「這水是你自己取來的麼？」赫德答道：「是的！我從那很遠的一個水龍管子取來的。在那裏有許多人

取水，他們都在第一個和第二個水龍管子，因此我就到第三個管子取水。正當那時，有一個老年人。幫助我，並且叫我代問曼先生好。」曼先生聽她說了這些話。就笑道：「你這一回出了很遠的門了。你認得那個老人麼？」赫德答道：「起先我正在那裏取水，那老人從旁邊經過，他看見我有個杯子，就借了去用一用，並且問我是給誰取的水，我回答他是給曼先生取的。他又說道：「盼望曼先生喝了這水快樂。並且代問曼先生好。」曼先生道：「你看那老人到底是誰呢？你看他是什麼樣子？」赫德道：「那個老人說話的時候，臉上就帶着笑容，十分和氣。他胸前有一條鍍金的表鏈子，鏈子一頭，還有一個金牌子。他手中拿着一根手杖，手杖的上頭，好像個馬頭似的。」克拉和她父親一齊說道：「定是我們的老朋友……醫生……」曼先生自思道：「若是醫生知道我，吩咐小姑娘去取水，他一定要笑我，而且希奇。」晚上曼先生和梅大姐算賬的時候，對她說道：「我不打算叫那小孩子走。因為我看她並沒有什麼不合式的地方。克拉也捨不得她去。」曼先生又鄭重的說道：「你不要因為這孩子行動上有些奇怪，就不喜歡她，我看她的行動言語上，和別的孩子不同。她是很誠實，沒有詭詐性質的孩子。若你以為她在

這裏，就多給你加上麻煩，請你放心。我母親快要來了，她是很明白很體恤小孩子的。梅大姐不痛快的說道：「是的！我也很知道。」

曼先生在家住了不滿半個月，又要打算回巴力城。克拉雖然捨不得她父親走。但是一想到祖母就快要來了，因此也就安慰了一些。那曼老太太來了一封信說道：「明天就能來到。」信內並說明坐第幾班車來，吩咐家人按時到站迎接。克拉在這天晚上，常常說。祖母如何如何。赫德也隨着她稱道祖母。梅大姐聽見十分討厭，當時沒說什麼。及至赫德到自己臥房去睡的時候，梅大姐在門外對她說道：「老太太明天來了，你萬不要稱呼她祖母。你要叫她曼老太太，你明白麼？記住了麼？」赫德見她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有點不好看，所以也沒說什麼，只是記着了。

第十章 又有一個祖母

第二天晚上，全家上下人等，都忙着做這樣做那樣，爲的是等候老太太回來。這樣看來，老太太是人人所敬重的。提哀戴着雪白的帽子。西巴就忙着搬椅子，都放在那合式的

地方，等老太太來了，隨便在那裏都可以坐坐。梅大姐跑來跑去的，察看他們預備的怎樣了。她那種樣子，是表明雖然老太太來了，自己仍然是有權柄。忽然聽見門外有車馬的聲音。西巴提哀都一齊往外跑。梅大姐也跟在後面，將出去的時候，對赫德道：「你快到你自己的臥房裏去吧！等着有人來叫你的時候，你就可以出來。不然你就不要出來。赫德聽了吩咐，在自己屋裏，反覆誦念梅大姐所教的，稱呼老太太的法子，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只怕忘了。不多時。提哀來叫她下去了。

赫德一面往下走着，一面仍然想着那種稱呼。因為這個稱呼，她從來沒有聽見過，所以她以為莫非是梅大姐說錯了吧！但又不敢再去問她。開了書房的門，還沒有走進去，就聽見有個和氣的聲音道：「啊！小孩子來了！進來吧。我想看看你。」赫德進來了，就想起梅大姐教她的稱呼。於是上前說道：「老太太你好啊！」老太太笑了。就說：「你以前在山上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稱呼麼？」赫德答道：「不！我從沒有聽見過一次呢。」老太太笑了，摸着赫德的頭，說道：「不用那樣稱呼了。我和小孩子們在一塊兒，小孩子就該稱呼我祖母。向後你不要忘記了。」赫德道：「我忘不了的，因為我在家的時候

常聽見彼得叫他祖母。」老太太道：「好！我明白了。」老太太的眼睛，這時常注視在赫德身上。赫德只是低頭不語。老太太細細的看了一番，心中暗喜道：「這孩子不像個不好的孩子。」赫德這時也常望着老太太。知道老太太很喜歡她，所以她也就很愛老太太。赫德看見老太太頭髮潔白放光，戴着一個花邊帽子兩旁邊還垂着兩根帶子。赫德看見，就十分願意看她的樣子。老太太問赫德道：「你叫什麼名子？」她回答道：「我早前是叫赫德。但是現在人都叫我愛德立。所以我必須小心……」沒等說完，她的意思就不敢再說了。這是因為梅大姐平常叫她的時候，她常常忘了是叫的她，所以常不答應。現在正說着，看見梅大姐進來了，因此就不敢再說了。梅大姐接着赫德所說的說道：「老太太！我看你是和我一樣的心思，對於用人們，必須給他起個容易稱呼的名字才是。」老太太道：「早前她是名叫赫德，我看這個名子，就十分合適。」

第二天午飯以後，克拉躺在椅子上，她祖母在這裏坐了不多時，就起身到了飯堂。沒有別人在那裏，就自言自語的說道：「大約赫德也是睡去了吧！」她又起身到梅大姐房間叩門。梅大姐給她開了門，老太太道：「那個小孩子在那裏？她現在做什麼？」梅大姐

道：「她現在是在自己臥房裏，或者她在那裏作營生。但她自己在一處的時候，多是想些不好的事，我在別人面前很不願意說出她的事來。」曼老太太道：「我也是那個樣子。你可以叫她來見我，因為我有一些很好的書，要給她。」梅大姐長嘆了一聲道：「噯！……那書就是給了她，沒有一點用處。自從她來了這些日子，她還沒學會字母呢。沒有法子能使她學會。對於這事，她的教員或者能對你說明白。若是教員沒有極大的忍耐心，早也就不肯教她了。」曼老太太道：「這事真奇怪！我看她並不是不聰明的孩子。你可以叫她來，我要給她的那本書內，有些圖畫，我想她一定能看。」梅大姐還想再說幾句，但老太太不願再聽，就上自己屋裏去了。她就細心想赫德是為什麼不能讀書呢？默想了一回，自己就定規先要試試看，到底她是為什麼不能呢？

赫德來到老太太屋裏，老太太就給她一本書，她接過來看見書裏的圖畫，心中十分高興。翻來覆去的看着，忽然看到一張畫圖，不覺得大哭起來。老太太不知何故，上前去看那張畫圖，上面畫着的，是些山谷，山上長着好看的青草，野花，樹木，另外看見一個放羊的，領着些羊，手中還拿着一根杆子。又有那將落的太陽，照在各樣東西上，都

顯出金子的光輝。老太太看完了，就拉着赫德的手道：「親愛的孩子，不要哭了，莫不是畫圖感動了你心麼？這畫圖是個很好的故事，以後我能告訴你。並且這書裏的一切畫圖我都能告訴你。現在你不要再哭。我同你說說話。你過來！站在我面前。我們在這裏，是不是很快樂的？」赫德因爲哭了多時，暫時禁止不住。老太太等她不再哭了，稍微快樂些的時候，就說道：「在我要問你幾句話，請你好好回答我。你的功課學的怎樣？你學了多少了？」赫德嘆道：「不！我知道我是不能讀書的。」老太太道：「你覺得什麼東西不能學呢？」赫德道：「因爲讀書太難」。老太太道：「你怎麼這樣說呢？誰對你說不能？」答道：「彼得因爲他試了好幾次，仍是不會。」老太太道：「我看彼得是個怪孩子。我們不要聽他說，我們可以自己試試。大約你以前讀書的時候沒留心，所以覺得太難。」赫德道：「試試也沒有用處。」老太太又道：「請你聽我的話。起先你所以學不會，是因爲聽了彼得的話，現在你要深信我的話。別的孩子能讀書，你也能讀書。沒有像彼得那樣無用的孩子。我看你很能讀書。現在你可以看着這張畫圖上面有個放羊的，領着一些羊。這本書現在給你了，你自己學着念，以後慢慢就能念了。」赫德聽了這話，十

分高興的說道：「可惜我現在還不會念。」老太太道：「我看你再有不多的日子，就能念了。現在你帶着這本書，我們一同到克拉那裏去罷！」

赫德自從那一天，拿着包袱要回家，不幸正遇見梅大姐說了她一些不好。因此她就大大的失了盼望。現在她才明白了，得提所說的話——什麼時候要回家，就可以回家。——這話是假的。她覺得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得回家呢。又或者永不得回家去了吧！她思想起來，非常難受着急。再者她又怕梅大姐將那天的話，對曼先生，老太太，或克拉說了，他們就都以爲她是個忘恩負義的孩子。她雖然十分想家，只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敢對人說出來。老太太雖是待她很好，她也恐怕若是說了，老太太也要同梅大姐那樣生氣呢。她這想家的事，一點也不敢想，若是心想要起來，心中十二分的難過。飯也吃不下去，臉也漸漸的瘦了黃了。晚上也睡不安寧。有時倒下幾點鐘的工夫還睡不着。若是看看屋裏沒有別人，她就只去想那些山啊！水啊！花草樹木啊！……那些風景是多麼好看。直至睡着了，在夢裏也是夢着那些風景。清早醒了，想快起身出去看看。但是一看見了那屋內的大窗子，這才想起是在凡克夫作客，離自己的家還很遠呢。於是常用枕頭，包着自

己的頭，大哭一場。但又恐怕令人聽見就不喜歡。

老太太看出赫德這幾天不很高興，她以為等幾天，或者就好了。以後她每逢看見赫德下樓的時候，眼皮通紅，像是哭過的樣子。有一天老太太領她到了一間屋裏。問她道：「赫德！你心中有什麼憂愁的事呢？你有什麼難處呢？你快告訴我。」赫德以為若是告訴了她，她就以為我是個忘恩負義的孩子。於是回答道：「我不能告訴你。」老太太道：「好！你不告訴我，那麼你告訴克拉麼？」赫德憂憂愁愁的答道：「無論對誰，我也不說。」老太太看她一定不肯說，也就不再問了。於是生出憐愛她的心來。說道：「親愛的孩子！我要告訴你幾句很要緊的話。一個人若是到了最憂愁的時候，不願意對人說出來，就應該禱告天父，求他安慰你，他也一定能幫助你。赫德！你明白這些，是不是？你每天晚上，就該禱告感謝天父，並且求他使你不遇見難處。是不是？」赫德道：「不！我永不願禱告。」老太太道：「赫德！沒有人會教你禱告麼？你不明白禱告是什麼意思麼？」赫德答道：「我祖母在世的時候她常教我禱告，但是現在我都忘了。」老太太道：「就是因為你現在忘了的緣故，你因此就心中不快樂呢。因為你有了愁事，別人不

能幫助你；你想對不對？有了愁事，若是切心祈求天父幫助你，他一定肯幫助你。你想那樣是多麼好呢。」赫德這時着急的說道：「無論什麼事，都可以求他，或告訴他麼。」老太太道：「是的！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告訴他。」赫德道：「好不好我現在就離開這裏，去禱告」老太太道：「可以！」赫德就快到自己臥房去，跪在小椅子上，拱着兩隻小手，求天父使她能快回家看看祖父。並且又說了一些別的事，求天父幫助她，過了一禮拜，那位教員心中有件奇怪的事，想快來告訴曼老太太。老太太請他進了屋坐下，對他說道：「你要告訴我什麼事？我想你一定沒有抱怨的事吧！」教員道：「沒有別事，只有一件好事我要告訴你。起先我因為她失了盼望，但現在我沒想到竟有這樣的事呢。我覺得這事很是奇怪。這件事現在就是在我們眼前了……。」老太太沒等他說完意思，就接着說道：「赫德會念書了麼？」教員一聽這話更覺得希奇。還沒有說完，老太太就猜着了呢。於是答道：「是的！這事實在希奇。她不但學會了字母。而且她學會的非常快，我真夢想不到。我起先對於她失了盼望，定規不再在她身上用工夫了。所以我就將字母擺在她面前，叫她自己看。沒想到不多時，她都會了。而且更奇怪的，現在她

也會念書了。老太太！你能猜着也是奇怪。」老太太道：「這是平常事，何足奇呢。她所以學的這麼快，有兩種原因：一是因為她知道若學好了就有一種希望。二是因為教她改了方法」教員這時起身走了，老太太也回到克拉那裏。正遇見赫德念書給克拉聽。看她越念越有滋味，因為她覺得這些黑字，可以代表很多的東西。並且能講出一個故事來。才知道字真是用處不少，這天晚上，吃飯的時候，赫德看見有一本書，在她的盤子旁邊，老太太道：「這是送給你的。」她的臉立時發紅，又問道：「一定是給我的麼？若在我回家的時候，也能帶着麼？」老太太道：「是的！永遠送給你了。明天我們就開頭念這本書。」克拉在旁着急的說道：「你不可現在回家，我願意你在這裏幾年，或是永不家去，我更喜歡。以後祖母走了，我更不願意你離開我。」

這一晚上赫德到了自己臥室，還未上床，就先看那書上的畫圖。從現在起，她就最愛看書了。每天晚上她們都聚在一塊兒，老太太就叫赫德念書給眾人聽。赫德因為念着不難，所以十分高興。她念完了，老太太就解說那故事的意思。在這本書內赫德所最喜歡看的畫圖。第一個是一個放羊的，手中拿着杆子，羊都圍着他吃草，也是十分快活的。第二

個是一個孩子，離開了他父親的家，遠遠出去，給人家放豬，臉上很黃很瘦，吃些豈莢子充飢。又見這畫圖上的日光，也不發亮，什麼東西都是黑暗。第三個畫，是接着第二個的意思。看見那孩子的父親，出了大門，伸手接他的孩子。又看見這孩子好像害怕的樣子，慢慢的向他父親走去，他身上穿着些破爛衣服，很不像樣子。這些圖畫的故事，赫德頂喜歡念。念了一遍，再一遍。她更歡喜聽老太太講這故事。在這本書內其餘的故事，她也常常的念，也常看那些圖畫。以後天天是如此。想不到又到了老太太走的時候了。

第十一章 赫德的憂愁和快樂

每天午後，老太太和克拉休息幾十分鐘。在這時候梅大姐也到自己屋裏去。有一天，老太太叫了赫德來，給她了一些小娃娃，並且教着她給小娃娃作些小衣服。赫德就照樣作了一些。有時也叫她念故事，她也很高興的念。每逢她念完了，她自己覺得較前快樂些。並且她還將故事當中的人，當作自己的朋友。但是有時候，她心中也常不快樂，眼也不像以前那樣有神氣了。隔了沒有幾天，老太太起身要走以前，又叫了赫德來，對她說

道：「好不好你現在將你心中的事，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快樂？有什麼憂愁的事呢？」她低頭不答。老太太又道：「已經禱告了天父麼？」她回答道：「是的！」老太太又道：「你天天禱告他，求他幫助你，使你的憂愁事，快快過去，並且求他使你快樂麼？」她答道：「不……不……不……！我不願再禱告了。」老太太道：「赫德！你不要這樣。你爲什麼不願再禱告呢？」赫德怨聲答道：「一點沒有效驗。天父沒聽我的禱告。我知道每天晚上，在凡克夫城的人，禱告他的很多。禱告他的事太多了，他聽不了這許多的話，所以我禱告他的什麼事，他都沒聽見。」老太太道：「你怎麼知道天父沒聽見你的禱告呢？」答道：「因爲我爲一件事，禱告了幾個禮拜的工夫，每天晚上禱告，到如今他還沒給我辦呢。」老太太道：「赫德！你說錯了。你不該用你的心，去思想天父。天父是我們各人的好父親。他知道我們缺少，就給我們。他以為我們不當得的，就不給我們。是我們常禱告他，依靠他，他就給我們，過於我們所要求的。你所求的事，或者天父還以為太早，給了你，於你沒有益處。所以他現在就不應允你的祈求，但他一定都聽見你所禱告的了因爲他是個『神』，無論是誰，或是說的什麼，他都能看見，也都能聽見

的。他不是和你我一樣的。他看你所求的，現在給你，不是你的好處。或者那時，天父自己說道：『是的！赫德的愁事，是應當幫助的。但時候未到，若只聽她的禱告，就加給她，恐怕過後她自己也知道是不合適的。所以不如照我自己的意思行吧！若到了合適的時候，再加給她。那樣就於她有益了。』天父常察看我們。你依靠他，禱告他。或是有時離開他，不常禱告他，他都知道。若是你不常禱告他，到了時候，他就要顯出你的糊塗來。若是你已經遇着不順的事，再來求告他，他一定對你說道：『你爲什麼起先離開我呢？我不願意幫助你了。』赫德你不要使天父爲你擔憂。他是很願意幫助你的。好不好你再求天父，赦免你以前的過錯。並且你此後要依靠他，常禱告他。你要知道到了合適的時候，他就應允你的祈求。他很願看你歡喜快樂。』老太太說了以上的一篇話，赫德都很信服。並且她都記在心裏了。以後她說道：『我要快去求天父，赦免我以前的錯過。此後我立志不再忘了他了。』老太太道：『你那樣好極了。向後你也不要再不快樂了。天父一定爲你打算的很合適。』此時赫德就立刻跑到自己臥室去，禱告道：『求天父不要忘了我，並且也求天父使我不再忘了你。』

這一天老太太起身走的時候，兩個孩子都很難過。她就用許多法子，安慰她們。就說了一些笑話，和故事，給她二人聽。以後她就走了。自從她走以後，家中如同少了一半人口似的。兩個孩子坐在屋裏，也不作聲，如同失了什麼似的。第二天赫德拿着一本書，對克拉道：「好不好我每天下午念你給聽？」克拉道：「好呀！」於是赫德很高興的大聲念。不多時，忽然住下，又大聲哭起來了。原來這個故事中論的是一個老大媽去世的事。因赫德以為是彼得的祖母去世了，就哭的很傷心並說道：「若是她去世了，我永不能見她，也得不着白麵包了。」克拉看她極難受。就安慰她道：「不是你那老大媽去世了，這是另外一個呀！」但是赫德同時就想起她那個老大媽來，所以心中安慰不下。仍是哭道：「若我不快回家，恐怕我祖父，和老大媽都去了世，我永不得見他們了。我回家以後，也就沒有一個親近人了。」她這樣心想着哭着，多時沒住下。正是梅大姐進來，克拉對她說了赫德哭的緣故。梅大姐沒有一點體恤孩子的心。她對赫德道：「愛德立你並沒有哭的緣故。若你不再在念書的時候哭，我就將那書拾起來，永不給你了。」赫德聽見這話，就害怕了。快將眼淚擦乾吞聲忍氣的不哭。因為這本書，是她頂寶貝的。

梅大姐這一哄嚇，向後她再念書的時候就勉強不哭。但她臉上的皮，都皺起來。克拉見她那樣，就問道：「你爲什麼皺着臉皮呢？」梅大姐以後沒聽見她哭，也沒看見她皺着臉皮，就以爲她好了。！嚙呀！！沒有一人能知道她心中的憂愁，是多麼大。她吃不下飯去，臉上黃瘦的不成樣子。惟有西巴見她這樣，心中很爲她難受。每逢見她不吃飯，就特別送點好的給她吃，但她仍是不吃。西巴小聲對她道：「很好吃，你少吃一點。」雖然西巴這樣勸，但她總是不吃。即便勉強吃二口，也是不容易咽下去。她在睡下的時候，她老家的一些光景，就如同是張畫圖似的，照在她的眼前。她常將臉藏在枕頭底下偷着哭。

又過了幾個禮拜，赫德這時也不知這是在冬天呢？還是春天呢？因爲房子周圍，終年沒有變動。有時雖然同克拉坐着車出去，但不多時，克立覺乏力，必須回來。所以只能在街上玩玩，看見些房子和人。對於山景，離她們還很遠呢。赫德每逢想起早前在家的事情，一時間不能放下心去。念書時常常觸動了她的心，這就哭個不止。這樣一秋，一冬慢慢過去。有時她早看見牆上照的日光，她暗想道：「這時彼得又領着羊上山去了。他能

在山上看見那些好看的風景，是多麼快樂呢！她思想了一回，就走到屋角上坐下，用兩隻小手，捧着眼。意思是想不使自己的眼，看見那日光，免得引起想家的念頭來。這樣坐着，直等到克拉派人來叫她下去，這才放下手。

第十一章 家中的鬼怪

過了幾天。梅大姐失掉了魂似的，跑來跑去。也不做工了。一到了晚上，她從這屋要到那屋去的時候，就覺得有個東西，尾隨身後，拉她的衣服。有幾間屋她簡直不敢進去。若是上樓下樓，到沒人住的房間去，必須叫西巴和她作伴。最可怪的，西巴也是不敢自己到一間遠的屋去，拿東西。每逢去，必須叫約翰和他作伴。約翰很願同他去，是因為他有時也用西巴和他作伴。那樓下廚房的廚子，搖着頭，自言自語的道：「真倒霉！我來作了沒有多少日子工，正遇着家中有這些怪事呢。」

全家的用人們，沒有一個不害怕的。他們都這樣害怕的緣故，就是因為現在家中有了鬼怪。每天早上去開大門的時候，門都是已經開了。即便晚上關的很好，但是一到早上，

就開着。他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若說是有人來鬧玩笑呢，怎麼也沒看見呢？而且天天如此。清早看看別人的門，沒有一個開的，這家的門已經開了。若是察看家中的東西，一件也沒有少。以後他們將門關了，再鎖了。第二天又是開着。家中的用人，都害怕了，天天早起身看時，還是已經開着。任憑他們去的多麼早，都是如此。於是梅大姐吩咐西巴和約翰二人把守大門。他二人雖然害怕，也是不敢推辭。就在大門旁的一間耳屋裏把守着。梅大姐給了他們曼先生看門用的傢伙。又給了他們一瓶酒爲要使他們喝了壯胆。到了黑天，他們二人開了瓶子，坐下喝着。雖然胆量沒加，話語可是多了。不多時因爲喝的太多就打盹睡着了。半夜裏西巴聽見鐘樓上的鐘響了，就勉強起身，想叫醒那一個同伴。但沒法子能叫醒他。西巴此時已經清醒了，就細聽外面有沒有動靜。聽了一回，家裏街上，一點沒有聲音。但他自己嚇的睡不着。要叫醒約翰，又不敢出聲。就用手揪他，約翰被他這一揪，就醒了。自己想道：「爲什麼不在床上睡，在椅子上睡呢？」他好像很大膽的樣子，對西巴道：「不用害怕，你跟着我出去看看。」他們二人就開了耳屋門，到了過道中，正遇着一陣風吹來，就將約翰手中的燭吹滅了。他忽然轉身就跑。

，因為西巴緊跟他身後，所以幾乎將西巴撞倒了。他就抓着西巴快上了耳屋，關上門，又點起燭來。西巴並不知這是些什麼事。沒看見門開了也沒覺得有風，他見約翰這個樣子，就十分詫異。現在屋裏已經點起燭很光明了，西巴就問道：「你是什麼事。」約翰此時全身發抖，臉皮白色，一聲也不響。西巴又問道：「到底是見了什麼？」約翰喘着粗氣說道：「我看大門半開着，有個小白東西，站在門縫當中，忽然又不見了。」西巴聽了，嚇的全身血都涼了。二人對坐着，一點不敢動。直等到天大明了，街上有人的時候，他二人就一齊出了屋，鎖上門，上裏邊去想把一夜的事，告訴梅大姐。這一夜梅大姐也是沒睡，只等他二人來報，看是遇見什麼。及至他二人說了，她就立時取過紙筆來要寫信告訴曼先生。因為曼先生在外，不知道家中出了鬼怪，她寫的信上說道：「曼先生；我寫這信的時候，手指也僵了，幾乎拿不住筆。請先生快來看看，因為家中出了不安的事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的。家中大門每晚關鎖的很好，但是天天早上都是開着。家中用人們極其害怕，都不敢出屋，誰也不明白是什麼事。她詳細的都告訴了曼先生。曼先生回信道：「買賣很忙，實在不能來家。我很奇怪這事。盼望快快過去，你們就平

安了。若是這事實在同你所說的那樣利害，你就可以寫信給老太太，請她來家。我想她定有法子辦妥當這事呢。」梅大姐看了這信，心中不快。知道曼先生沒當作要緊事的。於是她又寫信給老太太。得了回信也是沒當作要事。並且還有小看梅大姐無用的意思。信內有幾句道：「我不信你說的這事。所以我不能來。因為現在也不是出門的時候。我們家裏以前從沒有這等事。若是真的有鬼，我想也是個活的呢。你若不能辦，就可找街上的巡警幫助你。」梅大姐看了這信以後，更不快活。自己拿定了主意，想法子辦。她到如今，還沒使兩個孩子知道。恐怕她們害怕，必須人去和她們作伴。她又一想，對小孩子說了吧！於是走到克拉那裏，小聲將這事告訴了她。克拉大聲道：「我一刻也不能獨自一個人在一處。沒有人和我作伴，是不行的。我必須快叫父親來家。梅大姐！你必須在我這裏睡。我想赫德也是怕鬼，不敢自己睡吧！我們一夜不可熄燈。我們三個人，都在這屋裏睡。可以叫提哀睡在這門外。叫西巴和約翰睡在過道裏。若一聽見什麼鬼來了，就可大聲喊叫，使鬼害怕。」她越說越害怕。梅大姐也沒法安慰她。只說「你快寫信叫你父親來家吧！」到了晚上，她就將床抬進克拉的房子，挨着睡。仍然叫赫德

自己睡。若是實真害怕，就叫提哀去作伴。但赫德怕提哀比鬼還利害，所以不願叫提哀去。而且赫德從不曾聽見過鬼，所以不很害怕，願意自己在一處睡。

梅大姐因為克拉的要求，就又寫信給曼先生。信上說道：「對於我家有鬼的事，克拉非常害怕。若是常久如此，恐怕於她的身體有碍。或者病的更重了。腦子也要受傷了呢。

「曼先生接到這信以後，果然第三天就回來了。到了大門，拉鈴的聲音很急，家中人聽了都嚇得不得了。以為這鬼在白天，就要來弄人呢。西巴偷着從窗內向外看看，沒等看明白，鈴又拉的很急。西巴暗想道：「若是個鬼，不能這種拉鈴法。莫非是曼先生吧！」於是快下樓梯，想去開門。沒小心骨落落在下面。快爬了起來，去開門果然是曼先生來了。曼先生走進大門，沒說什麼，就一直到了克拉房裏去。克拉見父親來了。非常歡喜。曼先生見她病沒加重，也就放了心。克拉自己也說病沒有加重，只是想父親了。梅大姐過來。曼先生開口問道：「現在鬼的事怎樣了？」他問這話的時候，臉上好像戲玩的樣子。梅大姐道：「我看這不是件輕易的事。管保你明天早上，看見了以後，也就不再說着玩了。我以為這家中，早前的人，一定有作下冤枉事的。現在那冤鬼來作弄人呢。」

「曼先生道：這房子早前住的先輩們，沒有作下不好的事。他們都是些好人。你現在快叫西巴到飯堂，我要去同他說話。」曼先生知道西巴素常恨梅大姐。這事或者是他弄了嚇梅大姐的。西巴到了飯堂。曼先生問道：「你要實在的告訴我，這事是不是你弄的。」

「西巴恭敬的說道：『請你不要疑惑我，實在不是我弄的。我也是因為這事心中不安呢。』曼先生看出不是他作的，就說道：『若不是你，那樣明天你和約翰可以看看那鬼的形狀吧！你這個男子，還怕鬼，真是可羞的。你可以去請我的老朋友醫生，要請他今晚九點鐘來我家。你和他說明白，我今天坐快車回來的，特為請他來看看。你去的時候，見了他，代我問他好。好了去吧！他若來了，我願留他在此住一夜。因為這事很難醫治的。你明白麼？』西巴答應道：『明白！我都記住了。』曼先生又到了克拉那裏，勸她不用怕，不多時就辦妥當了。晚上九點鐘醫生果然來了。梅大姐這時已經和孩子們都睡了。醫生進了屋裏以後，看他的頭髮很白。但他那一雙光亮的眼睛，和嫩白的臉皮，真好像個少年似的。相貌十分和氣。他一來到屋裏，臉上就帶着罪心的樣兒。但他看見曼先生就笑了。拍着他的肩膀道：『看你這個樣子，並沒有病，還用我來守夜麼？』曼先生道：

「朋友！等回我再告訴你。我請了你來，要治的東西，比我利害的多呢。」醫生道：「家中有人病的很重麼？怎麼要拿住他呢？奇怪！」曼先生道：「醫生！在我家裏現在每天晚上有個鬼怪，來騷擾用人們。」醫生笑了。曼先生又道：「你不要笑。幸而你的笑沒有梅大姐看見，若是她見了，一定生氣。她很迷信這家裏，早前作了冤枉的事。現在她這樣害怕，是受的報應。」醫生道：「她怎麼知道是個鬼呢？」

曼先生對醫生說道：「她怎麼知說是個鬼呢？」曼先生對醫生說道：「家中的大門，天天早上開着，用人們都能爲此作見證。我預備了兩枝手鎗，我們看若是別家人來開玩笑呢。鎗就向天空放一下子，只嚇他們一下，不要傷着他們。若是我們看見是個賊，爲要用這種法子來偷東西呢。我們就直接打死他。」他二人商議明白，就一同到了西巴約翰以前所在的耳屋。另外預備了些食物，免得夜裏害餓。並且也預備了兩枝大燭，每人手中一枝手鎗。

他二人將這耳屋的門閉好，免得燭光照出去。二人就坐下吃着談談，不多時，十點鐘到了。醫生笑道：「大約那鬼已經知道我們在這裏了？所以不敢來。」曼先生道：「時候

還沒有到呢。平常都是一點鐘左右就來。再等一會兒吧？」他二人又談了多時話。醫生忽然伸手道：「朋友！你沒聽見有東西麼？二人都細細聽着。不多時，就聽見慢慢拉門環子的聲音，不多時又有用鑰匙插在鎖孔的聲音，即時門就開了。這時曼先生將手中的鑰舉來，好像是很慌的樣子。醫生笑道：「你不是說你不會害怕麼？」曼先生道：「應當防備着。」他拿了一枝大燭，帶着手鎗，醫生隨後也拿了這兩樣東西，輕輕的開了耳屋門，往過道去了。只見很明的月光，照在大門以內，這月光中，看見了有個小白東西。醫生大聲喊道：「誰在這裏！」這聲音極其宏大，滿了過道。這時二人各舉手鎗，看見那小白東西，轉身微聲說了幾句話，也聽不見是說的什麼？他二人向前一看，乃是赫德呢！見她赤着腳，身穿一件白睡衣，直瞪着兩眼，向二人看，如同很害怕的樣子，揮身發抖呆立着不動。他二人這時都彼此相看，驚異的不得了。醫生首先道：「這不就是那天給你取水的孩子麼？」曼先生上前問赫德道：「孩子！你告訴我，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要做什麼？爲什麼來這裏呢？」赫德臉上發白色，驚慌答道：「我不知道。醫生道：「曼先生！你先去睡下吧！這是我的事。我送她到屋裏去吧！」說着就抱她上樓去了

。到了臥室，將她放在床上，蓋好了被子，他自己坐在床邊，對赫德說道：「孩子！不要害怕，沒有什麼事。」這樣安慰的赫德不哭也不害怕了。就拉着赫德的手道：「好！你現在覺得平安了麼？你告訴我，你這是什麼意思？要到那裏去？」赫德微聲答道：「我不知道上那裏去，也不想上那裏去。但是不知不覺的就走出去了。」醫生道：「我明白，你是不是做着夢呢？你那時候是不是能看見也能聽見？」她答道：「是的！我每夜裏都是作這樣的夢。因為那時我還以為是在家裏同祖父住着，我聽見有松樹的響聲，星也很明，所以不知不覺的，就跑出去了。及至下去以後，才知道是在凡克夫呢。」赫德這時也不哭了。醫生道：「你身上那裏痛呢？頭痛麼？腰痛麼？」她答道，「都不痛，我只覺得有塊大石頭，壓在我的腦前，十分難受。」醫生道：「你吃了不消化的東西麼？」她答道：「沒有！」醫生又道：「你每逢哭，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答道：「不！梅大姐不讓我哭。」醫生又問道：「你不得哭，是不是就很發悶？你覺得快樂麼？」答道：「是！」她雖這樣說去，並不是本心呢。醫生道：「你在山上住快樂呢？還是不快樂呢？」答道：「很好看！很好看！」她這一說，不覺得又想起家來了。於是眼中流

出許多淚來。醫生見她這樣，就摸她的頭說道：「好！你大聲哭吧。若是哭出聲來於你有益處。以後你快睡下，明天就能好了。」

醫生這時又到了曼先生那裏。說道：「我現在要對你說幾句話，你應該照着辦。這孩子是常常在夢中遊行。她就是人所疑惑的那個鬼怪，那開大門的，就是她呢。她想家非常利害。她身上的肉，也沒有了。只剩了個骨架子。你須快爲她打算。若想使她再好過來，我看沒有別的法子，就是快送她到老家去。明天你就可以這樣辦吧！」曼先生聽了這話，就很聖心。站起身來，在屋地上走來走去。以後忽然說道：「你說什麼？……她想家……常在夢裏遊行！……在這裏住着還想家麼？……她這個樣子，怎麼家中的人都沒早看明白呢？」接着又說道：「她初來的時候，身體很強壯的，心中也是快樂的，現在她瘦的這個樣子，若送回她去，使她祖父看見了，一定怪我們待她不好。我也覺得對不起她的祖父。請先留她這裏，等你給她治好了，然後再送她家去，我看這樣合宜些。」

醫生道：「現在對於她的身子，還能作什麼呢？她這病藥是不能治的。若她回了家，在山上有好些好空氣，或者就能治好了。萬一她回家去，病更重了，也強過病在這裏呢。」

曼先生道：「好！你說的不錯，就送她回家吧！」他二人坐下又談了多時。醫生就立起身走，及至到了大門，看見天色已經大明了。

第十三章、伏天在山上的一夜

曼先生在此坐着，心中着急，就快上樓去敲梅大姐的門。梅大姐這時正是熟睡，忽然驚醒了，聽見曼先生叫她快起身下樓，到飯堂裏去，預備出門的行李。她仰起頭看鐘，剛至四點半，自己思想道：「有什麼要緊的事，這麼早來叫我呢？」她就忙着起來穿衣服，東找西找的，看看還是已經穿在身上了。他向來從沒有起得這樣早。真奇怪！正在這時，曼先生又去拿了鈴搖着，並且敲了這門，又敲那門，使家中的人都快起身。衆人聽見了，以爲又是那鬼怪吧！就都從床上跳起來道：「可嚇死我了！」以後衆人都出了臥室，看各人臉都帶着害怕的神色。看見曼先生在飯堂裏坐着無事，都奇怪爲什麼他沒有被鬼害了？這時曼先生吩咐道：「約翰你快去餵着馬。提哀，你快去叫醒赫德，並且也要幫她穿上衣服，預備着出門。西巴，你快去叫得提來。」衆工人都去了。此時梅大

姐裝束已好，就下了樓。身上的衣服，都是整整齊齊，但帽子忙的戴歪了。曼先生道：

「你去找個箱子，把赫德的衣服裝起來。再將克拉的衣服，也可以放上些，給她家去以後穿。要快些辦！不要誤了工夫。」梅大姐脚跟不動，只望着曼先生。她沒想到叫起她來作這些事呢？他以為是要告訴他鬼怎樣了。此時曼先生說完了話，就離開飯堂，到克拉那裏。將一夜所遇見的經過，全都對克拉說明白了。說道：「醫生看出赫德是想家了。她整夜夢遊，幸而沒遊到屋頂上去，若那樣，就太危險了。現在必須快送她家去。」克拉起先聽見家中的人，都起的很早。來來往往像是很忙，不明白的是忙什麼事。現在一聽，明白了，心中就憂愁起來思想了好幾種。使赫德不走的法子。但她父親的主意已定，斷不能更改的。曼先生看她如此憂愁，安慰她道：「再到伏天，我就帶你到瑞士去看她。現在你不要憂愁。」克拉因此也就稍平安一點，說道：「請將赫德的箱子搬來，我要給他放上些東西。」

提得現在已到大門口，暫且不向裏面走，暗想爲什麼事這麼早來叫我呢。以後她進去，見了曼先生。聽說赫德如何如何，並且請她送她回去。這一些事，起先得提完全沒有想

到。於是她就不高興的答道：「我不去！」又道：「今天明天都沒有工夫，以後也不一定有工夫送他。」得提這時因為又想起上山時，老人對她末後說的那句話。——我永願再見你了。若是再送她去，一定得不着好臉嘴看。所以她不敢應承去。曼先生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說道：「好！不用你去。你快走吧。」又叫了西巴來吩咐他：「你快去預備，送他吧！你們第二天能到巴勒城，第二天就能到她家。我寫上一封信，你帶去給他祖父，說明一切。你將她送到，就快回來。有一件事，你要留心聽着。在巴勒城，我有一個熟識的飯店。你拿我的名片，去見他們，能特別招待你們個好地方。住下以後，你要好好照顧這孩子。晚間必須將窗子關着。他睡下以後，你可以從外面把他的門鎖好，免得他到一個陌生地方，夜間也起來開門。你明白不明白？」西巴此時伸首道：「嗷！咱家夜裏那個鬼怪，就是她呢。」曼先生道：「一點不錯，我看你這沒有膽量的人可笑。約翰和你一樣。家裏的用人，都是些呆子。」

這時曼先生坐下，就拿筆寫信。西巴呆立着自言自語道：「那一夜看見小白東西的時候，若不是糊塗約翰拉我屋裏，我一定不能那樣呢。」西巴說：「這話，乃是在白天說。」

若在夜晚，恐怕他還是害怕呢。此時赫德穿上新衣服，站在自己臥房裏，不明白是要她做什麼。提哀和赫德素常說不來，所以提哀去給她穿衣服的時候，一點也沒有告訴她。曼先生寫完了信，回到飯堂，看見飯已預備好了，就問道：「赫德還沒有來麼？」正說着，赫德就進來了，請了曼先生早安。曼先生道：「小孩子！你覺得這事怎麼樣？」赫德一聽，摸不着頭尾，也不知道他這問，指着什麼說的，就不作聲。曼先生笑道：「我看你大約不知道什麼事呢。今天要送你回家，快要起身了。」她一聽；臉立時發白，小聲道：「家去！」幾分鐘內就沒回上氣來，曼先生道：「你願意我對你說明白麼？」他答道：「是！是！是！」這時她的臉漸漸好看了。曼先生道：「你快坐下吃飯，我願你這頓飯多吃些，以後就坐着火車回去。但是赫德現在一點也吃不下去。曼先生勸她一回，她拿起來試試看，又放下了。她一心去想那家去的事，是真的呢？還是做夢呢。若是做夢，怕又要穿着睡衣站在大門口了。」

梅大姐進來。曼先生道：「你可以叫西巴預備點飯。帶着路上用。因為這孩子現在吃不下去。」又對赫德道：「你現在可以先到克拉屋裏，等着叫你。」赫德盼望的就是快

走，所以她快上樓，到克拉處見地上有一大箱子，開着。克拉道：「來吧！你看我裝上的這些東西，你喜歡麼？」就一件一件提出來給她看，裙子，圍巾，手巾，還有些做手工用的針，綿布，和別的器具。又拿出一個筐子，說道：「你看！」赫德！向筐子裏一看，歡喜的跳起來，因為看見裏面盛着十二個大而且白，又很圓的白麵包，這就是給老大媽的。她們兩個，只忙着這些事，把離別的難受忘了。忽然聽見大聲道：「車來了！走吧！」

赫德聽見這話，就快跑到自己臥房去，拿她那本寶貝的書。她早知道別人一定沒給他裝起來。因為她放在枕頭底下，人不能見。她又到衣櫥裏看看，要找他那寶貴的舊圍巾。幸虧那天梅大姐沒有找着這件東西，所以不會拿去丟了，現在赫德就用他又包了一件寶貝的東西，放在筐子裏。他帶上好帽子，提着筐出了門，到克拉處少停，沒多工夫，因為車已等着了。梅大姐在樓外等着，和赫德辭別。忽然看見在她筐子內，有個黑包袱。立時就拿出來，丟在地下。說道：「愛德！你不能帶着不好看的東西出去。這個一點沒有用處。」以後就和赫德辭別。現在赫德也不敢去拾那個包袱。只看着曼先生的臉，好像

自己失掉一件頂寶貝的東西，想求曼先生爲他說句話。曼先生道：「不行！不行！這孩子他無論喜歡拿着什麼，都隨她的心意。我們不用管那些閒事。」赫德因此就快跑去拾起包袱，歡歡喜喜的極表感謝之意。他沒有上車的時候，曼先生拉他的手道：「盼望你不要忘了我和克拉，並願你一路平安回到家。」赫德也因他待自己非常好，就謝了他，並說道：「請你替我謝謝醫生。」赫德以爲她這次得着回家，醫生的力量不小。他記得那晚上醫生說：「明天就好了。」他以爲就是這個意思。這時曼先生將赫德抱上車去，並且將吃的東西和筐子也送上車去。西巴現在也上了車。曼先生又說：「願你們一路平安。」

赫德自從上了車，坐着一點也不動。也不說話。眼直看着那筐子，不願別人動那筐子。因爲內中盛着麵包，是給老大媽的。所以她最關心那個。並且她也不住的往內瞧。心中爲此十分快活。她現在心中滿了回家的思想，所以她沒有心思說話。祖父，老大媽，彼得這三個人，並且山上的光景，和羊，等等都好像已在他眼前了。赫德忽然問西巴道：「你說老大媽一定還沒有死麼？」西巴要安慰的心，便答道：「很盼望你還沒死。我也

知道她一定沒死。」以後赫德多時沒說什麼。只看着那筐子。忽然又問道：「若是我们一定能知道老大媽沒有死，才好呢。」這時西巴打盹，眼也掙不開，隨便的答道：「是——是——他一定還活着，並沒有什麼緣故使她死。」不多時赫德也睡着了。因爲昨天晚上睡的不好，今早又早起身，所以她一睡，西巴就叫不醒了。西巴拉他道：「醒了吧——快到巴勒城了，不多時就要下車了。」

第二天他們又上了車，坐了幾點鐘。赫德還是用心看着筐子。將他放在膝上，仍是不說話。常向車外看，心中盼望能快到家才好。忽聽得有一聲音道：「麥非到了——麥非到了！」赫德西巴都沒有想到已到了呢。他們就快站起來，下了車，將箱子等放在月台上，等車開了。西巴看見車又開走了，心中以爲此後要走旱路，受些苦楚。並且他以爲這是鄉村地方，人也不文明，所以他心中甚是不快。以後他想細心問一問，上都非走那條路好些。他忽然看見不遠，有個破馬車。有一個人，正在將火車上搬下來的布袋裝上馬車。他向前問那人道：「上都非走那條路好些？」那人答道：「都可以。」西巴看出這稀問法，他不願回答，就又換了口氣問道：「請問走那條路容易走些？再請問這箱子怎

麼能帶到都非去？」那人看那箱子不甚重，就答道：「我能帶去，你們跟着我吧，以後講好了車價，就叫赫德帶着箱子上車，直向都非進行。西巴又道：「若到了都非，再請你代找一個人送這孩子上山。」赫德道：「若到了都非，我自己就能上山。」這時西巴心中很是快樂。因為不用上山受苦了。又叫了赫德到一旁，給她一個小包，一封信道：「這信是給你祖父的，小包是曼先生送你的，可以放在筐子底下，小心不要失掉。若失了，曼先生就不待你好，也不喜歡你了。」

赫德答道：「我一定不會失掉。」說着就快放在筐底下。西巴拉她的小手和她辭別。並用手招示，意思是叫他小心看住小包。西巴既然這樣小心，就該送小孩子到家，不當半路上就脫身。赫德又上了車，西巴也回車站，等着來車要回凡克夫。心中不住的高興，因為沒去受那山路之苦。

這車夫是在都非開磨房的。此時他是運着麥子回都非。他雖不認識赫德，以前也沒有見過面，但是對於赫德的事，凡都非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這磨房老班也知道，並且也認得他父親。這人自思道：「大約人家常常談論的，就是這個孩子。並且她也奇怪爲什

麼這孩子又回來了？便問道：「你不就是那在山上和祖父同住的那孩子麼？」赫德答道：「不錯！」磨房老班又問道：「你在那裏，他們待你不好，你便回家麼？」答道：「不是的！在凡克夫無論什麼事，都是很好。」又問道：「那樣你爲什麼又回來呢？」答道：「因爲曼先生叫我回家看看。若是曼先生不允許，我當然不能回來。」又問道：「他們還要你住下，你爲什麼不住下呢？我想在那裏比在山上好的多呢。」答道：「我不管在那裏是多麼好，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處，好過我和祖父住的山上。」那人這時自言自語的小聲道：「你回來，住不了多少日子，就知道此地和從前大兩樣了。她該明白在山上是怎樣。」以後那人也不再說。赫德只是四望，對於那些樹，山峯，她都認得，於是心中很是着急，並且她看那山峯，如同向自己行禮注視，好像有點友誼似的。赫德也就低頭行禮。她越向前走，越是性急，以爲不如跳下車來，自己走好些。及至到了都非，已經四五點鐘。就有許多女人孩子，從屋子裏出來繞圍着車子，想要看看這孩子是誰？要帶這箱子到什麼地方去？磨房老班扶着赫德下車，並將箱子搬下。赫德道：「多謝你一路費心。」自己就想快跑，但有些女人們拉她的衣裳，不讓她走，問他一些話。赫德用

力掙扎着，臉上帶爲難的顏色。女人就放了手。這些女人此時彼此說道：「你看他這樣，是多麼害怕她祖父呢，但也不是奇。」並又道：「自從這孩子走了之後，他祖父的樣子，是多麼不好看。像見了人要打人的樣子。這孩子若是有一個安身的地方，我想她定然不想再回這老龍洞的。大約這磨房大哥知道這事，不如我們去問問吧。」那磨房老班說道：「那送她來的那人，很溫和。他一點不和我爭論車價，而且除車價以外，又白送我一些錢。這孩子告訴我說是她在凡克夫，什麼都不錯。她現在回來，是自己的意思，那裏的人，並不捨得她走。」這磨房老班的一段話，女人們聽了，都奇怪的了不得。彼此傳說，人都知道這孩子離開很富的家，回到祖父這裏，都覺着奇怪。這時赫德快快走了，走到那漸走漸高的山上，因爲筐子很重，所以常停住休息。在這山坡路上，他心中充滿了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疑惑那個老大媽，還是活着，仍在屋角上替人家紡線呢？還是已經去世呢？走了不多時，就看見老大媽家的房子，聳立在眼前，他的心口就跳的很快，走的也越快了。越走快了，他的心越跳的利害。及至到了大門口，他的手發抖，門也開不開。及至進了屋，幾乎說不出話來。忽聽得從屋角那邊。發出一個老年人

的聲音道：「我的神啊！聽見這腳步聲音，像是赫德來了。可惜！可惜！我不能再見她了。是誰來了？」赫德急忙道：「是我啊！」即時跑上前去，拉他的老手，但是說不出話來。老大媽也是說不來一句話來。這是因為她們二人心中充滿了想不到的快樂。等了一回兒，老大媽摸着孩子的頭道：「不錯！不錯！這是赫德的頭髮，也像赫德的聲音。多謝天父，他現在允許了我的祈求」。眼中就流下淚來，正落在赫德的手上。又道：「你一定是赫德麼？你回來看我麼？」赫德答道：「是的！真是我。你不要哭。我不但是回來了，並且永不再去了。以後我能每天來看看你，並且你現在這幾天之內，也不用再吃那黑硬的粗麵包了。我看看我拿的這些。」此時赫德就將筐子的白麵包，一個一個的拿出來，都放在老大媽的膝前。老大媽道：「孩子！你每逢來這裏，就帶些福氣給我。」她說着就摸着那些麵包。她覺得不只加給白麵包是些福，孩子又回來，更是大福。又說道：「孩子！你快說說話給我聽。我十分樂意聽你說話的聲音。」

這時赫德就說說她在凡克夫，一天到晚心中的不快樂，又怕你早死了，不得吃這白麵包，並且也不得見面了。彼得的母親貝爾忽然來到，希奇道：「這是赫德麼？不能吧！」赫

德站起來和他見了面。貝爾誇獎赫德穿的衣服好看。又問道：「這個好看的花帽子，是你的麼？快戴上給我看看，開開眼界。」赫德道：「我不願意再要他了。你若愛牠，我就送給你吧！我還是要戴我那舊帽子。」說着；就開了她那破紅包子，拿出舊帽子來。因為在筐子裏放着，一路上壓壞了，十分不好看，但她並不管怎樣。就願戴着。因為得提早前領他下山的時候，給了他這個新帽子。他以為祖父若再見了這新帽子，定然生氣。所以她就將那舊帽子存着，預備回家時用，新的就不願要了。貝爾道：「你這孩子不要這麼糊塗。若是你不願用，我可以去給你賣了。大約在都非教書先生的女兒，能要她一定給錢不少。」以後赫德就將這新帽子，放在老大媽身後，又將自己身上裙子脫下來，用她那舊圍巾，披在肩上，就握着老人的手道：「我也想快家去看看祖父，明天再見吧！」老人道：「好！明天你要一定來，」但老人不放手，拉着赫德如同捨不得她走似的。貝爾道：「你爲什麼又將這好裙子脫下了呢？」赫德答道：「怕是穿了回家，祖父不認得我，如同你起先不認得我一樣。」貝爾送他出了大門，又道：「我想你若穿着，他不能不認得你。你若到祖父那裏，可以小心。因為聽彼得說他現在比以前更利害

，他也不和人說話了。」赫德這時提着筐子，直上山去，走時看了很多的風景，並沒想到山上還這麼好看。又看見正落的太陽，照在山的高處，如同起了大火似的。又照在山頂的雪上，使雪也都變紅色。十分美麗。那些路旁的花，也都顯出金子的光輝。山上的石頭，也都像正在火中燃燒起來。山谷中也有紅光照耀。滿山的美景，都一齊注在她的眼中。她站着只向四下裏看，心中極其快樂，不覺得紛紛的落下淚來，又捧着兩隻小手，感謝天父能使她回家，並且又可以看這好風景，比自己所盼望的還好。她的話雖然不穀用，但是她的心是很誠懇的。她站着直等太陽落下，那些風景都不見了，這才又向前走，跑的很快，不多時看見松樹頭頂，慢慢的又看見那草房子，忽然又看見他祖父在那裏坐着吸烟。只因她跑的很快，她祖父也看不出跑上山來的是誰。她跑到近前，將筐子放下，抱着祖父的頸項道：「祖父！祖父！祖父！」他祖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幾年沒見他流過一次眼淚，現在忽然流出許多的淚珠，從他老臉皮上滾下來。他又摸着赫德的頭，將她抱起來，眼看着赫德的臉道：「你怎麼又回來呢？我看你穿的不很體面，或者是他們攛你走麼？」赫德答道：「不然呢！請祖父不要這樣想。他們待我都很好。」

克拉曼老太太曼先生三人，都是好人。因為我自己很想你，有時想念你幾乎氣也喘不過來，好像要死一樣。但是不敢說出來，恐怕說出來，他們看我是個忘恩負義的孩子。忽然有天早上，曼先生告訴我，必須使我回家看看。我猜這事，大約是醫生的意思。在信上也說明白了。」正說着，就快跑到筐子那裏，拿出一個小包，一封信，遞給祖父。祖父接過來一看道：「這小包是你的。」祖父拆開了信，看完了，也沒說什麼，就將信放在衣袋裏。他拉着赫德的手，進了屋道：「你想喝奶麼？就可以喝吧！這小包是包着些錢，你可以用他買一張床一個被子，再買下幾年穿的衣服。」赫德道：「我用不着買了，已經有一個床。克拉也給了我很多的衣服，都在那箱子裏。那些我就很費用的了。」祖父道：「你若不願用這錢，現在可以放在盒子裏存着，到了時候，你就用着他罷。」赫德遵命，拿去放上。她在屋中手舞足蹈的，看看這裏，又看那裏，又上了梯子說道：「我的床沒有了麼？」祖父道：「我不知道你還會回來，所以就拆掉了，等一回我們再趕快做一個。現在你下去喝奶吧！」以後她下去了，就坐在那一個高杌子上，把奶一氣喝盡了。並說道：「我們這奶，我喝着，覺得世界上從來沒有這樣好的。」忽聽屋外有呼

嘯的聲音，赫德急忙跑出去，看見彼得和羊亂哄哄的圍在一處。彼得一見赫德，大為稀奇。赫德道：「彼得！你好麼？」她又跑進羊羣，找着了小天鵝和小熊說道：「你們倆個也好麼？你們還認得我麼？」那羊都用頭觸着她，像是還認得她，並且都芊芊的叫個不住。赫德又喚過那些羊來，羊都圍着她不離開，好像羊都覺得再見赫德能得快樂似的。羣羊都跑來跑去的挨近她。赫德也覺得重見了這些好友朋，心中也是高興。以後她走到了彼得面前說道：「你來！我和你行個見面禮，」彼得就快過去和她拉手道：「你又回來了，很好。明天你能和我上山去麼？」赫德道：「明天我還不得空兒，因為明天要去看看你的祖母，後天我能和你同去。」彼得道：「你又回來了，你十分歡迎。」彼得說了這話，臉上微帶笑容，以後他就領着羊下去了。彼得領的這些羊，起先都十分順從，只是這時看見了赫德領二羊去時，就都跟着去了。若不是赫德預先將門關閉阻止他們進羊圈，恐怕彼得費一夜的工夫，也趕不出去呢。赫德這時回到屋裏，上了梯子，看見她的床已經預備好了，鋪着白潔的被單，睡時她覺十分快活。她覺得這一夜的工夫，睡眠的滋味為一年以來所未有。他祖父在她睡下之後，一夜去看他十幾次。看看窗內照

進月光，怕使她睡不着，於是想法子遮掩着。但赫德一夜沒動一動，睡的很安然。這老人自己才下去放心睡了。赫德因為山上的風景。今天下午已經看飽了。所以沒有定規早起身，因此就完全睡了一夜好覺。

第十四章 禮拜日的鐘聲

第二天赫德在松樹下，等祖父領他到都非去拿箱子，半路裏順便看看老大媽，要知道她吃着白麵包怎麼樣，很願意聽她說說。赫德現在心也不氣悶了，因為松樹的響聲，常常聽見太陽落山的光景，也看見了不少。所以不像在凡克夫時候那樣的寂寞了。赫德忽然看見他祖父出來說道：「我們現在走吧！」這天是禮拜六，祖父的日常規矩，是禮拜六上午，修理屋內屋外，下午沒事，就領赫德下山。他們到了老大媽的門口，赫德自己進去，老大媽忽聽見脚步聲音，就說道：「小孩子！你又回來了麼！」說着，拉着她的手不放鬆，怕赫德離開她。又說道：「我吃白麵包很好，現在力氣也多了。」彼得的母親道：「敢保她再吃一個禮拜，定能強壯了。可惜沒有幾個了。現在他恐怕吃完沒有了，就

「只一天吃一個。」赫德這時低頭思想，忽然想起一件事，大聲道：「我有法子了，可快寫信給克拉。她定然能給我們寄來。我們要多少，她都能給我。因為那次我櫥裏的麵包。被人拿去了，我就痛哭。以後她應許給我很多。我信她定然不會失信的。」貝爾道：「意思果然很好，但若寄了來，恐怕沒有幾天就壞了，或是發硬。我知道都非有個磨坊，他們天天烤新的，若買那些就好了。只是我家缺少錢，吃不起白麵包。赫德低下頭想個法子，忽然歡喜的大叫道：「老大媽！我的錢很多，現在我明白那錢是有用處的。你以後可以每天吃一個白而新的，禮拜日可以吃兩個，彼得天天能去給你買。」老大媽道：「不行！不行！你那錢不是做這事用的，你應當交給你祖父，他能教你怎樣用。」但是赫德主意已定！不能更改，因為她覺得這樣用錢，是很正當的。她忽然跳起來說道：「現在好了，老大媽每天有白麵包吃着，身體定然強起來。若是身體強健了，大約她的眼中也就明亮了，以前什麼東西都看不見，或者因為吃的不好之故。」老大媽聽了這些說話，也沒作聲，恐怕失了他的高興。赫德這時，忽然看見擱板上有本『讚神』詩，就說道：「現在我會念書了，好不好我拿來念給你聽。」老大媽道：「真的你會念麼？」

赫德沒說什麼，就踏着椅子，拿下詩來。因為多年沒有動，這詩上的灰塵很多。赫德拍乾淨了，就坐在老大媽旁邊道：「你願意我念那一首呢？」老大媽道：「隨你的便吧！她心裏只急着要聽赫德念。赫德拿着詩本子，翻來覆去，小聲自己念着。以後忽然找到一首道：「我念這一首吧！」他念道：「求主救護疾病艱辛。從主庫內廣濟貧民。有因喪亡憂成困憊，使得穩睡如在主懷。」他愈念愈覺有味。老大媽聽了，臉上顯出極快樂的樣子。從前沒有這樣快活過一次。赫德見她很快活，自己也是高興的很。老大媽聽了雖然快樂，但是眼中流出淚來。又說道：「赫德！你再念一點我聽。」赫德就又念道：「睡醒之時未有所爲。求主臨近賜我福綏。至終得於恩海沐浴。升天與主永遠同居。」赫德念時也得了其中的滋味，她的快樂，和老大媽聽了得的快樂一樣。老大媽道：「你念這詩，使我心中明亮了。你念的實在能安慰我的心不少。」

老大媽這時說話，現出一種快樂的神氣。赫德也看出他早前並沒這樣一次。早前是憂愁的面貌，現在也平安快樂了，好像她能看見。天堂的福氣一般。正當這時，聽見有人敲窗子。赫德明白，一定是祖父叫她走。赫德還沒走出大門時，又應許明天再來。自己暗

想道：「雖然已給應許彼得得明天同他上山放羊，但是下半年就分點工夫也能來的。」因為她很看重老大媽的事。他纔走出門，貝爾趕上去，將那裙子和帽子。給她。赫德拿了裙子，那帽子她無論如何不拿。並說道：「貝爾你用了吧！我永不要這個了。」以後他和祖父同行着，心中忘不了這一下午的事，就快對祖父道：「老大媽必須天天有白麵包吃着，但她沒有錢買。他現在身體也強壯了，也快樂了，眼也得了一點亮光了。」她又問道：「好不好我不用那錢，請你交給我，叫彼得天天買白麵包給老大媽吃。禮拜天可以給她買兩個。」祖父道：「我看你該買個合式的床，剩下來的，也發給她買麵包呢。」但赫德不肯，用要求的樣子說道：「我睡在那草鋪的床上，就很好。比較在凡克夫睡在鐵床上還好呢。」祖父道：「那些錢是你自己的。你願意怎樣用，都可以。這許多的錢，若都給老大媽買麵包吃，可以用好幾年哩。」赫德此時喊着，十分高興，因為他知道老大媽又不必專吃那粗麵包了。她又道：「祖父！我看無論什麼，現在都比早前好了。」她又拉着祖父的手，跑着跳着，如同小雀似的歡躍。忽然她又安靜了。說道：「若是我那時禱告，天父立時就允許我，使我回來，不如現在使我回來好。若是那時我回來，所

有的麵包太少，而且我還不會念書安慰老大媽。現在我才知道天父所安排的，比我所求的更加好。曼老太太的話都在這時應驗了。我現在十分歡喜，因為天父沒應允我，那時流淚的祈求。我現在聽曼老太太的話，天天要禱告天父，感謝他不完全允許我的祈求，如同在凡克夫的情形一樣。我很知道天父所願意賜給我們的，過於我們所求的。所以我們應當天天禱告，是不是。祖父！我們要天天求他，不忘了他，也求他不要忘了我們。

「祖父小聲說道：「若是有時我們忘了天父，就怎樣呢？」赫德答道：「若是那樣子，無論甚麼事，我們就辦壞了。那時天父也就隨我們自己的便，也不管我們了。到了沒法的時候，我們只有哭，仍是沒有人能體貼我們。天父要對我們說道：『你們離開我，好！隨你們的便吧！我不管你們了。』」祖父道：「赫德，你說的這些話很不錯。你怎樣明白這些意思呢？」赫德道：「這話是曼老太太告訴我的。」此時老幼二人，向前走着。祖父不作聲，只低着頭想來想去，自言自語道：「若是我們已經離開天父，就不能再回去了。他對於離開他的人，就忘了，永不再收回了。」赫德道：「不然！你這樣說法不對。我們可以再回去的。這是曼太太對我說的。我有一本書，內中有個故事，也說明白

了。你還沒有聽見那個故事，等一回我們到家以後，我就念給你聽。你看那故事多麼有滋味，」赫德現在着急的快走，不多時，到了門口，放掉祖父的。跑到屋裏。祖父也將所背的箱子，放在屋外，坐在杌子上，想來想去。一回兒赫德從屋裏跑出來，拿着一本書說道：「我現在要念給你聽聽。」她就開口用柔和的聲音念道：「有一個男孩子，在父親家裏十分快樂，天天去田野裏放羊。身上穿的衣服很暖和，手中拿着放羊的杆子。」此時赫德就指書上的畫道：「祖父！你看看！」又念道：「這孩子忽然願意自由，就要求他父親將他所應得的產業分給他。自己管着。他父親看他這樣，就應允了。他就將自己的錢，帶着往遠方去了。無所不爲，以致錢化盡了，什麼也沒有了，他就去給人家放豬。這時他身上穿的很破，也沒有的吃，有時就吃點豆莢子充饑。到了這個時候，就想起在父親家裏是多麼好，父親待的也很好。自己沒報一點恩，而且現在這個樣子。……思想了一回，就哭起來，以後他立定主意，再回到父親那裏，見了父親，我要對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作你的兒子，可以作個雇工。』於是起身回家。離家遠遠的時候，他父親看見了……」此時赫德忽然住下不念了。問祖

父道：「你猜以後他們父子二人怎樣呢？他父親還生氣呢？還是快樂呢？好！你聽聽吧！」他父親見了他就可憐他，跑上去抱着，和他親嘴。他兒子道：「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作你一個雇工人吧！但父親領他到家，快叫工人拿上好的袍子，給他穿上，戒指帶在指上。又殺了個小牛，請朋友隣居們都來給他賀喜。因為這兒子，是死了又活，失了又得的，所以當和我一同歡喜快樂。」

赫德念完了道：「你看是不是這個故事很好？」祖父不作聲。赫德的心盼望他祖父說這故事好，但是祖父一點不說話，很奇怪。等一回兒，祖父道：「你說的對。是個很好的故事。」但祖父的樣子，現在很是端重。赫德只看着書上的畫，並且也給祖父看。又說道：「你看他們是多麼快樂的！」又指着那個兒子，是站在父親旁邊，身上穿上的衣服和大兒子一樣。又過了幾點鐘，赫德已經睡下，睡熟了。祖父拿了一盞燈上去看看。將燈放在窗台上，那光正照在赫德身上，見赫德的兩隻小手，還是捧着，像是正禱告着就睡了。看她的小臉上，帶着平安有依靠的樣子。這樣使他祖父看見，就被感動，也捧着手道：「父啊！我得罪了你……」正說着，眼中流出了兩個很大的淚珠。

明天早上，祖父起身在屋外站着，看見那新出來的太陽，照耀在滿山之上，光景十分悅目。又聽見松枝上的小雀兒，叫喚的聲音，也很悅耳。不多時，又聽見一聲鐘響的聲音，從山下那小莊裏傳來。以後祖父到屋裏叫道：「赫德！你起來吧！太陽已出來多時了。你快穿上你那好衣服，今天我們要去做禮拜。」赫德聽見這話，急忙穿上衣服。覺得祖父今天不同平常。所以她很快的穿在凡克夫時所穿的好裙子下來了，很希奇的樣子說道：「祖父！我沒見過你這樣一次。你今天穿着這好看的褂子，上面還有銀釦子，多麼好看呢！」老人笑道：「你穿的也不錯。快走吧！」二人拉着手下山去了。這鐘的聲音很響亮。四下裏都能聽見。他們二人越走越聽清晰的。赫德歡喜道：「祖父！你聽聽這聲音，好像是一個大節期似的。」

那些去做禮拜的人，都早到了。已經在那裏唱詩了。赫德和祖父也進去，坐在後面。雖然他二人在後面坐着，但那些人都看見他們，彼此用肩臂碰他相近的人，小聲道：「你看着那老人。奇怪不奇怪！他還來做禮拜呢！」不多時，全堂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了。那些女人，也常常回頭向後看，幾乎忘了詩已經唱到那裏呢。到了牧師講道的時候

，他講的很好，那些人都細心聽，好像都得了其中的好滋味似的。完了禮拜之後，這老人拉着赫德的，向牧師住的房子走去。別人都站着他很希奇，看看他老人家到底要到牧師的家裏去呢？還是不去呢？這些旁人三五成羣的，都向他注視。並說道：「他若進了房子，再等着看他出來的時候是甚麼樣子。」衆人都奇異的了不得。到底不明白這老人是要作什麼？有些人改口道：「這老人或者不像我們所聽見的那樣不好。你看他領着那小孩子，好像很親愛的樣子。並且他待小孩子是很周到的吧。」也有些人說道：「或者外人說得他太過分了。我們想他不至於那樣不好吧！若不然，他還能到牧師這裏來麼？」這時那個磨房的老班，也在這裏，他接嘴道：「我已經對你們說過的。若是他不好，赫德怎能離了那有吃有穿的好地方，再想這家呢。」這樣一來，在這裏的那些人，各人都存着一個再和這老人爲友的念頭。有些女人道：「聽見彼得來的時候，也常說這老人現在多麼好了。」所以這些人在這裏，如同要接待一個多日不見面的老朋友似的。當時那老人到牧師的門前，敲了一聲，牧師出來，拉着手，接他進去。這老人起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沒想到這牧師能歡然接待他。以後老人開口道：「我今天來，特爲懇求你

將我以前對你所說的話，忘記掉。也求你不要記念我以前那種不好的樣子。從前你勸我做好人，我也不接受你的好意思，也不悔改。我現在立志悔改。你勸我的話，也要聽從。今年冬天，就在都非找一所房子住着，因為在山上太冷，這孩子身體很軟弱，不能忍受。若是我搬到這裏來住，人都不睬我，不和我來往，也是因為我不好的緣故。我知道你能和我來往的。」牧師聽了他這段話，知道他悔改了，極爲快樂。說道：「老朋友！我心中現在爲你很放心了。我知道你不能再反對來這裏住了。我很盼望到冬天，每晚上我們有機會談談，常常來往。也盼望赫德能找上幾個小朋友。」說完了話，老人要走，就一同去了門。牧師願意使外面的人都看見，因此就到屋外，和老人握手辭別，顯出這是他的好朋友。這時外面的人，都走過來和他握手。有的人說道：「你又來到這裏，我們十分歡迎。」也有些人說道：「盼望你再來和我們同住在一塊兒，常常來往，一老人就將冬天要搬來的事，告訴了他們。衆人都覺得現在和他十分親熱。有些人去送他們走了很遠才回去。在路上有幾個人說道：「若你再到都非的時候，務必到我家裏坐坐。」以後他們老幼。二人向前走，老人的臉上，和顏悅色的很舒展了。赫德看着他說道：「祖

父！我從沒有看見過你的臉色這樣好。」祖父笑着答道：「你看出我好了一些麼？好！我覺得我今天心中的快樂，真是不配得的。一個人若是和神和人都相好，多麼快樂呢。現在我真覺得了。神待我很好，因為他使你生在我的家裏，並且和我同住。」

不多時，他們到了彼得的家裏。祖父開門進去，問老大媽道：「你好呀！我看秋天的大風還沒來到，應當預先修理好牠。」老大媽聽見，喜的了不得。說道：「感謝天父，能使這老人家來我這裏。也多謝天父能使我在這時還活着。並且謝謝你能常來幫助我。天父定然賞賜你一些好事情。」這老婆婆伸出手拉着那老人的手道：「我有一件事向你要求。若我不論什麼時候得罪了你；請你不要使這孩子不到這裏來。並且也萬不可再使她出遠門了。不然，你就如同罰我一樣。因為這孩子是我所最關心的。」說着就叫過赫德來用力擁抱她。這老人道：「請放心，我不能那樣做，因為若是那樣，不但罰了你，也是罰了我呢。因為我一時也離不開她了。現在我們在一塊，求天父不要常使我們彼此遠離。」這時貝爾忽然領赫德的祖父，到屋角上，將那頂新帽子給他看道：「這是多麼好看的一個新帽子！小孩子留下給我，她不要了。但是我覺得不好意思要她的。老人

道：「她自已願意用，就留下，若不要用，就給了別人，這也是他的自由。他既然給了你，你就收了吧！」貝爾很喜歡的說道：「這帽子很好看，足值四塊多錢。我看赫德這次出去，得了些好東西回來。若彼得能去找這麼一個地方才好哩。你看怎樣？」老人就笑了，自思道：「若是他出去也好，但是沒有機會呢。」正當這時，彼得碰開門，進了屋。他這一碰，使滿屋中都有響聲。他跑進來，口中急喘着氣，手中拿了一封信，是非郵局請他轉交，看看信封上是寫給赫德的。他們於是坐下，赫德自已開了信說道：「這信是克拉寫來的。」他又念道：「赫德我的朋取：自從你走了之後，家中很冷靜，因此我就求我父親，秋天的時候，帶我到拉葛去。因為那裏有一個溫泉，病人洗洗浴就好了。我祖母也想一同去。我們從那裏再到你這裏來，看看你和你祖父。我祖母給我的信說道：「赫德帶回去的白麵包，給她老大媽的，現在恐怕已經乾了，可以再寄些咖啡給她。」祖母也盼望秋天來的時候，你能領他去看看老大媽。」她們這些人聽完了信，彼此談論一回，沒想到天已不早了。他們對於信上的事，都很喜歡。盼望他們來認識一下子。老大媽道：「現在最好的事，就是這兄弟來到我家裏，很盼望你和赫德常來玩玩，明

天還來麼？」赫德的祖父，滿口應允了，說向後常來。不多時，他二人上山去了。他二人走在路上走，只想若是秋天克拉和他祖母來了，那時定然更快樂。

第十五章 預備出門

再說那個使赫德回家的醫生，九月間，有一天早上，他在大街上閒遊。那天天氣，十分使人舒快；很藍的天空日光也照着；那些花草，都欣欣向榮的長着。但是這位醫生低着頭看地面，一點沒有心去看這好風景。臉上帶着愁眉不展的樣子。從春天起，他的頭髮也漸漸變白了。現在已經沒有一根黑的了。起先他的妻去了世，留下一個小女孩，他父女二人在家出入相隨，可惜！可惜！前幾個月連這女孩子也死了。因此醫生大為不快，樣子也變了。他現在走看到了曼先生的大門。西巴給他開了門，恭恭敬敬的接待他到裏面。西巴所以很尊重恭敬他的緣故，因為是主人家的醫生，也是全家人的好朋友。他問西巴道：「這家的人都平安麼？」以後醫生進了曼先生屋裏，曼先生道：「這幾天我正是想你來，我們談談上瑞士國的事，你以前定規不使克拉去。現在他的病好一些，你還

是那種主張麼？」醫生坐下說道：「親愛的朋友！你怎麼這樣糊塗！可惜！曼老太太沒在這裏。若她在這裏，她能明白這事。你雖然也明白我的意思，但你昨天三次差人去問我。」曼先生道：「大約你一定不能應許這事。但是你不明白其中的難處，我沒法不依克拉的意思。因為前幾個月，已經應許了克拉，現在很難取消。這孩子自從我對她說了以後，他整天的打算到瑞士去的事，病也置之度外了，只盼望快些去。現在叫我再對她說不去了，這話實在說不出。醫生答道：「曼先生！你必須去和她說，沒有別的法子。你應該細細的想想，克拉病了這幾年，今年伏天特別重些。若是她去了，在路上累着，我不敢保他的性命了。而且現在已經是九月了，山上已經很冷。天也短了。若是去了，一天只有兩三點鐘的工夫，可以遊玩。從拉葛到那裏，須走好幾點鐘，若再上山，還須人用爬山轎抬上去呢。我看沒有別的法子，好不好我們兩人同去和克拉說說。我要對他這樣說：「他現在還沒有力氣，可以等到明年五月，先去溫泉洗洗浴。以後天暖了，身體強壯了，可以再上山去。曼先生！你看我這樣說，可以麼？若是我們要使孩子好，就應該用各樣的法子，小心幫助她安慰她。」曼先生聽見這些話，明白了醫生的意思，

心中不甚快樂。忽然站起來說道：「請你說個明白，克拉還可以盼望好過來麼？」醫生道：「不多；但是我的朋友！你看我現在的情形多麼不好。你還有這個孩子和你作伴。來家有她和你說說笑笑。你也有錢；她要什麼，你就給他買。家中的人也都很愛她。所以她也很得平安。雖是不能同別的孩子，那樣出去玩玩，但有這些好處，也足以使她快樂。我看你應當快樂歡喜。我現在是十分寂寞的。」

曼先生這時好像思想什麼似的，在地上走來走去。忽然站住，仰起頭來道：「醫生！我看你現在的樣子改變了。你不要這樣憂愁，我有個意思，使你出去遊玩散散心，你可以替我們去看看赫德吧！」醫生聽了這話，就要推辭。但曼先生沒給他工夫說話，就拉着他的手，到克拉屋裏去。克拉素常願意見醫生，她看見醫生不快樂，就用許多話安慰他，伸手拉着醫生的手，請他坐在自己近旁。曼先生也就坐在克拉近前，對她說到瑞士去看赫德的事，現在不能實行了。曼先生一說到「不能」二字，說的很快，因為恐怕克拉難受。他又說道：「雖是不能去。但另有一個新辦法，可以請醫生去替我們。一者可以使他出去散散心，順便着去看看赫德。克拉聽了，眼中雖然有淚，但是竭力禁止牠流下來。因

爲這種辦法，是有益的，所以她也就不哭了。她又拉醫生的手，用哀憐的聲音道：「你願意去看看赫德麼？你若去，請留心看看那裏的光景，並且還有赫德同他的祖父怎樣，彼得和羊怎樣？回來的時候，我很願意聽你講講。再者你走時，請帶着我給赫德的和給老大媽的東西。你快去吧！你若應許去，你願意我吃多少魚肝油，我就吃多少。」醫生聽了大笑道：「好！我一定去就是了。你在家也多吃魚肝油，能使你胖起來，你願我何時起身呢？」克拉拉答道：「愈早愈好，明天就可以。」曼先生接着說道：「因爲現在天氣很好，早起身也好。不要錯過這好天氣。」說着就笑了。醫生也笑道：「你巴不得我今天起身就到那裏呢！好！我現在快去預備預備起身吧！」但是克拉拉當時不准他走，還要有對赫德說的話，請醫生代爲致意。並且又囑咐醫生：「去的時候，務必留心看看那裏的事，回來告訴我。要送給赫德的東西，因爲梅大姐沒在家，所以沒法裝在箱裏，必須以後裝起來再送到你家裏去。」醫生這時全都應允了照着辦。最奇怪的是家中的用人，都已經知道醫生要去看赫德了。或者是他們有特別法子，能早知道。當醫生要走的時候，克拉拉鈴叫提哀來。不料鈴一响立刻進來了。克拉拉道：「你去把那些盛着吃茶用的餅

乾盒子，裝起來拿到我這裏。提哀立時去辦了，拿來，不歡喜的樣子自言自語說道：「那裏這些麻煩事呢？」西巴這時送醫生出門之後，向醫生行了一大鞠躬禮，並說道：「請代我問赫德好。」醫生道：「奇怪！你怎麼知道我要出門呢？」西巴道：「我不知道這事，因為我在飯堂時，聽見你們談了赫德二字，我就猜着是要去看她，想了一回，算了一算，大約不會猜錯了。」醫生笑道：「人們想想，就能知道一些事呢！好啊！我代你問安就是了。」

醫生走出不遠，正遇見梅大姐。原來梅大姐出去有事，只因為街上風很大，所以回來了。醫生遇見她，說道：「我要去看看赫德，請你快些回去，將克拉給赫德的東西，裝起來。」說完就走了。梅大姐也回家了。起先克拉以為梅大姐一定不願意為裝箱子費心。不料梅大姐進來，大大不然呢。她快把桌面上的東西收拾了，將禮物放在上面包好。克拉看她將這些很難包的東西，包起來受了麻煩不少，也沒生氣，將包起來的東西，大的小的，一樣樣的放上，又放上一個很暖的風兜帽。這是克拉自己想出樣子替赫德做的，便她戴着去看老大媽，再不用她祖父拿麻布包了。還放上了一件大圍巾，是給老大媽圍

着不冷。也給了老大媽一些大點心盒子。又放上了一根很長的臘腸，是給彼得的。只是恐怕彼得一次吃盡了，所以就寫上貝爾的名字，分給彼得和老大媽吃。又放上一包煙葉子，是給赫德的祖父的，因為祖父每天下午，在外坐着吸煙。還又放上些大的小的盒子，爲的是使赫德玩着有滋味。裝好了之後，西巴就搬去給醫生。

第十六章 一位客人

清早起來，初出的太陽，照在滿山以上，光景十分好看。風慢慢的吹着，松樹的枝子，微微搖動响着。赫德每逢聽見松樹的响聲，就快起身出去看看。現在她醒了，開着眼，看見天色大明，就起身穿衣服，但是這次她不同以前穿的那麼快了。有次有序的穿好了，下去看見祖父在外站着，仰着頭四下裏看天氣如何。赫德也出去了。看見天空的浮雲，慢慢的飛過，都帶着微紅的顏色，極其好看。自己喜的跑來跑去道：「真好看呀！祖父！你看好不好」祖父道：「怎麼起的這麼早呢？」這時赫德也沒聽見。跑去抱着小松樹玩。這小松樹好像他的知己朋友似的。因為她最喜歡聽松枝的響聲。此時祖父就去擠羊

奶。擠完奶了，又用刷子刷奶了。以後就領出來，等羊上山。赫德看了小羊，就抱着小羊的脖子玩。不多時聽見彼得呼嘯的聲音，羣羊都跑上來，圍着赫德。彼得又用力呼嘯，羊才離開赫德。他們兩個孩子，得以談話。彼得道：「你今天能和我上山麼？」赫德道：「我恐怕今天不能去，因為凡克夫有人來，不定什麼時候來到，所以我須在家等候。」彼得不悅道：「你天天是這樣說法呢。」赫德道：「直等到他們來了，我就不這樣說法了。我不能離開家，使他們來時沒人招待。」彼得道：「你祖父在家等着，就可以。」這時祖父大聲道：「放羊的元帥！為什麼不走呢？你的隊伍失喪了麼？」彼得聽見這話，就快快的自己領着羊走了。

赫德自從凡克夫回家之後，學上了一些好習慣。每早起身將床上收拾的很整齊，下去之後，再將所用的一切器具，放的有次有序，抹桌子掃地，拂塵，都是她忙着做。祖父每逢看見，心中暗暗的喜道：「天天修理的這麼好，好像是天天是個禮拜日似的。」又覺得她這次出外，得的益處不少。

彼得走了之後，他們二人就坐下吃早飯。飯後赫德忙着辦各樣工作。外面的光景，十分

好看。有時赫德也到窗前，向外看看，覺得太陽好像對她說道：「你出來吧！」赫德禁不住，就出去了。但是又一想，屋裏的工作還沒有完，桌椅等沒有揩好了，就又跑進屋去再作。不多時，松枝被風吹的亂響。赫德聽見，就又跑出去。他祖父見她這樣歡樂，自己心中不知不覺的也就快樂些。忽然聽見赫德說道：「祖父！祖父！你快來啊！」祖父以為他見了什麼，就快跑去。見赫德在那小路上，往下跑。並且大聲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我看見在前頭走的，像是那個醫生。」以後赫德跑到近前，伸手拉着醫生道：「你好呀！多謝謝你！」醫生笑道：「你爲什麼謝謝我呢？是天父保佑你，使你平安。」赫德道：「因爲你使我能回家，所以我總忘不了你。」醫生看見赫德歡天喜地的來迎接他，就改了憂愁的臉色，歡喜的不得了。醫生沒想到赫德能認得他，因爲在凡克夫時並不常見面。他起先想到，若是她知道她的朋友克拉這次沒有來，一定不能這樣快樂。醫生拉着她的小手道：「你可以領着我去看看你的祖父，和你的住所。」但這時赫德不動，仍是望着山下看去。並問道：「怎麼克拉和曼祖母呢？」醫生道：「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心想你的不快樂，和我一樣。你看了只有我自己來呢。克拉病的不能來

。所以她祖母必須在家看着她。到明年春天，天氣暖了，就一定來。」赫德聽了這話，幾分鐘的工夫不動。因為盼望了多日的事，成了空虛的呢。過了不多時，赫德忽然想到：「爲什麼醫生來呢？就看他臉上很憂愁也很瘦。以前他不是這種樣子。或者也是因爲他們沒有來，就不快樂麼？或者有別的緣故麼？」不知不覺的也就替醫生難受，就想可以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呢。赫德忽然說道：「她們再到春天來，很好！因爲那時天也長些，可以有工夫遊玩，光陰快快過去，即時就來到了。我們現在就去見祖父吧！」因爲赫德一心想說話，安慰他，所以不住的常說：「光陰容易過去，春天快來到了，」走到離他祖父遠遠的地方！赫德大聲道：「祖父！他們現在不能來了！再有不多日子，就能來。」因爲赫德常常說起醫生的事，所以祖父就沒有拿醫生當個一個陌生人。伸手迎接他。二人坐在屋前。醫生叫赫德坐在身旁。醫生開口道：「曼先生因爲我這幾天，心中不快，故此我出門散散心，順便來看看你們。又小聲對赫德道：「等一回還有一個從凡克夫帶來的東西。你若見了，比看見我還歡喜的多呢。」因此赫德就急着要看看，是個什麼東西。老人道：「我很盼望醫生你能常在山上住才好。因爲這山上什麼也很好，可惜我

的房子太小，不能留你住，但是在下都非內有個飯店，雖然很小，却是設備的很好。離此不遠，來往容易，我看很合適。現在你要去看看山上的風景，我就領你去。」他這樣的一番說話，醫生十分贊成。到了午時，天氣不冷，也沒有風，空氣清爽。老人到屋內拿出幾個杌子，一張桌子，又說道：「赫德！你快到屋裏去，拿那桌面上的東西。雖然我們的飯很清淡，但是將我們所有的，都可以拿來給醫生吃。而且醫生不能不說這飯堂是好的。」赫德忙着搬弄東西，忙的如同蜜蜂似的，歡喜跳躍。赫德很願意伺候醫生。祖父這時也是忙着做這些事。他拿出一把大壺，壺中盛着煮開的羊奶，並且拿着烤黃了的奶餅，又拿了好幾片肉，這是祖父自己製的醃肉。他們吃飯的時候，醫生歡喜道：「一年的工夫，沒吃這麼一回有滋味的飯。」克拉必須來這裏住。若是她吃這樣的飯，敢保他沒多工夫，就胖起來了。正說着，忽然看見山下一個人，背着個箱子上山，走到近前，那人將箱子放下。醫生道：「這就是我帶來的那個東西，」接着開了箱子蓋。對赫德道：「你自己開開這些小包子吧！」赫德就一個個的開着，極其歡喜奇異。內中的東西不同。醫生自己拿了一個大點心盒子道：「這是給那老大媽的。」赫德聽見，大聲

喊道：「老大媽又有東西吃了！巴不得快去給她。」祖父道：「晚上我們去送醫生到都非去的時候，就順便帶給她吧！」以後赫德又在箱子裏找出一包烟葉子，就拿去給他祖父。並且給他裝上了一口。祖父和醫生就吸着煙，談了多時。忽然赫德又跑過來，等他二人說話的時候，就說道：「醫生！你說我見了箱中的東西，比見你還快樂，那句話不對。」二人聽着，就笑了。他們忽然看見天色已黑，都一齊起身下了山。祖父並且帶着點心盒子，圍巾，臘腸，經過彼得的家，赫德住下。祖父就上都非去送醫生。臨走時赫德同醫生握手道：「明天上午，你能上山，同我們放羊麼？」醫生道：「好！明天我一定來。」

赫德就先搬着點心盒子，進去放下，又快跑回來，拿圍巾，第三次又拿了臘腸，都放在老大媽近前，使她摸摸。貝爾，老大媽，都希奇這是那裏來的東西！赫德道：「這是從凡克夫克拉和她祖母送給你們的。老大媽！你喜歡這點心盒子麼？你嘗嘗，很好吃。老大媽道：「我想一定好吃。這些人是多麼慈悲行善呢？」老大媽又摸着那圍巾道：「我今年冬天又不怕冷了。想不到就來了這東西呢！」赫德看她歡喜圍巾比點心還厲害，就

很奇怪！貝爾這時只站着看那臘腸，說道：「這東西從來沒有看見過，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呢？赫德！你快告訴我，你說這是個什麼東西？」赫德道：「這個東西，可以吃的，沒有別的用處。」彼得忽然跳進來道：「你祖父也快進來了。」以後他就不說什麼，眼只看着那臘腸。赫德聽見祖父快要進來，即對老大媽道：「我要走了，因為天已黑了。」祖父也不進去看老大媽。赫德走出門，二人就一同上山去了。

第十七章 賓主聯歡

第二天早上，醫生同彼得和羊一齊上山。走路的時候，醫生很願意同彼得談話。但他一句也不回答。問他什麼，也不回答。到了山上，赫德也正在領着她的羊等候他們了。彼得問道：「赫德！你今天有工夫去麼？」赫德道：「若是醫生去，我就一定去。」彼得就看着醫生，意思是看他怎樣。正當這時，祖父拿出一個口袋，內中放着很重的食物。有些肉是為醫生多預備上的。以後就將口袋放在赫德的肩上背着。彼得看着這口袋比從前更重些，就暗暗的歡喜。此時他們就都起身上去放羊。那些羊都圍着赫德，赫德道：「

你們今天可以前頭走，我有點工夫要和醫生說話，「羊也很順從的就都前頭去了。赫德就將羊的一些事情，細細的對醫生說了。又說了花草是多麼好看，松樹的響聲，是多麼好聽，在樹上的雀兒，多麼可愛。赫德自己越說越愛說，以致醫生也沒有機會開口。彼得這時向後看着，顯出不快活的樣子。

赫德又領醫生到她以前常坐的地方坐下，指着四面的風景，看看十分好。天空的大鷹，在上飛翔。赫德自己很覺得快樂，她看醫生的樣子，也是很高興。醫生道：「赫德。我看這山上的風景，十分好看，一個人若有憂愁的事，到此地住着，怎樣還會憂愁呢。

「赫德道：「在這裏住的人，沒有憂愁。我看在凡克夫住的人，憂愁最多。」醫生微微的一笑道：「我用什麼方法，就能將憂愁的事留在凡克夫，不攔在我心裏呢？」赫德道：「到了憂愁的時候，你想用這樣方法，那樣方法去掉牠，以後仍然還是憂愁，就當快禱告天父。」醫生道：「你說的不錯！但是天父已經將患難加在我身上，我還能對他說什麼呢？」赫德自己思想了一回子。她明白天父無論大事小事都能幫助人。因為赫德他自己已經得着效驗了。赫德又開口道：「若是天父加給你困難的時候，你須忍耐等候，

並且也要知道天父，能從患難中，賜平安給我們。但是有了患難，更不要離開天父。時候到了，我們就知道，天父爲我們安排的很好。我們看不明白天父的意思，所以就當整天的快樂歡喜。」醫生道：「你這意思是個好信心。你不要失去才好。」他們二人在此又坐着多時，沒有說話的聲音。醫生又忽然說道：「赫德！你想想一個人，在這裏坐着，眼中好像有雲膜，不能看見四面的好風景。他的心中，更是憂愁。你能明白麼？」赫德聽見這話，就動了心。因爲他一說眼上有雲膜，看不見什麼好風景。赫德就想起老大媽的眼睛。她忽然回答道：「我能明白，我也很知道那種情形叫人難受。那樣我們現在也可以念老大媽那詩上的一首詩。因爲我念給老大媽聽了之後，她說那詩上的光明，照入她眼中去了。並且使她很能高興快樂呢。」醫生問道：「那幾首詩呢？」赫德道：「我只知道一首頂好的。老大媽叫我念了好幾次。她聽着很有滋味。」醫生道：「好！你現在沒有詩本，可以背幾節吧！」赫德就思想了一回道：「好不好？我就背念給老大媽聽的那幾節吧！因爲那幾節能使老大媽聽了，就顯出有盼望，有依靠，有仰望的樣子來。」醫生道：「好！你背吧！」赫德背道：「有位朋友最寶貴。與我實在親密。待我滿有慈

悲心腸。其愛極大無比。設或離他心卽憂悶。有他我心則樂。於是常久同住着。我主與我。有時我心極軟弱。重擔實在難當。主既命我專心靠他。祈求必蒙扶助。引我走光明細路。直到平安居所。於是攜手同行着。我主與我」。他背完了兩節就住下。看醫生低頭不動，也不言語，她以爲他是睡熟了。自己思想道：「若是他睡熟了，等他醒了還願聽我就再背給他聽。現在暫時不背了吧，」原來醫生並沒睡着，因他正在這時，想起自己作小孩子的時候，在母親旁邊站着，母親用臂攬着自己的脖子，母親就背這首詩給他聽。自從那時到如今，這是第二次聽見這首詩了。現在他就好像又聽見了母親的聲音，又暗暗的如同看見了母親的怒顏。他的和氣眼光，如同射在自己身上了。及至聽見赫德背完了兩節。自己又覺得好像是母親背完了詩，又對自已說了些別的話似的。醫生這時竟不知道自已是在什麼地方了。他的手多時沒離開自己的眼。不多時自己覺得清醒了一些，就放下手來，挺着身子坐着。赫德看了他這種樣子，就很奇異。醫生拉着她的手道：「你背的那首詩真好，我覺得現在很快樂了。明天再到這裏，你再背這一首給我聽。」彼得這幾天很生氣，也不和赫德說話了，也不願和他上山了。每逢來只同祖父說幾句話

。對於醫生赫德都不和他們說一句話。有時他在醫生身後，握拳作勢的好像恨惡的了不得。此時他們二人在此正談着，彼得大聲喊道：「天已正午了！吃飯的時候到了！」赫德這才起身去拿口袋。醫生道：「我不吃別的，只吃點奶餅吧！以後我還想再往山的上面去看看。」赫德道：「我也是只想喝一點奶。」即吩咐彼得快去拿奶。彼得問道：「這口袋的東西給誰吃呢？」赫德道：「你吃吧，但你必須先去拿奶。」彼得這時以為這許多好東西，現在都叫他吃了，真是夢想不到。因此他就快跑去先拿了奶給赫德和醫生喝。以後他伸手探在袋中，忽然想起他以前用手握拳作勢朝着他們的樣子，現在他們又給他這些好東西吃，真是心中有些慚愧。因此他就站起來，跑到他以前握拳作勢的地方，將手指伸直，好像表示再不握拳，痛改前非之意。然後又跑回去，心中覺得平安了，就吃那些東西。赫德和醫生又談了多時，天就晚了。醫生道：「我必得早些回去。」赫德道：「我要送你一半路。」醫生道「不用！不用！」他就走了。回頭看見赫德仍站着不動，只是用手招示，如同說！再見！再見！醫生自己向前走着，想到自己小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醫生在此住了一月的工夫，天天是很有滋味的。有時同赫德出去遊玩。有時也同老人到山頂上遊玩。他對於老人的話，很願意聽。並且他很奇怪，這老人對於這山上的草木禽獸等都知道的很詳細。所以自己覺得，這次出門得了益處不少。因為赫德也常背詩給他聽，得平安更不少，彼得現在對於醫生也很要好了。九月將完，有一天醫生上來，臉上不甚快樂的說道：「這是我們相聚的末了一天了，我現在要回凡克夫了。爲因快要離別，所以我心裏很難過。」祖父也是難過。赫德更是不願他走了。醫生對老人辭別的時候道：「好不好？你讓赫德去送我走一段路。」老人道：「好！」赫德拉着醫生的手，心中疑惑或者醫生不能離開這地方。以後他們二人下山，走了多時。醫生道「可惜我不能帶你到凡克夫城去住，留作我的女兒」。赫德忽然想起在凡克夫城只有些房子和人，沒有別的好看的風景。又想梅梅大姐和提夜的脾氣太不好，因此答道：「我看你能來此地住好些，在那裏一點沒有趣味。」醫生道：「你說的很對，現在你可以回去，我們就此離別吧！」但是醫生的眼中含着淚珠，就快走了。赫德站着不動，看見他流淚，不知不覺自己也快流下淚來。又往前跑着叫道：「醫生！醫生！」此時醫生走還未遠，聽

見這喊叫的聽音，就止住脚步，等他跑到近前，見她眼上有淚。赫德道：「我願意同你到凡克夫去住。你願我住多少日子，我就住多少日子。但是我必須回去告訴祖父一聲。」

「醫生接手在他頭上道：『親愛的孩子！這事不能行的。你現在不可去。因為去了，恐怕你聽不見松樹的响聲，和一切的事，再要病了。我對你說幾句話，你好好記住；』若以後我在那裏病了，沒有人伺候我，那時你就可以去。我敢說若有人侍奉我，也愛我，我心中就得着快樂。」

赫德道：「好！好！好！好！你無論何時要我去侍奉你，我立刻就去。並且我愛你如同愛祖父一樣。」這時二人又離別。醫生走着常回頭看。只看見赫德站着不動，並伸手招示。末了他向後看的時候，赫德仍然是那樣。後來醫生一面走，一面思想道：「人若能在這山上住，於他的身體和靈魂，一定大有益處。若有了憂愁，也能變成快樂的樣子。」

第十八章 在都非的冬天

山上的草，都被雪遮蓋了，雪積得幾乎和窗子一樣高，門也看不見了。若祖父和赫德這

時仍然住在山上，定然每早必須出去掃雪。彼得的母親每天一早，給彼得一把掃帚，從窗子口爬出去，掃開一條小路，去開開大門。彼得掃的時候，若不小心，雪就撲到屋裏去。夜裏天氣更冷，雪上結了一層冰，人也能在上面行走。彼得的母親有時給彼得雪車，從窗子口爬出去使他臥在雪車上，到都非去玩玩。

從前祖父，應許牧師冬天搬到都非去住，現在已經照辦了。在第一次下雪的時候，他就鎖了門，領着赫德和羊到都非去。他住在會堂不遠的一個大屋裏。這屋已經壞了一邊。早前是一個兵官，在西班牙作事，發了財，回來造的，打算一生在此住着。以後出於不得已，就又出去了。這屋也沒人修理。若不會修理的，就不能去住。老人因為自己會修補房子，所以就打算賃了這屋。預備了一個地方給羊住。看見有一間沒有壞，他就在這間住着。壁上還畫着很好看的山水畫。赫德坐下，看那畫。不多時又到別處。看看。忽然看見一間小的房子，床上有很好的被單。就問道：「祖父！這是給我預備的，是不是？你在那一間睡呢？」祖父道：「因為這一間離火爐近些，所以叫你在這裏住。你來看看我的，赫德去看時，祇見內中也是收拾的很好。他們又一同到了別間屋子看看。又看

見一間大屋，壞的地方很多，大約早前這是個廚房。赫德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屋子。看了一周。赫德心中甚高興因為又有一個新家。她也常常看看各處。彼得來了，也領他參觀一周。赫德因為房間靠近火爐，睡下的時候，很暖和。所以她睡的十分安穩。早上就快醒了，她仍然以為是在山上住。及至出去一看，方才明白了。心中因此也就暫時不快。忽然聽見祖父喚羊的聲音，她又快樂了，也跑去看羊。過了三天，忽然說道：「我今天要去看看老大媽，因為許多日子沒有去了，」祖父道：「今天明天你都不能去，因為山上下了大雪，彼得還沒有法子走，你這樣一個小女孩子，更是不能走的。若是去，怕你掉在雪裏找不着了。等幾天雪冰凍的發硬了，在上面能行走的時候，你再去吧！」赫德當時就不快樂，只因忙着讀書上學，到了下午就忘了。赫德終日在學校裏，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同彼得玩玩。彼得也在學校裏，但他每過了讀書的時候，纔到學校裏。這校中的教員，很老實。有時彼得不來，或是來遲了，先生就說：「大約今天因為有雪，人沒法走路，不然彼得怎麼沒來呢？」彼得有時因為去晚了，也就不到校中去，跑到赫德家去看看。過了幾天，太陽出來了，照在一片白雪地上，沒多工夫，就又藏進去。好

像太陽也不喜歡看這雪把草和路都遮蓋了。晚上月亮出來了，照在雪白的地上，發出五彩的寶光。這時候彼得又從窗子裏爬出來，沒想到雪地上很滑很硬，就在上面走走試試看。忽然滑倒了，以後又站起來，用鞋後跟打了一打，試着很硬，打不下去了。這正是彼得多日子所盼望的。若是人能在上面行走，赫德就可以上山同他遊玩。以後彼得回到屋裏，快喝了點奶，又拿了一塊麵包放在衣袋裏，說道：「我今天要去上學了。」祖母道：「好！你去多讀一些書。」彼得就拿了雪車臥上，一刻就到了都非。自己心裏想道：「這雪車能走的很快，我再上麥非去玩玩，回來也不遲。」及至到了麥非。自己又想道：「回去這車必須自己拉着走，一定趕不上班了，」果然他回了都非，學校已經放了學，大家都吃午飯去了。於是又到赫德的家，看見他們正吃午飯，他快進了屋道：「現在有了！」祖父道：「有了什麼呢？你這是什麼意思？」彼得道：「現在雪上有一層冰了。」赫德聽了這話，已經明白了彼得的心事。就說道：「這樣我現在就能去看你的祖母了。但是你有個雪車，為什麼今天你沒上學校呢？」彼得道：「我那雪車使我跑過都非去，所以回來太晚了。」祖父道：「看你是逃學。若是逃學的孩子，應該撕他的耳

朵。」彼得聽了，嚇的快用帽子蓋着耳朵。祖父又道：「你這個元帥！你應該爲你自己羞恥。若是你的羊，一個向這裏走，一個那面走，不願跟你到好地方去吃草，那時試看你要怎樣？」彼得快答道：「我一定打他們。」老人道：「若是一個孩子，如同這樣不聽話的羊，他挨打，你看怎樣？」彼得道：「我看那是公道的辦法。」老人道：「好！我明白了。若再有一天，你那雪車使你跑過學堂走遠了，那時你可到我這裏來，我也很公道的給你所應得的。」彼得這時明白老人的意思，是指着自己說的。就仰頭看牆上，那裏放着杆子呢？

老人道：「來吧！你和我們坐下吃些飯，以後赫德能同你上山去，晚上你們再回來吃晚飯。」彼得這時不害怕了，很喜歡的快坐下吃。赫德現在急去着老大媽，就再吃不去，將飯都給了彼得。老人也得一些東西，放在彼得面前，他一點不客氣的都吃了。赫德就到屋裏去找克拉給他的那套暖和的衣服，還有一個暖帽子戴着。彼得吃到末了一口的時候，赫德道：「你還沒吃完麼？快走吧！」以後他二人就走了。赫德道：「我們的兩個羊，自從搬到此地，不吃什麼，也不快樂，我問祖父他們是爲什麼這樣子？祖父對

我說道：「他們好像在凡克夫的時候一樣，也是第一次改變了住處。」赫德又道：「彼得！你沒受過那種滋味，是不是？你當然不會明白。」這兩個孩子將要走到彼得的家的時候，彼得才開口說話，起先他一路好像思想什麼似的，一聲也不響，現在他大喘了一口悶氣道：「我看去上學好過要你祖父應許給我的呢。」赫德道：「我也是這樣想呢。你以後萬不要再不去了。」兩個小孩到了家，看見貝爾坐着織襪子。老大媽今天身上不舒服，因此倒在床上，沒起來。這是第一次他沒坐在這裏。赫德就着急的跑到裏屋去，看見老大媽倒在不好的床上，蓋的東西也不多，祇有一塊好圍巾在身上。他聽見赫德進來了，就說道：「多謝天父的恩，」因為自從他聽見彼得說，有個人從凡克夫來看赫德，終天出去遊玩，因此老大媽就怕那人又領赫德走了，永不得見面。所以她終天就是這樣害怕。赫德問道：「你病的很重麼？」老大媽答道：「不！不！不！」就伸手摸着赫德的頭道：「只是太冷，涼透了骨頭。」赫德道：「若是暖了，你就快樂麼？」老大媽道：「不錯！天父願意我快好了，能再給人家紡線，或者我明天就能起床。」她說這話，為的是想安慰赫德的心。赫德說道：「我看見凡克夫的人出門的時候，用這圍巾呢。你

以爲是蓋着的麼？」老大媽道：「我的被破了，又嫌太薄，所以我就將他蓋着。」赫德又說道：「你的床這樣安着不對，頭這一端當高一點兒。」老大媽道：「不錯！但是我的枕頭太薄，所以不能高起來。」赫德道：「可惜我沒問克拉要我在凡克夫的床。我在那裏用着三個大枕頭，有時我以爲必須三個一齊都用。但是太高，睡不多時，就使我瀉下去。你能那樣用麼？」老大媽答道：「我能用，若是枕頭高了，使人暖和，頭若高一些睡，又能吸好空氣，但是我們不應該只談這些事就誤光陰。我當多感謝天父還比較別的病人享福，因爲我有白麵包吃着，有圍巾蓋着，並有你常來看我，好不好你現在念首詩給我聽。」赫德就去拿詩來，揀了一首，她愛聽的，就念了。老大媽倒着，臉帶笑容，如同聽了什麼好消息似的。赫德忽然住下問道：「你的病好了麼？」老大媽道：「是的！我也覺得好一些了。因爲聽了你念的詩，我就立時心中平安，身上也好了，你可以再念到底吧！」赫德又往下念，末了那幾句說的是：「年老肉眼昏迷。靈眼清亮漸晰。直望標杆奔走。投主懷內相依。」老大媽這時自己也能背過幾節了。他每背一節之後，那種有希望的神氣，就表顯在臉皮上。赫德也很歡喜的說道：「我也是從凡克夫回來，

所以我真知道那種歸家的好滋味。」老大媽這時聽了她這話，仍是不說話，臉上只是笑迷迷的。赫德忽然說道：「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你好了我心就快樂了。」老大媽用力捏她的手道：「我現在是快樂了，雖然在床不能起身，但我的心中非常快樂，我倒在上沒有人來看我和我談話，眼也看不見一點兒亮光，人們都不明白我所受的罪啊！但是你一來念這些安慰的話，我就快樂極了。」以後他鬆了手，赫德跑到別屋裏對彼得道：「天已黑了，我們走吧！」二人一同出了屋門，彼得拉出雪車，自己坐在前面，使赫德在後坐着，起身就走，那月光照耀在雪地上，如同白天似的。二人坐着雪車如鳥飛一般的到了家。

這一夜赫德睡不着的時候，常心想那老大媽的床，太不好，被也太少。又想起她聽了詩之後，是多麼快活的。因而暗想道：「若我有工夫能天天去念給她聽，敢保她一天強一天，不多日子就能好了。但是我必須一兩個禮拜方能去一次。真是可惜。」他這樣一心中非常着急難受，就想有什麼法子可以使老大媽天天能聽人念詩呢？忽然想起了一個法子，着急的不得，巴不得明天就起身去辦。這時他只忙着想這些事，幾乎將每晚的

禱告忘了。於是快起身跪在床上。爲自己，爲祖父，再爲老大媽禱告。以後就安然睡去了。

第十九章 還是冬天

這一天正在上學的時候，彼得就來了，並且帶着了午飯。因爲凡是遠來的學生，都是這樣，到了午時，他們就拿出飯來放在自己桌上吃了。若是近的學生，就各人回家去吃飯。飯後一點鐘以前學生可以隨便玩玩。以後他們就上班。彼得自己平常的規矩，每逢放了學，先同赫德到祖父那裏走走。今天他兩個到了家。赫德找了一個合適的機會，同彼得說道：「我想出一件事來。」彼得問道：「什麼事？」赫德道：「你要快學會念書。」彼得道：「是！是！是！」赫德道：「但是你還沒學到好處，必須要會用。」彼得道：「我還會用呢！」赫德又說道：「你必須學的會念書。」他答道：「這是永不能的。」赫德道：「你這話沒有人信了，我現在也不信。因爲曼太太叫我不信。她說能會的。」彼得奇怪她說的。她又說道：「我現在會念了，你可以跟我學，以後快學會了，你

就可以念詩，給你祖母聽。」彼得道：「我不管那些閒事。」她聽了這話，生氣的了不得，很嚴厲的樣子說道：「你若不學就有很大的害處，你母親也常說願你去學，因為我都知道在凡克夫的小孩子，都上學。我同克拉坐車出去遊玩，她會指給我看了，一個大學校，在裏邊不只是小孩子，而且也有年紀大的。這是我親自看見的。他們的教員不是很慈悲，如同我們這教員似的。教員也不只一位，同學們也很多，都身穿黑衣服，頭戴高帽子。看他們的樣子好像要去作禮拜，若是你到那裏去上學，有時輪着你念差了，或拼差了字母，那時他們一點不客氣的笑話你，比較提哀小看我還利害呢！」彼得聽他這一段話，赫的脊骨都涼了，憂愁道：「我現在就快跟你學就是了，」赫德這時改變了樣子道：「好，我們就下手學吧，」於是拿了兩把椅子放在桌子近前，接着彼得用力按他在椅子上。

從前克拉給赫德的箱子裏，有一本書，是要赫德學字母的。上面的課是將字母排開都是按着韻排的，這時他二人相靠着。開頭念第一課，赫德願意教他，但彼得道：「很難學，好不好你先念給我聽，以後再學字母。」赫德念道：

a b c 你當快會念，不然就送你去見官。

彼得快聲答道：「我不去他見，」赫德道：「你不去見誰？」答道：「我不願意去見官。」赫德道：「好，那樣我們就快念吧，若學好了，就不用去了。」因此他就念了又念，直等背熟了這三個。赫德道：「你要記住，不可忘了，」他看這樣的辦法很見效，又說道：「等一回我再教你一些，他念道：

d e f g 你要快學會，不然，就整天價罰你跪。

h i j k 要學的快，不快就將你的手打壞。

l m 要讀的熟，不讀熟，不准放學。

n o p q 學不好就逼着你喝魚肝油。

r s t 學不熟，就打的你手上去了皮。

赫德忽然住下不往下念了，因為他沒聽見彼得的動靜，特爲住下看看他是作什麼，只見他被自己說了這些話，嚇的如同木雞一般，兩眼直瞪着看自己，動也不敢動了，赫德看他這樣害怕，就動了慈心道：「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每晚來學，一定能學好了；但你

必須天天來，不可同你上學校的那樣辦法，大雪大雨也必須來。」現在彼得很順從，好好的應允了。這次學會了第一課之後，就使彼得歸家去了。從此以後，凡赫德吩咐他的話，都很順服並且很用工的學。祖父有時在旁邊吸着烟聽他們這樣辦法，也就暗暗的笑了。有時他願意安慰彼得的心，就留他吃一頓晚飯。

冬季一天一天的快要過去，彼得學他的字母也很有進步。但是對於口念，就很費力。學到字母u時，赫德又念道：

若是你將u和v念成一樣，就叫你站在一個你不願站的地方。

彼得聽了，因此就很用心的記着。又有一天，赫德念道：

w你再不會念，就可以看看那牆上的杆。

他仰起頭向上看道：「牆上沒有杆子。」赫德道：「雖然沒有，但你不知道祖父箱子裏的那根杆子，如同手臂一般粗，若是拿出來，你可不用說沒有杆子。」他早已知道是真有一根這樣的杆子，因此他就又用心學了。又有一天，赫德念道：

x你不會念就不結你吃白麵。

彼得望飯櫥裏看去，見有一些食物道：「我並沒說不會念，」赫德道：「你快學好了這個，再學好了一個，就只剩下一個了。但彼得不明白他說的，赫德又念道：

y 是不難念的，若是不會人就說你懶惰，

若是你不會在凡克夫城的那些穿黑衣帶高帽子很體面很有學問的人，就用指指你小看你。於是彼得用心學，閉着眼就能想出字母的形狀。有一天他來的時候很高興，因為他只有一個字母沒學了。赫德又念道：

z 你若不快會念，就叫你去見閻王的面。

彼得道：「我不管，是去見誰呢，這個人沒有人知道，他是在那裏呢？」赫德道：「敢保祖父能知道，他現在正和牧師談話，我不去問，等他們談完了，我就去。」不多時，她就往門外跑，彼得道：「住下吧，住下吧，」原來他就怕牧師和祖父，真的送他去，因為他還有一個字還沒學會，赫德回來道：「你說什麼？」彼得道：「沒有事，我快學就是了。」赫德這時自己也想要明白這個人到底有沒有，所以想去問問祖父。及至他看見彼得很着急的拉他，就回來不去問了，因此就逼着彼得念一次，又念一次，並且看這

正是個好機會，就又教了他些拼字的功課。

此後天下雲，人也不能在雪上走了，因此赫德三個禮拜沒得去看老大媽，於是就多用工夫教導彼得，使他快學會了，能念詩給他祖母聽，彼得有一晚上回家後說道：「現在我也會念念了，」他母親道：「你會念什麼了？」答道：「會念詩了」母親道：「真的麼？」祖母也聽見了，也不以為是真的。彼得顯出得意的樣子道：「不信，我現在就念給你們聽，因為赫德叫我這樣呢。」他母親就快拿過詩來給他，他祖母臥着，也盼望快聽他念。彼得就拿詩放在桌子上，坐下了，他母親坐在他旁邊，聽了甚為希奇，等他念完了一節，他母親道：「誰想到有這事呢！」但是祖母並不作聲。

第二天彼得到了學校，先生道：「因為他沒會一次，所以不叫他念了；」等了一會先生又道：「或者我今天再試試，看他會不會，彼得你念吧，」於是他拿起書本念了三行，一點沒錯，教員將自己手中的書撲在桌子上道：「奇事，你這奇事是誰行的？為你的字母費盡心力，你總是不會，我在你身上就失了盼望，不願再為你白費力了；但你現在會了。我再問你，這個奇事是誰行的呢？」彼得道：「赫德行的。」教員就看赫德，見他

坐在後面不動聲色。教員道，「彼得，我看你大變了，從前你一兩個禮拜不來學校，現在一次也沒誤了，這又是誰使你如此呢？」答道：「赫德的祖父。」教員希奇的看了彼得，又看赫德。看個不止，覺得信不下去。忽然道：「好，我們再試試，彼得又念了三行還是沒錯。及至放了學，教員就將這事快去告訴牧師，並說道：「這是赫德和他祖父作的。」

每天晚上彼得在家念一首詩給他祖母聽。這也是赫德吩咐他作的。若叫他念兩首，他就不念了，他祖母對於這事，信不下去，他母親也信不下去。貝爾睡下的時候，對老母親道：「若果然這樣，我看別事也能學得會。」

有一次貝爾這樣說，老母道：「我也盼望他能學好了，我也很快樂；但是他每逢念詩的時候，不和赫德念的一樣。有時念倒了字，或掉去字，我只去注意他所掉去的字了，所以覺得他念的不如赫德念的有滋味感動人。因為他對於這事並不關心，他或者以為掉去兩個難念的字是並不要緊的，但他正是把些要緊的字掉去，所以就念不出滋味來了。」

第二十章 遠處朋友的來信

五月到了，那山上的清水涇涇的流到山谷裏去，青嫩的花草和陽光映照着十分好看，餘剩的莎也都化盡了，日光吸引着小花草往上長，如同勸他們快長似的，越上山的高處，風景越是美麗。那不冷不熱的春風徐徐而來，吹在松樹枝上，搖搖擺擺的，要將那些舊松毛落下來，預備快長出新的來；那大鷹在高空圍着老人的屋徘徊飛翔，周圍的地也都乾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使人坐下了。這時赫德和他祖父又搬到山上去？赫德喜的跑來跑去和那些新生出來的虫子跳躍着歡喜；因為他覺得又搬上山來，看見風景比從前更好了。忽然有一天，他聽見屋後有鋸子的响聲，於是想跑去看看什麼事，及至到了，見祖父正在做一把椅子，並且還要再做一把。他看見歡喜道：「祖父，我能知道你作的要作什麼用，就是爲凡克夫的朋友們作的。這一把是爲曼祖母作的，還要作的那一把是爲克拉作的，我看還應該再作一把呢。祖父你想梅小姐來不來？若他不來也好」，祖父道：「我不知道他來不來，但是可以早做下一把。若是他來了，也有他的座位。」赫德

看見剛要做的那把椅子，沒有扶手，就想到梅小姐是很難服侍的。他就說道：「祖父，我看梅小姐一定不願用這把椅子。」祖父道：「若他不用這把，就叫他坐那把有草墊子的躺椅吧。」

這時赫德忽然聽見有呼嘯的聲音，不多時彼得和羊擁上來了。羊都來圍着他，好像多日沒見面的朋友似的，都芊芊的叫喚着。彼得就將羊趕開，自己去靠近赫德，遞給他一封信。赫德以爲奇怪，問道：「你來的時候，人給你的麼？」答道：「不是，」赫德問道：「到底是誰給你的呢？」答道：「我在衣袋裏找出來的。」原來這封信郵差昨天就給了他，請他快轉交，但他放在衣袋裏忘了；今天他向袋內放麵包的時候，這才想起來，現在給了赫德。赫德看了信封，快跑到祖父那裏說道：「從凡克夫克拉寫來一信，你願聽聽麼？」祖父道：「好，你看看寫的什麼？」彼得也走近他們，要聽寫的是什麼。赫德念道：

親愛的朋友赫德；我們現在已經預備好了，只等三兩天之後，我父親有暇時就起身。但他先到巴勒城去，醫生每天到我家來給我看病。他一進門，就喊着道：「快起

身上山去吧。你們不能明白赫德在山上是多麼快樂。山上的風景實在好極了。人若常在山上，身體沒有不舒服的。」看他的樣子，他是着急的要我起身。去年冬天，他沒有一天不對我說的，他自從山上回城之後，臉上也快樂了，樣子也年輕了，比早前大不相同；因此我也不願意再延宕時日，巴不得現在就到了山上，看看彼得和羊。我們起身後，先到拉葛住六個禮拜治病，這是醫生要我如此行，以後我們就再到都非住着。每天有人用爬山轎抬我上山和你玩，和我同來的有祖母，他也是急着起身。但是你想想梅大姐他到底不願和我們來呢。祖母每天問他道：「瑞士，你若願意去就可以去。」但是梅大姐只謝謝祖母道，「我定了主意是不能去的。原來梅大姐他自從聽了西巴回來對他說了些哄嚇的話。西巴對他說道：「山上的石頭很高，好像要落下來打死人，山路是多麼險，不小心就要跌在山下跌死。只有羊還可以上去，人往上去是很危險的。……」對於那些危險的光景，西巴都同他說了，因此梅大姐嚇的身上發抖，起先還有些意思要來，聽了這話之後，再也不肯來了。最可笑的，提哀聽了西巴這種哄人的話，也嚇的不敢來，所以只有我和母親來呢。西

巴送我們到拉葛，他就回去。我現在真是巴不得快來見你。祖母也問你好。

你親愛的朋友克拉書

信念完了，彼得輪着手中的杆子好像要打什麼似的，趕着羊就走了。赫德這時心中滿了快樂道：「我必須快上老大媽家去，告訴他，因為他老人家常聽見我提說他們，所以她也很願早知道他們來的事。」第二天下午，赫德就去告訴了老大媽。

這日老大媽已經起床，仍是坐在屋角上紡線，臉上帶着很望心的模樣。這是因為彼得昨天晚上來家告訴他說凡克夫有一批人，要到赫德家裏來。也不知道他們要來做什麼，老大媽聽了他這話，夜裏全沒睡着，恐怕他們要來再領赫德走了。此時赫德進來，坐在一個靠近老大媽的小杌子上，將這好信息對他說了，越說越愛說，忽而住下看着老大媽的臉道：「你不喜歡聽我說的這個好信息麼？」老大媽道：「不錯，若是能使你快樂的，我也快樂。」他老人家雖然這樣的說，但是臉上愁悶非常。赫德道：「你雖然這樣說，看你臉上仍是不快樂，你是怕梅小姐來麼？」老大媽答道：「不是，不是，你過來我摸摸你手，使我知道你一定在我面前。」但是老大媽又恐怕自己這樣，使赫德不快樂，

於是安慰他道：「我沒有愁事，你放心吧，因為有一件事能使我快樂，就是你念詩給我聽。」赫德找了一首念通：「我在於主滿心歡喜。獨獨靠他保佑。每遇患難靠他躲避。獨一頂好朋友。」老大媽聽了說道：「是，是，是，我就是願意聽這個。」於是臉上立時失了愁容。赫德道：「這詩內的意思是無論什麼人或是什麼事靠他就能安樂麼？」老大媽道：「就是的，我們應該知道無論什麼，天父都有好安排。你再念一節，我們不要忘了其中的好意思。」赫德又念了兩三節，自己也覺得心中平安了，因為知道無論什麼事天父都有很好的安排。

晚上赫德回家的時候，看見天上的明星點點，因而使他心中越發高興，就住下站着，仰起頭向上看了幾次，見星的光輝微微的閃着，十分好看，自己禁不住就開口道：「是的，我現在真知道天父無論什麼事，他所安排的所打算的，都是於人有益的。」他到了家，見祖父也是站在門外，向上看，因為今天晚上的星格外明些，光亮更是特別好看。在這五月，不只晚上的星明亮，白天的空氣也是十分清爽。每天日光初升的當兒，沒有一點雲霧遮着。祖父也常說：「奇怪，今年的天氣特別好！那些大小樹木都長的非常之快

「他也常囑咐彼得，不可使羊吃小樹太多，彼得也就遵他的命令。使羊一棵也不傷着，五月過去，六月又來到，太陽光越發熱，天也長了，因此山上的花草長的十二分茂盛。就是一個小空地也長出密密層層的花來，空氣裏滿了花的香味。不覺這月又快快的要過去，有一天，赫德作完了屋裏的工作，就要出去看看外面的光景，剛走到屋旁邊，忽然大聲喊道：「祖父！祖父！快來！快來！」祖父聽見以為他有什麼急事，就快跑去。他指着山下看道：「祖父，你向那邊看。」他們二人看見下面有一排人往上走着。前頭是二人轎中坐着個小姑娘，身上包着圍巾；後面有一匹馬，坐着一位體面的老太太。眼只望四下裏看，也常和馬夫說話。再後就有個人推着一把躺椅，末後還有一個人背了一些褂子圍巾皮襖等物。這時越看越清切，赫德急得高跳起來說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一定是從凡拉夫來的客。」不多時，轎到了，停在屋前。兩個小孩子用力抱着親親。老太太也下了馬抱着赫德親熱了一回。祖父也來問他們好。老太太就說：「這個地方是多麼好呢！我真沒想到啊！若是一個國王見了這好地方，他一定嫉妒，而且要想法子得這塊地呢。我的小赫德身體是多麼好呢。」就摸着他的小顛道：「真個如同一枝野月季

花似的。我實在想不出我是不是應該先看那些風景麼。克拉你覺着怎樣。你看着怎樣。

「克拉這時沒有工夫說話，就只看四面的好風景，隔了些時候，答道：「祖母，我願意永遠住在這裡不走了。」祖父這時，就推過躺椅，鋪上被，對克拉道：「好不好我抱你上去，因為走路太乏了。於是就抱着他放在躺椅上，蓋上些暖的東西，十分周到，好像是常侍奉過病人似的。老太太見了甚為希奇道：「朋友，你這看護法，是在那裏學的？若是我知道你在那裏學的，我一定叫我所認識的看護生們也去學學。你怎明白這些事呢？」祖父答道：「這不是學的，乃是我自己的經驗。」說完了這話，他的臉上就帶着憂愁的樣子。原來他早前在外的時候，遇見一個在西西里的連長，領兵打仗的時候受了傷，祖父那時就抱他到一個平安的地方，以後躺在床上，一點不動，不能行動，整天只要祖父侍奉他，直等他死了。祖父現在抱克拉的時候，忽然又想起那件事來，以至使他憂愁難受。克披這時看着四面的風景道：「可惜，我不能自己行走，同你們去看看那些花草，松樹，以及赫德以前所告訴我的。」赫德就用力推着躺椅到松樹底下，祖母也跟着去了，他們初次看見這松樹長的很高，很直，枝也很多，就都希奇。以後赫德又推她到羊圈

那裏，開了門使克拉向內看看，但是羊還沒來家，並沒看見什麼。克拉道：「可惜我們等不到羊回來就下去，我很盼望能見見彼得和羊才好。」祖母道：「我的孩子，你可以先看這些，已經在眼前的東西，別的東西，以後慢慢的就看見了。」赫德又推着向前走。克拉道：「啊，你看看這些花是多麼好看呢！有紅的，有藍的，鈴鐺花，可惜我自己不能下去採些拿着。」赫德就跑去採了一些送給他道：「這些不算多，若再往上到放羊的地方去，有紅色，有藍色，也有黃色，如同金子似的花，都一齊長在一塊地上，十分好看，也是十分多？還有些花瓣很大的花，也有些很香的花，若是你坐在花的當中，敢保你永不願意站起來了。」赫德講着隨時臉上就帶着得意的樣子，因為好多日子他自己也是很盼望上去看看。克拉見他要上去，自己着急道：「祖母我也可上去麼？可惜我不能和赫德一塊兒走上去。」赫德道：「我能推你上去。」祖母道：「不可以的，這時祖父正忙着搬桌椅到屋外去，並且也預備了些奶和別的食物，都放在外面的桌子上，要吃午飯。他們在此處吃着飯，仰起頭來可以看到山尖，低下頭又能看到山谷，並能看見山上的一切風景。曼老太太在此吃飯所得的好滋味，正如醫生在此吃飯時所得的一樣。」

他一頓飯誇獎了兩三次道：「我真沒享受過這種情景一次。克拉你現在不是吃的第二片奶餅麼？」她答道：「不錯，因為我嘗着實在好吃，所以比在家時多吃了一片呢。我覺得在拉葛所吃的好飯，還不如這飯呢！」祖父道：「這山上的空氣很好，容易使人飢餓；所以你吃多少都能消化了。」祖父和曼祖母吃着，談了些很投機的話，不覺得日已西下，曼祖母對克拉道，「我們預備下去吧。」不多時轎夫馬夫一齊來到。克拉要求道：「再等一兩點鐘下去，因為我還沒看見赫德睡的地方，和他屋裡的擺設呢。巴不得天再長些，可惜太短了，工夫太少。」因為克拉的躺椅太寬，屋門太窄，推不進去，於是祖父抱着她，同曼祖母都進去了。曼祖母看見屋內的器具很好而且很潔，就對赫德道：「你的床在那裏？」以後他們就從梯子上去，走近窗子，向外面看見風景瞭然都在目前。他們又看了赫德的鋪，是些香草鋪的，都以爲睡在上面一定很好。克拉誇獎了一番。祖父看着曼祖母道：「若你願意叫克拉在此住着。我想他一定能強壯了。你們帶來的被褥不少，我再給他鋪上草，好好照顧他，請你放心就是了。」兩個小孩子聽見這話，如同初出籠的小鳥那樣歡喜。曼祖母道：「我心中也有這個意思，也知道於他身體一定大有

益處；但是給你老人家添上些麻煩，我謝謝你這好意思。祖父看他有意，就快抱克拉下去，赫德也跟着下去了，歡躍的了不得！祖父就下手拿東西給克拉預備鋪。說道：「幸而老太太有些主意，多帶些暖的東西，因為這山上夜裏正用得着呢。」老太太道：「早些打算，是有益處，也是防備難處的。」兩個老人又上去在鋪上放了一層層的東西，弄的好像戰壘似的。曼太太用手試了一試，覺得鋪的很好，這就下去了。正遇見兩個小孩子坐着討論從早到晚遊玩的地方，和當作的工作。赫德問祖母道：「克拉能在此住多少日子，」曼祖母不答，叫他們去問問祖父。祖父道：「至少一個月。」兩個孩子喜的拍手大叫，忽然馬夫來了，曼祖母就上了馬，克拉道：「我們暫時離別，不甚要緊；盼望祖母能天天上來玩。」此時祖父拿了繮繩牽着馬，送他們。曼太太道：「請你不用費心。」祖父道：「我必須下去送你們到都非去，因為在路上我不放心。」於是他們就一同下山去了。正當這時彼得也領着羊下來了。在克拉眼中看見羊都爭先恐後的去圍近赫德，心中奇怪一些。赫德就着這時將羊的名字都告訴了克拉，以後克拉也就認出小天鵝和小熊兩個羊來。彼得心中甚不快樂，立時就領羊走了，兩個孩子都問了他晚安，他輪

着杆假裝沒聽見快下山去了。

最有滋味的一件事：就是兩個孩子睡下的時候，自窗子向外看着，克拉道：「我覺得現在好像坐着一輛馬車要上天上去一樣。」赫德道：「是的，你知道那些星向着我們看，爲什麼很快樂呢？」克拉道：「我不知道，他是爲什麼。」赫德道：「因爲他們住在天堂上他們都知道天父爲我們人打算的很好，所以他們就替我們快樂；因此我們應當放心，到了時候無論什麼事，天父都有合適的安排；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常禱告他，求他，使我們不要忘了他；因爲他常常的記念我們。」

於是兩個小孩子就坐起來禱告了。赫德最先睡着，克拉覺得忽然今晚上睡在一個新地方；並且看見一些的明星，因此多時沒有睡着。原來在他本家時候，天剛黑了窗簾子就快落下來，所以沒看見過一次星；現在見了，奇怪而又歡喜，不住的向外看，只見兩個大星望着自己不動，時候多了，他也入了夢鄉，夢見兩個大星仍是很慈和的向他看。

第二十一章 祖父每天的工作

一早祖父起身到屋前面看見紅日初升，一些兒暖和的光線照到山上，光景更顯得好看。他在此站了一回，又進了屋，克拉此時也睜開眼看見窗子外的光景，他疑惑這是睡在什麼地方呢，及至看見赫德睡在旁邊，又聽見祖父的聲音，這才知道。祖父上來問他道：「睡的舒服麼？」他答道：「一夜睡的十分好，沒醒一次，身體一點不乏力了。」祖父心中也很歡喜，就幫他穿上衣服。赫德醒了，看見克拉已經穿上衣服了，祖父正要抱他下去，於是急着也快穿衣服；不多時也就下去，到外邊去了。他們看見昨天晚上睡下以後，祖父從都非回來，覺得屋門太窄，克拉的躺椅推不到屋裏去，於是將門去了兩塊板，躺椅就能出入了。這時祖父抱克拉到了屋外，使她吸些山上的好空氣。克拉這時就覺得身體爽快得很多，因為這次頭一回起身如此的早；所以他身體上特別爽快。若在城市中住，這個時候的日光已經很熱，空氣也很惡濁，容易使人疲乏；但在山上完全是相反的，真使克拉沒有想到。克拉對赫德道：「可惜我不得常久在此住着。」赫德道：「你

才知道麼？我以前同你說的不錯吧。我以為世界上沒有再好過我和祖父所住的地方。」一回兒他們看見祖父拿了兩碗雪白的羊奶，對克拉道：「這一碗是小天鵝的奶，你喝吧，能使你身體快強壯了。」克拉從前沒有吃一回羊奶，拿過來先聞聞怎樣，及至看見赫德喝了，也就學他喝了，而且喝的一點沒剩，好像喝着不錯。祖父見他學赫德的樣子喝了，就說道：「好！明天你可以喝兩碗。」彼得這時領着羊來了，那些羊見了赫德還是圍着他好像要請他的早安。祖父老遠裏說道：「從今天起小天鵝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吃草，或願意吃什麼都隨他的便，不要禁止他，而且你也可以跟着他去，切不要打他，因為我願他出好奶。你記住了麼？」忽然又說道：「彼得你為什麼望着這邊好像要打人的樣子呢。並沒有人妨礙你的事，你快走吧，不要忘了我囑咐你的話。」彼得很聽祖父的吩咐，就快走了。但他不住的回頭如同有不放心的事呢。赫德隨着羊走了幾步，彼得趁着機會對他道：「你今天必須同我去放羊，因為我必須常跟着小天鵝走，所以太忙。」赫德答道：「我不能同你去，克拉在這裏住多少日子，我就多少日子不能去，祖父叫我和克拉有時一塊兒去。」說着就跑回去到克拉那裏去了。彼得這時握拳切齒的朝着克拉

用力，但又恐怕祖父看見，於是就走了。

兩個孩子打算怎麼遊玩，赫德道：「好不好我們先寫信給祖母，因為他走時我們曾應許每天寫信給他，而且他一定不放心，不知道你住在這裏行不行，若是我們天天去信，對於你在此的情況，告訴他，他在拉葛也就放了心。」克拉道：「我們必得到屋裏去寫麼？」看他好像離不開外面的光景，赫德不作聲，就快到屋將一切用的器具，都拿出來使克拉在膝上寫。自己就在桌子一邊坐，二人一齊下了手，克拉寫不了一段，就住下筆看風景：覺得很清和的風，微微的吹到臉上；松樹枝輕輕搖着，好似要和自己談話；又看見一些小蟲嗡嗡的飛來飛去，不由的心中快樂非常；仰起頭來看見山峯連連，低下頭又能看見山谷彎彎，什麼東西都滿了平安的氣像。這一上午快快過去，兩個孩子沒想到又要吃午飯了，祖父拿了奶又預備了一些飯，如同昨天吃的一樣。飯後赫德推着克拉到松樹底下，彼此談談自從凡克夫離別以後的經過，那些松樹上的小雀，叫喚着好像也對他們說什麼似的。一下午又快過去，彼得又帶着羊下來了，臉上如同生氣的樣子，赫德同克拉問他晚安，他不回答，轉身又走了。

克拉看見祖父拿奶，忽然願意喝上一碗。對赫德道：「我覺得十分奇怪，自從我記事以後，沒想着這麼愛吃一回，每逢吃喝都聞着有魚肝油味，所以巴不得一點也不吃不喝；但是現在真等不得！要想喝奶。」赫德道：「不錯，我也知道，那種滋味。我在凡克夫時，每吃點東西，就在喉管裏咽不下去。」但是克拉自己並不明白，他現在是爲什麼能吃能喝了。這全是因爲他現在吸着山上的好空氣，所以他消化的快了。祖父擠了小天鵝的奶給他喝。他喝的比赫德還快些，並且他想再喝一碗，祖父又去拿了一碗，另外還給他一塊別的東西，他都吃喝了。祖父今天下午又到他人家裏去買了一些奶油，抹在麵包上，眼看着兩個小孩子吃，見他們二人爭着吃的很快，而且有味。

這一夜克拉睡下，看了多時星，等到眼發乾，張不開纔睡着了。一夜沒醒一次，他從來沒睡這麼好過。第二天早上，早起身吃了飯，忽然有一件想不到的事，就是看見往山上走的有兩個苦力，每人背着一張床，另外還有些好看的被褥，並且還有一封祖母的信，及至到了近前，拆信一看，信上說道：克拉和赫德向後可以用這兩張床，一張可以使赫德在山上，或在都非用，一張可以留在山上，等克拉第二次到山上用。信的末後也說謝

謝兩個孩子，因為常寫信告訴什麼。這時祖父就將兩張床，搬到上層去，挨着放下，靠近窗子，爲的是使他們容易向外看星光月亮，或是看太陽初出的光景。

此時曼祖母在拉葛聽見自己的病孩住在山上天天見好，心中十分歡喜。克拉自己也覺得整天價看些說不盡的好風景，心中很是愉快，而且祖父待他很好。還有赫德和他玩耍，比較凡克夫的時要玩的更有滋味。克拉每天早上醒了，就說道：「我現在還得以在此，我心是多麼快樂呢！」他祖母天天聽見這些事，所以心中很平安，因為山路往來不便，也就沒常來看他。祖父對於她也是十分體恤，每天想用各種法子使他身體快好。到了下午，祖父就上山去採香草葉子，餵小天鵝，不多幾天，就覺得小天鵝的奶也多了也好了。

克拉來到山上，現在已經三個禮拜。有一天祖父抱他下來道：「我的小姑娘，你試試能不能站一兩分鐘。」這時他爲要討祖父的歡心，就將脚着了地，但是仍有點受不住，就又快使祖父抱起他來。從此以後，祖父每天使他試一次，漸漸就能站的時候多了。今年伏天赫德覺着這山上的光景，比早前特別的好，他就常對克拉提說山的高處花長的多麼

好看，日光映照著山上，真是別有天地。有一晚上，兩個小孩子坐在松樹之下，又提起山高處的好光景，還沒得去看看，就要求祖父和他們領著羊一塊上去看看。祖父答道：「若是我和你們同去，今晚上克拉必須先站試試能不能站住了。」赫德對克拉說了，克拉因為要想去的緣故，所以就應許了又試一試，這一晚上彼得下來的時候，赫德對他道：「明天我們要同你上山去，住一日的工夫，才下來呢，」彼得仍是發脾氣，不喜答應，拿著杆子就去打一個羊，這羊嚇的跳過小天鵝的那邊。他的杆子，就打了個空。克拉和赫德二人想一晚不睡，討論明天去玩的次序，但是時候過久了，忽然都睡着了。克拉做了一個夢，夢見那山上面的光景十分好看，草長的青青綠綠，花都是欣欣向榮，又加上天氣清朗，陽光普照在萬物之上，赫德也在夢中聽見大鷹在高中哇哇的叫喚。

第二十二章 沒想到的事

第二天祖父起身很早，到屋外快去看看今天天氣怎樣，果然天氣很好，日光已經出來了。於是就將克拉的躺椅推出來，預備着等一等上山用他，以後他就又回到屋裏去叫醒他。

們，正當這時，彼得領着羊來了，羊都東跑西走的不甚聽吩咐，這是因為彼得昨天打他們的結果，而且赫德多日子沒同他一塊上山，所以羊就大大變了。彼得忽然看見有個躺椅在這裏，放着，想今天要上山的不只赫德一人吧。若是有別人同去，又沒工夫和他談話了，於是大發脾氣，越想越懊惱，看這椅子就是自己的大仇敵，四下裏看看無人，就快跑上前去拉着椅子走了幾步，用力往山下一推，那椅子就不見了。

以後，彼得就快快跑着上山，沒敢住腳，到了一個地方，他看見有些小樹，一直的攔進去，惟恐祖父看見了他，但是自己心中對於那椅子，還不放心，不知道到底怎樣了。於是又出來看看，只見他的仇敵越滾越快，翻來覆去的不多時就摔碎了。彼得就跳起來拍着手大聲歡呼了幾句，又快跑了，他這樣的打算，爲的是使克拉沒有椅子，就不能上山，必須快回他家，那樣，赫德就天天有工夫和自己上山了。但是他並沒想到，或是不知，道，若是作了不好的事，一定要有難處呢。

赫德這時出了屋，跑到羊圈那裏看看，以後祖父也抱着克拉出來了，看見躺椅子不在了，就問赫德道：「你推過躺椅麼？」赫德道：「我到羊圈去看了一看以後回來，並沒看

見有椅子在此呢。」正當這時，風颳的甚大，門窗吹的亂響。赫德道：「祖父！大約是這大風，將他吹下去了吧。」若是風將椅子吹到山下，如同至都非那麼遠，我們一時拿不回來，今天就不得上山去了。若是滾着下去，我想一定被石頭碰碎了。說着就四下裏看道：「這事真怪，椅子怎麼能轉了一個彎兒才颳下去呢？奇怪！」克拉泣聲道：「若是躺椅子沒有了，我們不能上山，那樣我必須快回去了。可惜！可惜！」赫德這時眼只向着祖父，盼望祖父能有什麼法子，忽然說道：「祖父！你是不是能再想個別法，使克拉不必回家去。」祖父道：「好！現在我們已經定規要上山去。走吧！以後我再慢慢打算。」兩個孩子，喜的不得了，看見祖父往屋裏去拿出了一些暖被子，鋪在地上將克拉放上坐着，又去拿了奶，就領出兩個羊來，祖父自思道：爲什麼今天到這時，彼得還沒來領羊呢？於是他一手抱着克拉，一手拿着暖被子道：「我們起身吧，羊也跟着我們去。」赫德跑到兩個羊中間；一個在右，一個在左，甚親熱似的。一同前走着，他們不多時到了放羊的地方。奇怪！看見彼得和羊都已經來了呢！但是彼得在一處臥着，祖父叫道：「你這個懶東西，你爲什麼不帶着我的羊來呢？你是什麼意思？」彼得應聲而起道：

：「我到你家時你們還沒有一個人起身，所以我就沒去領羊。」祖父又道：「你看見躺椅子麼？」彼得不悅道：「什麼椅子？」祖父就沒再問，將被鋪在地上，放上克拉。克拉道：「這樣我覺得比躺椅還舒服些。」她又對赫德道：「這樣十分好。」以後祖父走時，對赫德道：「午時你們到個蔭涼地方拿口袋的飯吃，再可以隨便叫彼得去給你們拿奶。」又對彼得道：「你要看明白是拿小天鵝的奶。我現在要回家看看椅子到底怎麼的一回事，下午我還回來。」他們這些孩子在此看看天空一點兒雲彩都沒有，花正是開放着，清香撲鼻。克拉和赫德滿心快樂，有時小羊也來倒在她們旁邊玩。每一個羊克拉都分出是叫什麼名字，因為每個羊都有她的特性，所以也好記些，羊們也都認識克拉，所以也常用頭磨擦她。

此時赫德想起那開好花的地方，就想快去看，以為若等祖父回來，恐怕天晚，花都謝了；因此就問克拉道：「我離開你幾分鐘行不行？我快去，也快回來，我要去看看那些花怎麼。」她又道：「我有法子了。」就去拾了一些葉子，放在克拉身旁，又領過一個羊來道：「你現在不會寂寞了，」她走了之後，克拉就將葉子一片一片的送到羊嘴上，

十分歡喜快樂，又看羊在此和她很相親愛，使她不寂寞。因而她就想到自己從前並沒有幫助別人，安慰別人一次，現在見了這些好光景又看見這小羊的可愛，就觸動了她的心，以為有生以來沒有這種滋味，就抱着小羊的頸項：「小羊！我們在此多麼好呢！我巴不得和你永遠住在這裏。」

赫德走到多長花的地方，一見了大聲喊道：「噯呀！花都好像金子似的，這些鈴鐺花真香真好看呀！空氣裏滿了花的香味了，最好聞的香味，是從這小棕色的花來的，他長得也不高，如同很謙卑似的。」她在此誇獎了一大篇，就又跑回去，見了克拉，急忙說道：「你必須去看看，真是令人有想不到的好滋味。若是等祖父回來，恐怕花就謝了。好不好我背你去？」克拉着急道：「你比我小，怎麼能背我呢？」赫德想了一個法子，就叫彼得過來。彼得這時坐着定睛看她們，如同不明白他所看見的似的。他本來以為椅子壞了，就能弄的克拉回家，或者不能上來。但是他現在已經看見自己的計謀失敗了，事已在眼前，不能說自己的眼睛是花了。及至聽見赫德喊他，他回答道：「我不去，」赫德道：「你必須過來幫助我，因為我自己辦不了，快來吧。」他又答道：「我一定不。」

「赫德就生氣向他跑着道：『若你不來，我就有個法子使你不願受。』」彼得聽了這話，就疑惑莫非是她已經知道我所做的那事麼。不然她怎麼這種說法呢？若她真的知道那事，恐怕對她祖父說了，就不得了。於是快起身跑去道：「我來了，你必須應許我不對別人說什麼。」因為彼得這時心中有後悔害怕的樣子。赫德可憐他道：「你來吧，不用怕，我一定不作聲；現在我要你做點事。」於是他二人走到克拉那裏，赫德叫他架着克拉的一臂，自己架着一臂，架她起來，雖然架起來，但克拉仍是站不住，怎麼還能走呢？并且赫德身體小，她怎能使克拉依靠呢？赫德道：「你可以用臂圍着我的脖子，你再依靠彼得的手臂，那樣我們二人抬着你走，」彼得從沒有幫助過一次人，所以他的手臂伸直了好像一根棍子。赫德看見了說道：「彼得你不是那樣子，你當彎起你的臂來使克拉的手臂在內。」雖然她這樣說，但是彼得又弄的身子一面高一面低，使自己少費力氣。赫德纔將就着試試用腳走行不行，一試又快舉起來了。赫德道：「你可以把你的腳後跟也着地，或者就痛的輕一點，」克拉不信他的話，但試了一試，果然痛的輕些。赫德又道：「你再走幾步試試看。」克拉歡喜道：「我覺得能走了。」赫德道：「你實在能

走了麼？可惜祖父沒在此看看。」克拉這時走一步，又一步，雖然身體無力，仍須他二人架着，但是走一步也不痛了。每逢向前走一步，三個孩子就大聲歡呼，以表快樂。赫德道：「向後我們可以隨便到各處玩了，克拉你也用不着躺椅子了。這是我們一個最寶貝的快樂。」克拉道：「我也覺得這是頂可貴的，再不必天天要人幫助行動了，世界上沒有這樣可貴的事。」

他們架着走不多時，就到了花最多的地方，看見很多的鈴鐺花，搖搖擺擺。克拉道：「好不好我們在此坐下？」於是他們就坐在花當中，四面有花圍着。赫德這時忽然自思道：「爲什麼心中這樣快樂呢？不是因爲花的好看，一定是因爲克拉好了，這是頂寶貝至可快樂的。」克拉也不作聲，心中只是充滿了快樂。彼得在此也是沒有動靜，因爲他睡着了。他們三人在此玩了多時，不知不覺天已正午，羊也都來了。他們不是要來吃花，乃是來找他們的主人，因爲多時彼得沒上去。到了午時羊就能知道，有一個在前頭領着，別的羊都隨着芊芊的來到。彼得這時也醒了，他夢裏看見那把躺椅仍在祖父屋前，並沒有破壞，擦了擦睛眼，睜開一看，見那些黃色小花，他還以爲是椅子上的銅釘子呢，

及至清醒了以後，這才知道是個夢。但他常恐怕赫德對她祖父說了，因此凡赫德所吩咐他作的，無不順從。以後他二人又架着克拉回到了原地。赫德快拿飯袋，現在就要實行以前嚇彼得的話，原來她並不知道別的事，就是不格外給彼得東西吃罷了。赫德將飯分成三份，自己想道：「我的吃不了，再給他吧。」他們三人坐下吃飯，各人急着快吃，好像是很飢餓似的，吃了以後，將所剩下的都又給了彼得。他吃的一點沒剩，雖然彼得吃的不少，但是每逢下咽就好像有個東西在喉嚨裏，擋着咽不下去。他們午飯吃的太遲，剛吃完，祖父就來了，赫德快跑上前去要將心中的喜事告訴祖父，但她急的連話也說不清楚，祖父明白了她的意思，走到克拉面前道：「好！你已經勝過了痛苦。」於是就架着克拉再走走。因為祖父的手臂有力氣，所以她走的比前更好。赫德也跳躍相隨着，不多時祖父抱起克拉道：「不要走的太多了」，就叫他們回家。使克拉多休息一些，恐怕身體太乏。

彼得黑天回都非時，看見許多人圍着向那裏看，自己也想過去看看，他一向裏面看，正看見破的七零碎八的一把躺椅，釘子也都這裏那裏的不在一起。開磨房的那人挨近彼得

說道：「我曾看見他們抬着這東西上山，看樣子這東西至少要值一百塊錢，誰知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有個女人是叫祖父表叔的，他說道：「聽表叔說，大約是風颳下來的。」那個磨房主人又道：「幸而是風的事，若是一個人作的，我看當重重的辦他，若是凡克夫那位先生知道，他也能來查問出來，帶他下監。我幸而一兩年沒上山去了，不然若常去的人恐怕免不了費口舌。」也有些人說長道短，彼得聽的不耐煩，就從人叢中偷着出來，慢慢走了幾步，忽然拔腿就跑了，如同有人在後面趕着似的。跑到家，想起那磨房主人所說的話，就使他全身發抖，只恐怕凡克夫的巡警來抓他下監，以為大禍已在眼前，嚇的頭髮都直豎起來了。他心中這樣害怕，不論人問他什麼，都不回答，也不吃飯。他就快上床用被蓋着頭，哼……哼……的叫着，他母親聽見就說道：「大約這孩子又是在山上吃酸草多了，以致肚子痛吧！」祖母聽見這話，可憐他道：「明天可以將我的乾糧給他放上些省的他吃不飽，在外就糊亂吃些東西。」

這一晚上赫德和克拉躺下沒睡向外看着星。赫德道：「今天的事是多麼令人快樂呢！雖然天父不快加給我們所求的，但是我們若常常禱告，到了時候，也就加給我們，克拉！

你覺出來了沒有？」克拉道：「你爲什麼忽然問我這話呢？」答道：「因爲我在凡克夫時，切心禱告求天父快使我回家，立時沒得效驗，我就以爲那時天父忘了我，你看現在怎樣？那時若我立刻得以回家，你也就不能來此玩，你的病也永沒有好的一天了！」克拉思想了幾分鐘說道：「我們不用禱告，因爲一切事天父已爲我們安排好了，我們所盼望的，他也知道，爲什麼還用禱告呢？」赫德着急道：「克拉！你不當這樣着想，我們必須凡事禱告他，知道是從他來的，若是我們不禱告他，他就叫我們隨便，也不管我們了。這些是祖母告訴我的，我們應切記不忘。我們所求的，雖然當時沒被應允，並不是天父沒聽見，我們應當仍就切心禱告說：「親愛的天父，我很知道凡你爲我們安排的，都是合適的；雖然有時沒被允諾，但我的心也不難受，因爲我一定知道你到了合適的時候就賜給我們。」克拉問道：「你怎麼懂的這些呢？」赫德道：「就是祖母對我說的，以後我知道都得了效驗。」說着，她就坐起來。又說道：「我看我們現在應爲你會走感謝天父，並且也感謝他使我們這樣的快活高興。」克拉道：「你說的不錯，我只願快樂，幾乎將禱告忘了呢！」二人就用自已的話，禱告感謝天父，將這福氣加給克拉，使這

病了多年很軟弱的克拉，現在好了。清早起身，祖父道：「好不好你們寫信給你祖母，叫他來看看，因為你會走了，這是一件希奇的事；」但是這兩個孩子，還想着再使克拉能自己走，祖母來看見更是歡喜。赫德問祖父道：「你看克拉再有多少日子就能自己行走？」祖父答道：「不出一個禮拜。」於是他兩個坐下寫信請祖母一禮拜之後，來山上玩。信中一點沒提克拉會走的事。此後克拉覺得一天好一天，每天清早就聽見她歡喜說道：「我現在好了，我現在好了，不用再躺在椅子上了，我要同別人一樣的能自己走路了，」她以後天天練習，一天走的遠一天，她這樣活動，因而他肚子裏消化力大了。祖父漸漸也將奶餅割厚了，很喜他能吃的那樣多，並且拿了大壺親自倒奶好幾次在她的碗裏，她都喝盡了。一禮拜快快過去，祖母就打算起身第二次上山。

第二十三章 辭別再見

祖母發了信，言明第二天就可來到。彼得將這信交給他們。祖父和兩個孩子並羊在家等彼得。羊在這清氣中跳躍着，和孩子們玩。兩個孩子摸羊的頭頂道：「願你們上山一路

平安，」祖父見他們這樣，也就暗喜不止。彼得來交信的時候，向前走的很慢，一交了信，轉身就走，向後看着，如同有些此不放心的事。不多時連跑帶跳的上山而去。赫德見他這樣，就問祖父道：「他爲什麼這樣子，他常回頭就如同有人拿着杆子趕他似的，跑的很快。」祖父道：「也許他看見我應許他的杆子了。」

彼得跑着到了一處，人不看見他，這才住了脚步，往後看，忽然他跳的很高，臉上害怕，如同有一個人在後面拉他脖子似的。因爲他常害怕，所以就疑惑在小樹條子裏有些凡克夫來的巡警出來抓他，他終天放心不下，沒一時心中得着平安。

因爲曼祖母快要來，赫德這幾天就忙修飾屋的內外，弄的有次有序，爲要使她看着有趣。克拉因爲身體還沒有多力氣，看赫德這樣忙，只是着急也不能相幫，但是曼祖母沒說明白是上午來，還是下午來。因此兩個孩子就早早穿上好衣服在屋前坐下，等候着祖母。這時祖父來到，手中拿着一些龍胆花，是他才從山上面採來的。以後拿到屋內去了，赫德就跳起來看看祖母來到了沒有，不多時看見一排人上山而來，前頭有個嚮導，後面就是祖母坐在一匹白馬上，再後就有苦力背着很重的包袱，包袱內大約是些被褥等物。

爲的是祖母自己出門用，他們越走越近，不多時到了近前。祖母在馬上往下看着她們，她一看見兩個女孩子，並肩而坐，於是下了馬，驚問道：「克拉你爲什麼不騎下呢？你怎麼不小心呢？你現在身體怎樣了。」說着就伸出兩手向前快走，又道：「親愛的孩子，這真的是你麼？你這又胖又紅的腮，幾乎不能使我認得你。」於是又向前走，顯出甚是奇怪而又親熱的樣子，這時赫德和克拉不慌不忙的站起來，也迎面而走，臉上都沒顯出特別形像，大模大樣的走着。祖母見了，大驚失色！暗想道：「這孩子並不會走，又是糊塗的赫德使她這樣吧！」但她細細看看克拉走的很好，並不是裝模作樣的。這時兩個孩子。禁不住就笑了，祖母跑上去抱了克拉，又抱赫德帶哭帶笑，心中不知道要怎樣喜歡。祖父在一邊坐着，也是大笑了。祖母領克拉到祖父面前道：「我的朋友，我也沒法子謝你的恩了，因爲孩子能這樣，全是你的……。」沒等她說完，祖父接口道：「這是天父的好日光和好空氣，使她好的。我並沒有可謝之處，」克拉道：「但是你的羊奶，幫助了我不少，你算不出我一共喝了多少奶了，並且這奶十分的好。」祖母又道：「我若在別地方看見克拉，我一定認不出是他，因爲這孩子的臉圓起來了，身體也強壯了

，我並不敢想有這等出奇的事，我現在必須快打電報，至巴力城，叫我的兒子來，也不告訴是叫他來做什麼，等他來到，叫他親自看看這事，我想他不知要怎麼快樂呢。但是苦力已經都下山去了，電報怎麼去送法呢？」祖父道：「我能叫彼得下山爲你送去，」祖母一心想快叫他兒子來，因此就大大歡喜，快打電報使他兒子越早來越好，並且謝了祖父的費心。

祖父走了幾步，用兩個手指伸在口中呼嘯，一時全山滿了嘯音，彼得聽見就快下來，因他素常明白是祖父口嘯，彼得來到，臉上發黃白色，以爲這次叫他下來，管保就是要捉他送到衙門裏去，所以心中極其憂懼。及至到了祖父面前，見有一張紙，要他送到都非電報局去，這才暫時心中平安了。彼得也沒等拿着電報錢，接過紙去轉身走了，到了午時，他們仍是在屋外吃飯。祖父就將克拉能走之原故，說給祖母聽。起先怎麼使克拉能學着站，以後天天如何練習活動身體，又說了那天想要上山去玩，不料到躺椅沒有了，或者是被風颳去了，只因那時克拉一心想去看花，於是就使她學走第一步，又一步。……曼祖母聽了，還是希奇道：「感謝你的恩，這事真使我希奇，我們現在不是睡着做了個

夢嗎？我們真的沒睡着嗎？唉！這和我們同坐的，又壯又胖的孩子，真的是以前長病而很瘦的克拉嗎？」兩個女孩子聽了祖母這些話，就很高興快樂。

正當這時，曼先生在巴力城辦完公事，就打算使他們在不預料的時候跑到山上看他們，所以沒預先通知，就起身坐火車到巴勒，第二天又上了火車，到了拉葛，聞他母親已經上山去，於是又快雇了一輛馬車，經過麥因到了都非，從此自己就步行上山，他未來之先，早就聽人說山腰裏有一處小草屋，是彼得的家，這山上別沒有路可走，只有一條小草路。曼先生這時並沒看見有個草屋，自己就以爲莫非是走迷了路，身上已經走乏了，於是站住四下裏一望，不見一人，所說的小屋也沒看見，也沒聽見山上有點人響聲，只有那風很猛的吹來，小昆蟲飛來飛去的舞着，並且也能聽見雀鳥叫喚和樹葉子被風吹過的聲音，因爲走的很熱，就在此風涼一刻，再走也晚不了。不多時，忽然看見來了一人，手中拿着一紙，原來就是彼得拿着電報正往山下走着，忽然看見曼先生，於是想繞過他走，曼先生叫道：「來！來！來！」彼得沒奈何，就慢慢的走去，但他的腳好像拉不動的樣子，走了第一步，不想走第二步。曼先生又喊道：「你快來吧，我問你我上山

去半道裏經過一處草屋，內中住着一個老婦人，再往上走，就可以到赫德的家在那裏住着凡克夫的客人，你說這條路對不對？」彼得害怕的樣子，回答了一聲「是的」，轉了個彎就往下跑，沒小心咕……嚕……咕……嚕……的滾下去，正滾到那輛碎椅處就住下了，幸而沒受大傷。手中的電報也碎了，被風颳去，他正往下滾的時候，以為那個人一定是從凡克夫來的衙役要捉他，所以懼怕的比那跌倒往下滾還利害的多！曼先生看見他這樣子，心中以為山上的孩子見了生人，怎麼這樣小胆，以後就又上山去了。且說彼得滾到下來，當時沒爬起來，只是心想那個人到底是做什麼的，這時忽然聽見有人聲說道：「今天又被風颳下來了一個好像沒縫好的一包山謬似的，看看明天還有什麼要颳下來。」說這話的，不是別人，還是那個磨房主人說給笑話呢。彼得聽見這些話，又添上一個驚慌，於是快起身，也不看看是誰，一直的快跑了。想快到家藏着，就沒有危險了。及至到了家，又想起羊還在山上，而且祖父吩咐送下電報務要快回山上，因為他很怕祖父，所以就不敢怠慢，就又回去在路上一步一跌的哼……哼……走着，也不能跑了，因為這時他心中滿了不平安，而且身上受了些傷，所以就走的很慢。

那時曼先生往前走著，不多時就看見了那所草屋，他才放了心，以為自己沒走錯路，又走了多時才到了目的地。就看見祖父的房子，上面有幾棵松樹枝子，被風颳的搖搖擺擺，自己以為在他們不預料的時候，就到了他們那裏。但他還沒到之前，他們也早看見了他。於是也就預備使他在不預料的時候看見了希奇的事。曼先生向前走着，看見有兩個孩子，也朝他走，一個高點的姑娘，頭髮金黃色，臉是紅潤而且胖，依著赫德走。赫德瞪着兩個小黑眼有微笑的模樣。曼先生細細一看，忽然站住眼中流淚，使他想起克拉的母親在世的時候，正是好像這個高些的姑娘。曼先生自己在此時覺不出自己是作夢呢，還是醒着呢。那個高姑娘這時開口道：「父親，你不認得我了嗎？你看我改變了嗎？」曼先生跑上前去抱着克拉道：「你真大改變了！這事真使我夢想不到。」於是又向後倒退了一步，細細看看到底真的是克拉不是，盼望不是作了夢。又說道：「你真是我的孩子克拉，不錯……不錯……」抱着看了又看，祖母這才上前來，要看看他兒子，見了這事是多麼快樂。開口道：「我兒，你現在要說什麼呢？你叫我們沒想到的來了，我們在此也有一件使你想不到的事給你看。你說這兩件那樣更令人快樂？當然我們所預備的這

是出奇而且要緊些。現在你應當快去拜望祖父，他是我們的恩人中的一位。」曼先生道：「是的，我知道一定也有我們的小客人赫德的功呢。」他就拉着赫德的手道：「你好麼？你現在在山上住快樂了麼，看你臉比阿勒玻山上的美花還好，我很喜歡再見你。」赫德想起曼先生早前待她很好，今次見曼先生也是很歡喜，並且也爲曼先生有這想不到的事歡喜。此時母子二人見了祖父，曼先生多謝他老人家所費的心，祖母此時就又離開他們往屋後去，看松樹的風景，忽然看見了一棵龍胆花，如同是方才栽上不多日子。就喊着道：「真是好看呀！親愛的孩子，快來看看這是爲我們來就栽上的麼？」兩個孩子一齊跑過去。赫德道：「不是我栽的但我知道這是誰栽的。」克拉道：「這花在山上也有，或者這一棵更好看些，祖母你猜猜這是誰栽的，祖母心想一回，是誰栽的呢，忽然聽見松樹後面小樹叢中有個動靜。不多時彼得出來了，原來他往山上來的時候，看見屋前面有祖父和以前見的那個人談話，就不敢從那裏經過，轉了個彎從屋後面的小樹裏過去。不料正遇見祖母。祖母見了認識是彼得，心想這孩子怎麼這樣眼生，不敢見人。這花莫非是他栽的吧，若是他就應當叫他來給他點賞賜，於是祖母叫道：「你這個男孩子

，來吧，不用害怕。」彼得這時嚇的直挺挺的呆立着，每一根頭髮都豎起來，自己以為今天一天的工夫，所遇見的真是受不住了，只道要了我的命了，於是從松樹後面轉出來，臉上乾黃，皮都皺皺着。祖母見了他。還以為他是眼生，就對他道：「你不要害怕，你對我說這是你作的麼？」彼得低着頭並沒看見祖母這話是指着什麼說的，他只看見那個人以為就是從凡克夫來的巡警，於是心驚胆戰的嘴幾乎說不清話。慢慢的道：「是我作的！」祖母道：「好！你想這不是件好事麼？為什麼還害怕的這個樣子呢？」彼得答道：「因為他破……破……的太零碎不能再修理起來了。」他說這話的時候，嚇的渾身發抖，兩膝碰的很響，真是面無人色了。祖母就憐恤他，快跑到祖父那裏道：「這個孩子真是可惜，我看他腦子是壞了，不然怎麼這種形狀呢？」祖父道：「他一點不是腦子壞了，他就是颯椅子到山下的風呢！他自己也知道當得大的刑罰，所以他就這樣害怕。」祖母起初還不信祖父所說的，因為看彼得不像是個壞孩子，並且他並沒有壞那椅子的緣故。但是祖父自從椅子壞了之後，就留心觀察，見彼得的樣子形跡令人可疑，而且平日他對克拉的惡樣子，祖父一一都看清了，所以祖父證明一定是他，現在才這樣的直說了。

。曼祖母道：「雖然是他，我們應當寬待他，不該再罰他，並且也應該想自從凡克夫的客來了之後，將赫德佔起了，不得和他上山放羊，因此他就生氣，整天價心想報仇，我知道他這是個糊塗的辦法，但是我們各人生氣利害的當兒，有時也是這樣糊塗呢。」說完了，她又回到彼得那裏，看見彼得還是站着發抖，她就坐下用慈悲和氣的聲音叫道：「小孩子你來！站在這裏，不用害怕，不用戰慄，我要對你說幾句話，要你好好聽着，你把椅子推到山下跌碎了。你自己知道作的不對，也知道應該受罰，但是你將這事隱藏着不說出來，想着免受刑罰。彼得！你要知道，人若作了錯事，自己以為人不知道，這正是看錯了，無論什麼事，天父就沒有看不見聽不見的；所以人若想隱藏起來，那是不能的，自從我們一生下來的時候，天父就預備了一個小看門的住在各人身上，這個小看門的平常他不起來作事，若是人一作了不好的事，他就醒起來，用他手中的刺棍，刺我們的心，使我們沒有一個時候得着平安舒服，整天價害怕不快樂，這個小看門的那時也要對我們說，現在就要拉你到衙門裏去了，因此我們總是得不着快樂，彼得！你覺出不是這個樣子呢？」彼得這時微微的點了點頭，好像是佩服她說的，正是自己心中的滋

味，並且也都聽明白了，表示悔恨的樣子。曼祖母又說道：「再者你打算錯了，你看你打算的這壞事，正是於人有好處呢！若是那輪椅還存在，克拉不能好起來，只因沒有椅子，而且他又想出去看花，於是逼着她練習自己用脚走路，一天一天的就能走了，比坐輪椅子出去好多了。現在你看看天父能將惡事變成一件美事，你打算給人不便宜，正是使你自受罪呢！彼得！你都明白我所說的嗎？若是明白，你不要忘了，你若再做錯事，就應該想起你心中那個看門的要刺你使你不快樂，並且弄出一些使你害怕的聲音來。你記住了嗎？」彼得斂聲屏氣的道：「是的！我記住了。但我看見那個好像巡警似的人，仍然在那裏站着和祖父談什麼，就不放心。」曼祖母道：「好，現在你放心吧，這件事算過去了。我願意送你一件禮物，使你每逢看見這禮物，就想起凡克夫來的客人在此地是於你有益處的。你願意要什麼呢？你看什麼禮物頂好？」彼得這時就抬起頭來瞪眼看着曼祖母，以為她不知道又要給他什麼刑罰。曼祖母道：「你到底願意要什麼？快說吧！」彼得這時心中紊亂，不知道她是要給他什麼。曼祖母又道：「我真的要送你件禮物，為要盼望你將以前所犯的錯處都去了。小孩子，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嗎？」

彼得到現在才知道一定不是要給他刑罰，並且知道這位慈悲的老太太，一定不能將他交給巡警。他忽然覺得如同有個山也似的重東西從身上掉下來，於是想到若犯了過失應當在神面前全然認罪，他就對曼祖母道：「那塊紙我也失掉了。」祖母想了一回，才知道那電報紙他沒有了，就用慈悲的聲音道：「你是個好孩子，因為你不將錯處隱藏起來，很好。你現在可以說要我送你什麼。」彼得這時就腦子昏了，以為我要揀選什麼世界上好東西呢，他想了一回，想到了麥因每年的會集上有很多好看東西，因為那時自己沒有錢，只站着看看，一點都買不起。有些紅色的叫子，可以用了喚羊，又有那些圓把刀子，可以用他割野莓。……這樣那樣的東西，是揀那種呢？忽然想了個法子，暗想道：「我家離那會不遠。」於是開口道：「十六個銅板！」他覺得要的實在不少了。祖母道：「你要的不算多，你來吧！」祖母即從錢袋裏拿出了兩塊銀錢，放在他手中，另外還有些銅板。祖母道：「我們現在算是清了賬完了，我的意思這些錢，你可以每一禮拜花一角。」彼得道「我一輩子能這樣麼？」祖母笑了，以致祖父和曼先生也不談話了，望着這邊看。曼祖母道：「我的孩子，你好好記住，我也好好記住，以後就照着辦。」曼

先生聽見也笑了，心中很贊成他母親這種辦法。彼得眼看着自己手中的錢，自思道：「感謝天父的恩，盼望我這不是作了夢，於是跑着跳着上了山，再也跌不倒，心中也不害怕了，心中的難處全然沒有，也不發抖了，並且每一禮拜，有一角錢隨便花花，這一些事使彼得十分快樂，完全不同以前那幾天的樣子了。」

他們吃了午飯，坐着談了一會子，克拉拉着她父親的手至一旁說道：「父親你真想不到祖父是爲我費了多少心，我也算不出來的，我一輩子忘不了他這恩惠，我給他什麼或是爲他作什麼，可以報他的恩呢？」曼先生道：「我每逢看見你現在身體好了，我也是常想報他的恩。」這時祖父和曼祖母坐着談話。曼先生回去拉祖父的手道：「我的好朋友！我要對你說幾句話，請你聽聽。我這幾年，心中沒有一時快樂，我所有的東西和錢有什麼用處呢？一點不能使我的病孩子好了。天父幫助你，使我的孩子全愈，作了個新生者，並且我也因此作一個新生的人，請你現在告訴我，你要我爲你作什麼以表我感謝的微意，當然沒有法報完的，我盼望凡我能作的拿來報答你。求我的朋友告訴我。」祖父笑了，臉上帶着歡喜的顏色道：「曼先生你也要信我的話，你和我是一同快樂的，你女兒的

得以好了，那就是我爲她費心的大酬報了。我謝謝你的美意，我什麼也用不着，現在我所有的足殼我這小孩子一輩子用的。只有一件事我要你費心，若是這件事，能以成全，我就死去也沒有罣心事了。」曼先生道：「求我親愛的朋友告訴我，是件什麼事？」祖父道：「我年紀已老，在世的日子少了，我去世之後，沒有留下什麼多東西給這孩子。她沒有親近的人，雖然是有一個親人，但那只拿着這孩子去打算自己利益，若是你能應許我，這孩子以後，不用落在別人手中，或是自己賺錢度日。那樣你就是算還清我的債了。」曼先生道：「我的好朋友，這件事在我心中沒有問題，我看赫德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想我母親也是這樣着想。克拉也不願她落在別人手中，我拉你的手，對你立誓，請你信服我，我萬不能使赫德落在外人手中，或是她自己獨居，我生着是這樣待他，我去世之後，在我的遺書上，也是這樣寫上；但是我還有一件事要對你說，對於這孩子，使他離開本家到別處住，不甚合適。她在凡克夫時，我們都看出這種情形來。她在凡克夫時有好幾個人很愛她，其中有一位現在就是住在凡克夫。他的事一切都完結了，他打算隨便遊玩，休養身體，這一位就是來過一次的那位醫生。他來此地的時候，知道

你願他來此地居住，因此他定規要搬來住着，他盼望那時得以與你和赫德在一塊兒，能得些快樂，並且身體也得康健。所以請你放心，向後有你看顧保護這孩子，我盼望你們兩個老人，在世多活幾年，一同擔負這個責任。」曼祖母道：「我也盼望天父成全這個意思，」她就用力握着祖父的手，顯出她也贊成這種希望。她又攜着赫德道：「親愛的孩子，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告訴我，你願意要什麼特別的好東西？」赫德快答道：「是！有的！」曼祖母道：「好！那樣你快告訴我。」赫德道：「我願要我在凡克夫時用的床和褥子被子枕頭等。若是有了那些東西，老大媽倒在上面，就可以睡的舒服，喘氣也容易了，並且也暖了，不用再蓋圍巾，也凍不死了。」赫德說這話的時候，說的很急，氣也喘不開，說來說去的，說了不少。曼祖母聽她這個意思，心中受了感動道：「赫德你的話是什麼意思？你現在所提的這事很好，我們快樂的時候，就應當顧念到窮苦的人。天父每逢加恩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當在那時爲缺少的人打算。我現在要快打電報到凡克夫，梅大姐今天能將那些東西收拾起來，再等兩天，就能寄來。天父也願意再等不多的日子，老大媽能躺在一個安舒的床上。」

赫德這時喜的圍着曼祖母跳……跳……跳，忽然住下脚道：「我現在必須快下去將這事告訴老大媽，我真等不得了。而且我也是多日子沒去看她。大約她也想我了。」原來赫德對於這老大媽的苦楚，沒有一時忘了，常常罣念在她心中。祖父道：「赫德你忘了麼？有些客人在此，你不當這裏那裏的不在家伺候。」曼祖父心中很贊成赫德的意思，說道：「這孩子說的不錯，因為我們在這裏的緣故，使赫德不能去看看那窮苦的老婦人，實在不對。好不好我們都一齊下去看看她。我的馬還在這裏，我騎着，就着去都非打電報，我的兒子，你看這事如何？曼先生自從來了，還沒將他這次出門的打算說出來了，於是就請他母親少等些時候，讓他說說。曼先生還沒上山之前就打算帶着母親到瑞士去看克拉，然後再帶克拉家去，現在他看克拉已經好了病；所以就想起身趁着這大好天氣出門還好些，今天他們同至都非去住一夜，再回山帶着克拉先到瑞士的拉葛，克拉聽見這要走的話，心中難過，十分不願離開這好地方，但又想到路上可以到各處看看風景，於是又把離別的難過忘記了。

曼祖母攜着赫德的手要起身，忽然說道：「克拉怎麼着呢？」向後看的時候，已見祖父

抱着她跟在後面了，曼先生走在末後，一齊都快快樂樂的下山。赫德和曼祖母走在一塊兒。曼祖母問了她那老大媽的一些事，冬天很冷的時候，她老人家怎樣？赫德對曼祖母說道：「冬天她就在屋角上蹲着。」並且將她得着什麼吃，或是得不着什麼吃，……詳細的都說了一遍。曼祖母聽見她所說的，心中也很可憐的，及至到了老大媽的家，一進門就看見貝爾正洗了彼得的第二件褂子，曬在太陽光裏，預備着彼得穿污了第一件再換這一件。因為只有兩件褂子。貝爾看見來了這麼許多客，就快跑到屋裏對老母親說道：「看見那些人都來到我家了，大約他們要回家從此路過吧，並且看見祖父還抱着那個女孩子呢。」老大媽長嘆了一口氣道：「噯呀！你說實話麼？你看見赫德在其中麼？恐怕他們又要帶她走了。若是我能拉拉她的手，聽見她說話的聲音，我的心就快樂了。」正當這時，門忽然開了，赫德跳進來用兩隻小臂抱着老大媽的脖子道：「老大媽！老大媽！我在凡克夫時用的那床連三個枕頭厚被子……再有兩天就寄到了。」赫德說的很快，說着又看見老大媽臉上變了笑容，自己心中十分高興。老大媽微笑着，並憂愁的說道：「他們帶你走了也是他們爲好你的打算，但我在世的日子不久了呀！」

曼祖母在旁用慈悲聲音說道：「這是說的什麼話？誰對老大媽說我們要帶她去呢？」老大媽這時覺得有人拉她的手，原來曼祖母同赫德是一塊進來的，及至聽見老大媽的話，就開口說了話。曼祖父此時又對老大媽道：「我們沒有那個意思，赫德永在此地住着，幫助你快樂，若是我們想要看她，就到這裏來看看她，向後我們盼望每年來一次，我很感謝天父的大恩，他在這山上行了件奇事，將我的孫女克拉治好了。」這時老大媽臉上就改了樣子。拉曼祖母的手，謝了又謝；眼中流出很大的淚珠，從額上滾下來。赫德看見老大媽現在臉上有喜悅的樣子，自己也就快樂得很，說道：「未了那次我念給你聽的那一首詩，上面不是這個意思麼？那床等一切來了，特爲要安慰你的心。」老大媽的心被她說動了，便說道：「不錯！天父加給我不少的好東西，我沒想到世界上有這麼一些好人，爲一個又窮又苦的老女人，預備這一些好事呢！這些人能這樣可憐我這個在世無用的人，因此更使我信天父真個是個慈悲的神。」曼祖父接着說道：「我們在天父面前，都是些窮而無用的人們，但我們常想到他是忘不了我們的，現在我們要離別了，等到來年我們再來的時候，就先來拜望你，這一年的工夫，我在家也不能忘了你。」於是兩人

拉拉手要走，老大媽不肯撒手讓曼祖母走，並謝謝她又求天父保佑她如同保佑自己一樣；以後就離別了。曼先生和老太太從此又下山去了，祖父抱着克拉又領了赫德上山去了。赫德這時喜的了不得，因為知道老大媽快要得着好東西了。

第二天早上流的淚不少。克拉因為要離開這山和朋友們，就流淚不止，赫德雖然也是流着淚，但她安慰克拉道：「來年伏天快快就到了那時你就再來，我想比今次還要快樂些，因為你就很能自己走了，那時我們能天天和羊上山去看那些好花，你想是多麼快樂呢！」曼先生也上來了，心中有很多的話，和祖父談了多時，還是說不完。克拉這時聽了赫德的那一番安慰的話，心中平安了很多，把眼上的淚也擦乾了，對赫德道：「請你對彼得和羊並且特別的對小天鵝為我辭別。我很想送點禮物給小天鵝，因為我喝了她不少的奶，她對我出力不少。」赫德道：「好呀！你看見祖父等羊每來家都是拿着一些鹽給她舐，你可以送些鹽給小天鵝吧。」克拉道：「好！我到了凡克夫的時候，就寄來送她一百斤鹽，使她永忘不了我。」起身的時候已到，曼先生就招呼孩子們，曼祖母的馬也預備好了，使克拉騎着，也用不着坐轎子了，他們起身下山，赫德在後面還是跟着直

跑，直等到馬看不見了。她這才住下了……。床這時也運到了，老大媽睡在上面，使她十分安舒。曼祖母並想到冬天在山上住是很冷的，於是她還另外寄了一個大包袱，內中有不少的暖東西，從此老大媽再也受不着凍了，

此時醫生也搬來了，暫且住在從前來時所住的房子。於是他就忙着在都非修理房子。他的朋友勸他買了祖父和赫德從前所賃的房子，這房子原來蓋的不錯，年歲多了有些地方已經破壞。於是醫生願人修理了。一邊給祖父和赫德住，一邊自己住着，他很願意同他們住在一處；但他明白祖父的脾氣是願自由些，所以就沒打算都住在一起，他又在屋後預備了一個很暖和的圈，使羊住在其中不會受凍。

以後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祖父和醫生作了老朋友，交情一天的深一天。在屋裏常談談各人的心事，都是在赫德身上着重，因為有赫德和他們在一塊兒，所以他二人也就得了大快樂。有一次醫生對祖父道：「我的老朋友，我一定知道你的事和我的一樣，你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我也覺得出對於這孩子的責任，我和你幾乎是一樣重，我也很盼望你能讓我二人分担這個担子，那樣我覺得公道些。以後我年紀大了，她在我面前安慰我的

心。她也依靠我如同我自己的親女兒一樣。她依靠我如同依靠你一樣。我很願意爲她打算，我二人以後的事就是在她身上了。」祖父聽了醫生的這些話，就拉醫生的手，臉上帶着很感謝的意味；只是說不出話來。兩個老人以後論談不少的話。在正這時，赫德下山到彼得家裏，同彼得坐在老大媽邊旁，她所說的話，別人都側耳細聽，彼得相換的甚近，幾擠的喘不開氣。赫德說了這一伏天的事給他們聽，彼得也會念書了，床也有了；並且向後各人也永不相離了；而且有這麼多的好朋友常爲他們打算，因此他們幾個人聽了這一件一件事，說不出誰是爲那一件歡喜了。貝爾聽見赫德說了的這話之後，才明白彼得一輩子的工夫每一禮拜可得一角銀錢，最末後老大媽對赫德道：「你可以再念一首詩，從今至死我覺得真說不完天父所加給我的恩惠了。」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四版

赫德的故事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史班烈

譯述者 狄珍珠女士

出版者兼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HEIDI

By

JOHANNA SPYRI

Translated by

MRS. MADGE MATHER

Fourth Edition

Price: 25 C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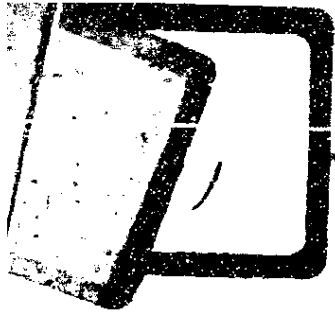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8



Cat. No.
19350